密雲禪師語録序

達磨受西天般若多羅密印六傳而至曹溪曹溪之後又分爲二枝而臨濟之兒孫獨盛臨濟之後又分爲二枝而楊岐之兒孫獨盛蓋監寺受慈明遇記與黃檗之記臨濟正同故禪道獨爲天下冠今之所傳臨濟派者則皆系出於圓悟勤之子虎丘隆者也虎丘之子天童華知見高邁大慧嘗作偈特稱之天童華傳天童傑傑傳破庵先先傳無準範範傳雪巖欽欽傳高峰妙妙傳中峰本本傳千巖長長傳萬峰蔚蔚傳寶藏持持傳東明旦旦傳海舟慈慈傳寶峰瑄瑄

傳天竒瑞瑞傳絶學聰傳月心寶寶傳禹門傳禹門嫡子是爲今天童圓悟大師大師之孫前圓悟勤公凡二十世其望臨濟則三十世而望達磨則四十世也天童居大海之東山川環擁當年之坐道場說法者八十餘員大率皆臨濟之裔也庚午之春余在武林僧舍偶見大師語録一編始知臨濟宗風至今未墜修書致敬請師說法太白山中即天童華禪師故址也棒喝交馳學者無開口處莫不望風而靡以爲臨濟再來也大師據履嚴峻有古雪宿之風行解相應與末世之狂禪迥別余嘗覩其用處縱奪自蹤舛吐一言蓋天蓋地其所從來者異矣應般若多羅之讖而中興臨濟之道於今時正今全提坐斷十方世界至矣哉

崇禎壬申歲三月朔日弟子黃端伯稽首和南譔

密雲老和尚語録序

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謂之教外別傳翻盡四十九年葛藤獨拈花一則鋸解不破斧劈不開曷爲密雲老人語録緇素尺一奉之夷夏圭璋拱之蓋古尊宿當陽提令各擅勝場有如龍吟虎嘯有如閃電轟雷有如千仞鳳翔有如百川鯨吸有如孤松嶽立有如萬派聲銷非不旗鼓一代俎豆千秋總不如老人曝曝論實單單據本不鋪文彩不通意解直下勦絶窠臼斷人命根或與當頭掴攔胸搗或與驀面唾劈脊摟覩體提持未嘗有一法與人每居恒示璧伊問

訊時我低頭伊禮拜時我合掌半觔還八兩二五得一十彼自無瘡勿傷之爾老人出世晚歷年多利人廣自禹門至天童返通玄睨座六大剎金粟稱最盛金粟爲予捨身命處予侍金粟凡七閱春秋迨冬制有放山一群猛虎句喜可知已雲初法裔如林如蔽振濟宗者皆出自金粟即今費隱和尚繼席弘揚不改父道宗門仰之金粟其新傳地也蓋老人極慈悲是極惡辣極惡辣是極慈悲杖頭所指十方倪象航海梯山纔動齒牙遐邇就布則謂是老人語録老人何有哉費和尚重加攷定法令垂後命璧董較讐因敘述如此絶不敢作綺語撰簇雖然塗汚不少罪過罪過

弘光元年歲次乙酉清和既望弟子明暹蔡聯璧九頓首撰

密雲禪師語録目録

序文

卷第一

任直隸嘗州龍池山禹門禪院語録

浙江台州天台山通玄禪寺語録

卷第二

浙江嘉興金粟山廣慧禪寺語録

福建福州黃檗山萬福禪寺語録

卷第三

浙江寧波鄞山育王廣利禪寺語録

再住嘉興金粟山廣慧禪寺語録

浙江寧波天童山景德禪寺語録

卷第四

上堂開示

小參

晚參

入堂

室中開示

偶言

卷第五

入室

勘辨

問答機緣上

卷第六

問答機緣下

行縣

法語

卷第七

書問上

卷第八

書問下
舉古
卷第九
拈古
徵古
別古
代古
卷第十
頌古
卷第十一
偈
卷第十二
讚
佛事
雜著
附
行狀
全身塔銘
衣鉢塔銘
道行碑

年譜

寄雲禪師語錄卷第一

嗣法門人如學編

住直隸嘗州龍池山禹門禪院語錄

萬曆丁巳歲四月望日衆請上堂師至法座前指云堂堂坐斷千差路卓卓分明絕去來喝一喝顧視大衆云還見麽遂陞拈香云此一瓣香竪窮三際橫徧十方爇向爐中供養

本師釋迦牟尼佛并及十方諸佛歷代祖師普同供養次拈香云此一瓣香明歷歷上拄天下拄地爇向爐中端爲祝延

今上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伏願天下太平萬民樂業又拈香云此一瓣香名不得狀不得自從親遭毒手今日對衆拈出爇向爐中單爲供養即此禹門堂上傳曹溪正脉三十三世幻有老人用酬法乳之恩就座上首白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舉拂子召云大衆見麽只此拂子已刺破釋迦老子眼睛了也衆中莫有眼見如盲口說如啞者向金不博金處道將一句來良久云眼空宇宙渾無物大坐當軒孰敢窺擊拂云若向這裡領略得去便請歸家穩坐又烏用百日爲限尅期取證脫或未然更聽葛藤復擊拂云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禹門院裡上堂四大部洲打鼓南山起雲北山下雨且道簑衣箬笠向甚麽處着有知着落處者出來對衆通個消息若也未知恰是開眼瞎睡禹門如此告報莫有不甘底衲僧奮性出來把脚拽下座前爛搥一頓共助無爲之化寧不謂之好事者哉又良久云原來一隊郎當漢雖然如是逢人切莫錯舉擲下拂子復舉波斯匿王問佛云勝義諦中還有世俗諦否若言其有智不應一若言其無智不應二二之義其義云何佛言大王汝於過去龍光佛所曾問此義我今無說汝亦無聞無說無聞是名一義二義今日忽有人問禹門勝義諦中還有世俗諦否若言其有智不應一若言其無智不應二二之義其義云何即向道一個鼻頭兩孔出氣是名一義亦名二義大衆不勞久立伏惟珍重拍膝下座上首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上堂呈拂子召大衆云還知麽還見麽若也未知未見悟上座枉直作曲打個之遞與諸人說破何故悟上座出身本非他邦異土之人即本邑南嶽山中一介樵夫耳況因在俗家寒未嘗讀儒書經史脫塵年晚又不曾備歷講筵既然如是即今出頭來作甚麽葢爲我幻有老人有不了底公案且如何是不了底公案又呈拂子云者便是老人使不了底於辛亥春二月三日擊鼓集衆於此堂上付與悟上座當時堅執不受既不曾受復呈拂子云且道即今者個從甚麽處得來衆中莫有知來處者麽若也知得受用無窮不從人得所以道向上一路蹤來千聖不傳放下便休是諸人元初本分設或未然且引受戒者向前爲伊付戒下座

上堂舉高峰和尚云海底泥牛啣月走巖前石虎抱兒眠鐵蛇鑽入金剛眼崑崙騎象鷺鷥牽此四句內有一句能縱能奪能殺能活簡點得出者參學事畢師云高峰之句不妨奇怪只是不經簡點今日禹門亦有四句饑餐渴飲閒坐困眠此四句內亦有一句能縱能奪能殺能活簡點得出者來方丈通個消息下座

上堂若論此事畢竟直不藏曲諺云不曲咸謂面赤不如語直禹門看來即也不然若據不曲語直不如面赤良久召衆云還會麽不見道心不負人面無慚色遂溺身震威一喝下座

上堂舉盤山和尚示衆云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炤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洞山云光境未忘復是何物徑山杲云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花師擬拈拄杖云孟八郎漢又恁麽去也好與三十棒且道過在甚麽處擲下拄杖云具眼者辨取

下座

上堂若據者個事正如青天白日充塞圓滿直是無人廻避得亦無遮障得且道既無廻避無遮障因甚等閒問着十人五雙不知去處喝一喝云只爲分明極反令所得遲復舉龐居士一日在茅屋裡坐次驀

云難難難十石油麻樹上攤龐婆云易易易如下眠床脚踏地女靈炤云也不難也不易百草頭上祖師意師云悟上座適來方丈裡坐也不曾有十石油麻樹上攤亦不見有什麽難下了藤床來登座但覺牽筋動骨又何曾見有什麽易難易且置只如靈炤道百草頭上祖師意衆兄弟又作麽生遂舉起拂子云者個便是百草頭且如何是祖師意擲下云急着眼覷下座

上堂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若知大道眞體個個成佛作祖以手搥胸云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喝一喝下座

上堂四月十五日已過去六月十五日猶未來過去與未來以拄杖一云都從者裡剖復以拄杖中云若於此識得根源朝打三千暮打八百若識不得是不知痛癢的死漢莫怪悟上座造口業壓良爲賤擲下拄杖復舉德山初出蜀於澧陽路上見一婆子賣餅息肩買餅點心婆指擔云什麽文字山云青龍疏鈔婆云講何經山云金剛經婆云我有一問你若答得施與點心若答不得且別處去金剛經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上座點那個心山無語師云我若作德山只向道山僧肚饑揀大者快搬來使者婆子直得手忙脚亂打發不及及至搬來時肩擔便行管教者婆子疑殺行脚衲僧別有長處下座

上堂擬欲參禪圖脫生死已錯了也不擬參禪圖脫生死又錯了也敢問衆兄弟合作麽生得不錯去咄洎合停囚長智便下座

普請採茶上堂舉溈山摘茶次謂仰山云終日摘茶秪聞子聲不見子形仰撼茶樹溈云子秪得其用不得其體仰云未審和尚如何溈良久仰云和尚秪得

其體不得其用師云溈山大似自昧兼體用意分二路致令後人失慕禹門這裡體用本無二致且作麽生是體用一致底旨舉手云普請衆兄弟採茶去

上堂禪不在參道不須悟直下了然超佛越祖驀拈拄杖云即今莫有超佛越祖者麽卓拄杖云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擲拄杖云爲什麽如此撫掌云者裡放過即不可便下座

上堂法華經云密雲彌布一雨普施遂舉起拂子云密雲彌布也以拂子左右灑云一雨普施也衆兄弟還見麽復云衆兄弟具有兩隻眼決定見既已見矣現前若僧若俗若長若幼各各眼開心悟則不被諸塵所惑故曰隨其根性各得生長此乃覺安師弟適來到方丈要悟上座上堂普施法雨底意旨復舉德山和尚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師云若是孟八郎漢便恁麽領略得去便見賓即始終賓主即始終主主家無賓家底道理賓家無主家底道理賓主不交參彼彼無前後雖然如是須知平地上死人無數灼然出得荊棘林是好手驀拈拄杖云你有拄杖子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奪你拄杖子舉起云者是悟上座拄杖子作麽生是衆兄弟拄杖子良久度

侍者云悟上座失利下座

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今朝七月六日無論一葉落不落而天下秋衆兄弟已備知矣舉起拂子云一塵起也且作麽生是大地收底道理擲下云若知撲落非他物始見縱橫不是塵下座

解制上堂百日禪期正如畫地爲牢秪要諸人知個分曉若也知得分曉便知四月十五日結制本非結今朝七月十五日解制亦非解既非結又非解且畢竟四月十五到今朝七月十五者是個甚麽若有分曉得者出來通個消息良久云若一總未分曉無柰漆桶不快何下座

上堂舉文殊師利在靈山會上諸佛集處見一女子近佛坐入於三昧文殊白佛云何此女得近佛坐佛云汝但覺此女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遶女三匝鳴指一下乃至托至梵天盡其神力而女不出定佛云假使百千文殊出此女定不得下方過四十二恒河沙國土有冈明菩薩能出此女定須臾冈明從地湧出作禮世尊世尊勅出此女定冈明即於女前鳴指一下女子從定而出師云且道文殊大士用處與冈明大士用處一般因甚女子不出定又若冈明大士與文殊大士用處若一般因甚女子却出定衆兄弟還知二大士併女子落處麽顧視左右云有利無利不離行市放過一着落在第二下座

上堂豎起拂子云衆兄弟見麽過去諸佛現在諸佛未來諸佛盡向悟上座拂子頭上聚頭打葛藤道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若也放開從教口勞舌費若也把住擊禪床云不消一擊復豎起云還見麽擲拂子下座

歲旦上堂舊年是新年舊年新年是舊年新年與舊年有口也難中所謂處處眞處處眞塵塵盡是本來

人真實說時聲不現正體堂堂沒却身乃顧視大衆
喝一喝下座
結制上堂今日禹門院裡結制須與衆兄弟一議不
用衆兄弟叅禪不用衆兄弟會理單單不用瞌睡若
也瞌睡一棒打出骨髓莫言不道喝一喝下座
解制上堂舉洞山云秋初夏末兄弟東去西去直須
向萬里無寸草處去禹門又却不然禹門今日解制
兄弟東去西去驀拈拄杖云逢人切莫錯舉擲拄杖
喝一喝下座
因雪上堂昨日青山今朝白雪衆兄弟好消息野鹿
行人步步成跡惟有樹肉羚羊絕氣息從來獵犬難
尋覓高着眼始得便下座
上堂人人本具個個不無不是聖賢了事凡夫且事
又作麽生了舉起拂子云不喚作拂子便了取好不
喚作拂子便了又喚什麽作事以拂子擊香几云惺
惺底惺惺瞌睡底瞌睡然喚作惺惺瞌睡依舊無本
可據喝一喝云老僧據本去也便下座
端午上堂舉徑山大慧杲和尚云今朝又是五月五
大鬼拍手小鬼舞驀然撞着桃符神雙手搥胸叫寃
苦我笑巖師祖道大慧大似少個禁方向青天白日

裡見神見鬼笑巖即不然今朝正是五月五雲從龍
風從虎山僧要與十方現前諸大聖凡賭個賭信手
拈來百草頭甜者甜兮苦者苦引拄杖云驀然突出
者一條穿過從上諸佛祖是你現前諸人百樣具有
爲甚少這一個衆中有個見義勇爲漢憤性出來道
老和尚切莫寐語若論這一個敢道現前人人不欠
半分毫放下拄杖笑云汝宛不知矢上更加尖堆上
重添土大衆還知二大老落處麽若也未知悟上座
分明爲諸人說破徑山不下爲人手師祖能開本分
宗雖然如是不肖兒孫向矢上加尖堆上添土去也
遂以拄杖架肩云榔標橫肩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
去下座
上堂今朝五月十五幸足黃梅時雨東家雙手扶犁
西舍插秧入土孟八郎漢便恁麽去塵在時人寞臼
更作佛法論量坐在葛藤窠裡有人道得出身句却
來悟上座手裡請棒喫雖然如是有一事可疑却疑
當初雲門大師道聞聲悟道見色明心觀世音菩薩
將錢買胡餅放下手來元來只是饅頭大小雲門大
似病眼見空花向聲色裡作活計引得後代兒孫鑽
龜打瓦妄生穿鑿道見胡餅不喚作饅頭即觸任在

胡餅上便成了境不得謂之明心若見胡餅便喚作
饅頭饅頭喻心胡餅喻境不即不離即境即心故謂
之見色明心悟上座道若如此商量要見他雲門老
子三生六十劫也未夢見在殊不知雲門老賊放去
較危收來太速纔擬議時便換却汝眼睛今日長明
覺姪做新麥麵饅頭供佛并供大衆悟上座借花獻
佛普請大衆喫飽了放下手來恰是東瓜直儱侗且
道悟上座告報與古人相去多少還知麽選佛若無
如是眼假饒千載又笑爲久立珍重下座
普請上堂據衆兄弟擔了飯米來伴悟上座各各計
明已躬事不該動靜然而俗諺有之曰有例不可滅
無例不可置如百丈大智禪師創叢林立規矩有普
請例及諸家語錄亦有普請說所謂作則均其勞飯
則同其食自今觀之似乎不然作者應當作閒者應
當閒致今古風彫喪法門澹薄無他蓋主者不舉之
故也乃云要且者般事無處得藏窟所以爲大道所
以爲公案擔荷者般事須是者般漢若畏刀避箭躲
懶偷閒不足爲伴雖然恰有個驗處以何爲驗舉手
鼓掌云打鼓普請看
上堂今日陞座爲通如法姪乞老僧上堂說第一句

老僧不覺失笑殊不知第一句乃古人之方便耳若
執第一句爲寶則達磨單傳之旨撲地了也又不知
未作意時分明覿體現前幾擬心來乞說時脚跟下
已蹉過了直饒恁麽見得領略得已是言中取則句
裡承當落在第二句了也所謂承言者喪滯句者迷
且作麽生是不承言不滯句者還委悉麽不知誰是
個中人獨自出頭天外舉唱一喝下座
上堂舉汝州西院思明禪師因天平從漪禪師行脚
時到叅次乃云莫道會佛法覓個舉話底人也無一
日漪在法堂前徐步經行院見乃召云從漪漪舉頭
院云錯漪進前兩三步院又云錯漪近前院云適來
者兩錯是西院錯是上座錯漪云是從漪錯院云錯
復云上座且在這裡過夏待共商量者兩錯漪不肯
憤然而去我笑巖師翁爲衆舉了云諸禪者天平恁
麽也不無見處爲什麽被西院連下兩錯進前無路
退後無門只者個便是古今行脚稱禪客空抱膏肓
底樣子也當時西院云適來者兩錯是西院錯是上
座錯却好道個錯雖乃將錯就錯要且找得一半亦
不辱行脚之事却云且從漪錯太煞不卿嘗韓盧逐
塊自納敗闕乃視左右云如今者裡平平妥妥無絲
毫差忒山僧忽下兩個錯云錯錯汝等道者兩錯是
山僧錯是諸上座錯一僧出云錯乃打一拂子云適
來教得孩兒解罵爺悟上座這裡又不然何故諸兄
弟又不曾道莫道會佛法覓個舉話底人也無悟上
座也不曾召衆兄弟也不曾道個錯既不曾道個錯
且更商量什麽即得遂拽拄杖下座一齊打散歸方
丈
立秋上堂諺云朝立秋陰颼颼暮立秋熱殺秋此中
大有好消息所謂治世語言與實相不相違皆只是
世間人未曾一簡點若他簡點就要會天地同根萬

物一體有甚麽難衆中有曾簡點其中消息者試出分明說看一總未曾悟上座試爲簡點朝暮且置不知喚什麽作秋却說陰颼颼熱殺秋還知麽不見道不因夜來鴈爭見海門秋拍香几下座

上堂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着落在第二盡大地人都道今朝七月一敢問衆兄弟作麽生舉若也舉得盡大地人性命與現前性命無二無別若舉不得未免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復舉當初唐貞觀時有龐居士特入深山訪問石頭大師云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麽人頭以手掩其口居士當下悟旨述偈云有男

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圞頭共說無生話且無生話又作麽生說衆中有善說者出來說了散去無則悟上座略爲頌出無生之話許誰知子女團圞未語時欲會其中消息旨人人鼻直大頭垂下座

上堂悟上座妄談般若未死舌頭先壞死後定墮拔舌犁耕衆兄弟有相救者出來試救看良久云無則悟上座只得自作自受去也此時師患舌病

上堂忽雨忽晴天道變化物遂其生舉起拂子云唯有者個自古至今不屬雨晴且道屬個甚麽與侍者云懸於方丈內異日指他人下座

上堂天上月正圓人間道月半衲僧事如何直截當自看下座

上堂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着落在第二若是未舉先知底衲僧自有出身路子即今衆中莫有未舉先知善出身者麽良久云直饒有也跳不出復舉生公話畢云當初生公有佛法要說無人聽所以費力搬石頭排立以爲聽衆爲伊說佛法其石自點頭直到如今成話柄前日君陽居士寫個帖子來謂教石點頭殊不知悟上座無佛法說以故不曾費力搬石排立耳且道既無佛法說不知今日到者裡來效個甚麽遂召云君陽君陽還會麽若也未會待汝點頭時與你說破下座

上堂以拄杖卓立云楞嚴經謂如人以表表爲中時東看則西南觀成北表體既混心應雜亂舉起召衆云還知釋迦老子立地處麽直饒知得釋迦老子立地處切莫向禹門門下過一棒打折你驢腰莫言不道擲拄杖喝一喝下座

上堂心不是佛智不是道驀拈拄杖卓云者裡是甚麽所在說心說佛說智說道說是說不是和聲擲下云爭如這木上座只顧亂喊亂跳喝一喝下座

上堂纔然正月初一不覺二月十五光陰迅速催遷日月如同電火豎起拂子云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擊拂子云衆兄弟休莽鹵擲拂子下座云參

上堂古人道若論此事多說不如少說少說不如不說驀拈拄杖卓云者裡是甚麽所在說多說少說說說不說舉起拄杖云是多耶是少耶是說耶是不說節政當恁麽時諸人還委悉也無若委悉去獨步大方橫行天下如未委悉不煩久立便下座

歲朝連雪上堂連日雪紛紛山河一色吞天開銀世界別是一乾坤衆兄弟還會麽當恁麽時正是古人所謂三十年前未得個入處見山是山見水是水三十年後得個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是個大地平沉底時節且憑個什麽得恁麽地良久云世出世間窮徹底嘗樂我淨獨爲尊下座

上堂今朝正是正月七世上相傳是人日可憐大夢未惺人却見陰晴起嗔悅令人轉憶老雲門解道日日是好日衆兄弟還知雲門老子落處麽良久云秪是不分皂白底漆桶復云日日好日當下心息本無孔竅寧容情測各各珍重不煩久立下座

上堂若論此事擬心則差強言則隔覿面分付穿人委悉遂展手云分付了也衆兄弟還委悉麽若委悉者出來對衆通個消息良久云若未委悉急須珍重便下座

幻有和尚忌辰拈香云當時巴陵爲雲門大師設忌有三轉語高峰爲雪巖和尚設忌單單只有一句悟上座今日爲幻有老人設忌一句也無何以舉起香云者是一句耶是三句耶揷香云逢人切莫錯舉

上堂盤山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慈明道向上一路千聖不然徑山道向上一路熱盌鳴聲老僧道向上一路踏破草鞋便下座

上堂教中道今佛放光明助發實相義衆兄弟還知釋迦老子立地處麽若也知得從教徧界分身設若未知悟上座不免更資一路舉起拂云者是放底光明且如何是實相義擲下云急着眼覷便下座

佛誕上堂呪聲一發獨稱尊引得兒孫惡水淋不是與人難共住大端緇素要分明便下座

上堂竺土大僊心東西密相付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且作麽生是不虛度底光陰記得小時騎竹馬看看又是白頭翁下座

上堂今朝正是五月一爲衆分明重剖析昔日雲門老古錐却道日日是好日是又是別又別汝諸人瞥不瞥龐公不昧本來身衲僧正眼頂門裂喝一喝下座

上堂古者道一喝不作一喝用遂喝一喝云且道悟上座一喝與古人相去多少莫有端的者試端的看良久復喝一喝下座

上堂六月日頭眞個熱赤肉團邊如火逼試問現前衆弟兄無位眞人徹未徹若也已徹向無陰陽地上豎去橫來若也未徹未免來日熱如今日下座

上堂舉洞山云兄弟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

處去石霜聞云何不道出門便是草又有老宿云直得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師驀拈拄杖云者一隊老古錐將謂發明本分却不知翻成分外以致後人向東去西去千里萬里出門不出門是草非草處商量禹門今日不惜手脚以拄杖畫一畫云爲汝諸人一時畫斷令汝等個個如大象王縱步自繇人人如眞師子奮起全威哮吼一聲師子兒聞咸皆聳銳衆中有恁麼人麼良久云如無悟上座自行此令去也震威一喝擲拄杖下座

上堂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竪起拂子云正當恁麼時是什麼時節復云直下來也急着眼覷擲拂子下座

上堂不陞座竚於座前云老僧氣喘不能說話遂咳嗽吐痰于地云衆兄弟試道看良久無有出者師以脚抹却歸方丈

上堂若論此事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喝下鐵圍山倒走一句當天八萬門句句自然絕滲漏趙州關雲門普雪峰輥毬禾山打鼓上來一隊老古錐看來未解獅子吼汝諸人須抖擻轉身路子若能行處處莫着隨人後拶着翻身便咬伊始可人前開大口且

道禹門者裡用個什麼驀拈拄杖云一條拄杖黑如漆是聖是凡劈脊摟喝一喝下座

上堂恁麼也不得恁麼也不得道火何曾燒着口不恁麼不恁麼總不得石頭老子舌嚼爛虛空牙齒出恁麼不恁麼總不得無骨驀拈拄杖云恁麼也得放下云不恁麼也得復拈拄杖擲下云恁麼不恁麼總得汝諸人還知禹門落處麼便下座

上堂十方無壁四面無門中有一寶任運縱橫便下座

臘八上堂年年有個臘月八相傳世尊悟時節咸謂如來覩明星誰知打失眼睛瞎諸人若欲辨端倪正眼須從頂門發從茲突出普天輝將此深心奉塵刹喝一喝云衆兄弟還見釋迦老子打破漆桶去處麼便下座

辭衆上堂舉世尊一日陞座默然不語阿難白佛云世尊何故不說法佛言會中有二比丘犯律儀故不說法阿難以神通力覩是二比丘立擯出世尊還復默然阿難又來白佛云是二比丘爲我擯出世尊何故不說法佛言吾誓不爲二乘人說法便下座古德拈云前箭猶輕後箭深師良久云者裡無人證明且

向別處尋討下座便行

浙江台州天台山通玄禪寺語錄

上堂拈香祝聖畢次拈香云此一瓣香昔日禹門堂上曾已拈出今於通玄峰頂次回拈出供養先師幻有和尚用酬法乳就座云若論此事本非行住坐卧之相豈可結制定期爲限秖如今古叢林皆以九旬禁足三月安居正眼看來正如畫地爲牢置人必死之地雖然如是正恁麼時諸人向什麼處出氣若善出者速速出來對衆出氣看良久云一總未能且有條攀條無條攀例以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與悟上座眉毛厮結到八月一日說破復舉開山第一代韶國師云通玄峰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法眼聞云只此一偈堪起吾宗師云殊不知滅汝宗者即此偈耳不見道毘婆尸佛早留心直至而今不得妙今日新通玄不免別開一路乃云通玄峰頂別是人間只緣不薦錯認青山遂喝一喝云還薦麼便下座

上堂今朝正是六月六猫兒狗兒皆沐浴通玄峰頂衆禪和個個渾身乾暴暴會即途中受用不會即世諦傳續且道傳續個什麼三十年後抱頭哭莫言老僧不道參

天封寺僧南行同松江李居士請上堂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善財童子往南行參五十三員善知識歷一百一十城彌勒閣前纔斂念不勞彈指便開扃諸人曾恁麼一回也無若也未然驀拈拄杖云今日通玄拄杖子竭力爲人作指南以拄杖左右指云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眞金火裡看復舉龐居士初參石頭問云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八石頭以手掩其口士有省再參馬祖亦如前問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士得其玄旨如有問通玄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向他道東海江頭李鬍子且道與二老漢是同是別忽有個衲僧出來道者裡甚麼所在說同說別通玄道還我中心樹子來待伊眼目定動勞眷便棒喝一喝下座

上堂十五日已前誰復重打筭十五日已後孰肯定從容正當十五日又且如何透脫驀拈拄杖云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狐蹤卓一卓下座

上堂茲當六月廿五況是日輪明露本無雲翳覆藏爭柰時人不覩驀拈拄杖云若也覩自然超佛越祖便下座

上堂拈拄杖指云不得舉一惟舉一老僧拄杖爲竭力指示分明須荐取莫待將來驀頭楔喝一喝云天色時炎不煩久立便下座

萬年寺衆請上堂有一物明歷歷在目前人不識若也識參學畢驀拈拄杖云更不識當頭楔急須提休久立復舉韶國師示衆云通玄峰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這四句自古及今喜悅者多錯會不少今日老僧不惜唇皮下個註脚通玄峰頂大家在這裡不是人間錯下註脚心外無法逼塞殺人滿目青山有眼如盲大衆還識韶國師麼便下座

解制上堂八月一日解制訖腰間包今頭上笠通玄寺裡放門開行脚衲僧攙前出被人拽着要翻身切莫隨人穿却鼻復舉洞山云秋初夏末師云將謂忘却兄弟東去西去師云亂走作麽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師云坐斷路頭石霜云出門便是草師云奴見婢怒懟又有云直得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師云同坑無異土乃云這一隊老漢被老僧折倒了也汝諸人還知出身處也無若也知得日費斗金非分外脫或未然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喝一喝下座

上堂天上月正圓人間道月半半即背於圓圓定遠於半欲得兩相應分身兩處看噫一聲便下座

開爐上堂烹佛烹祖大爐韝煆生煆死惡鉗鎚驀拈拄杖云若是超佛越祖出生逾死者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與通玄拄杖子相見良久乃云今日十月十五今古謂之開爐老僧更指虛空是個爐子其中山河大地草木叢林凡有事物俱是煤炭世間僧俗男女一切人天皆在者個爐子裡苦樂逆順聲色逼惱晝夜煎熬生情取捨遂成輪轉謂之三界無安猶如火宅唯有一門可出而復狹小故立戒謹恐懼不覩不聞要知出路汝諸人還知出路麽時有僧出衆云出路即不問如何是火宅師云待汝出來與汝道僧無語師云還道得出底意麽僧復無語師云汝道不得老僧爲汝諸人道去也云一盲引衆盲相牽入火坑便下座

冬至上堂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驀拈拄杖云三世諸佛一切衆生被老僧拄杖一時穿却了也拈起也直教個個放光動地放下也直使人人無處出氣不拈不放時且道落在什麽處若是鐵眼銅睛漢直下覷透即見三世諸佛此時成道此時說法此時度生亦見一切衆生此時輪廻此時日用於無陰陽地上好不資一毫醜不資一毫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政當恁麽時忽憶忽悟一句作麽生道還委悉麽到頭輪我惺惺者不任陰陽造化中喝一喝下座

上堂十五日已前追不及十五日已後取未得今朝正當十五日無孔鐵鎚當面擲復舉金剛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師豎起拳云還見麽喝一喝云還聞麽聞見分明若喚作聲色入地獄如箭射一僧出衆云不喚作聲色喚作甚麽師乃合掌云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即如來復云仲冬嚴寒不煩久立便下座

上堂五九四十五窮漢街頭舞會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便下座

歲旦上堂新年新月新日新時長老又披新法衣提起衣云這個是衣如何是法放下衣云九九百百張七趙八孟春猶寒不得露骨喝一喝下座

上堂當頭一着坐斷要津纔然側耳喪却家珍從來佛法不順人情所以道出群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獅子兒下座

上堂新正三十日又五日喜日輪正當戶晝夜明明無問斷只因時人不解顧若解顧廓徹乾坤全體露東西南北任縱橫那事應須沒差互所以道發玄人莫虛度且如何是不虛度底光陰阿阿還見麽復云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光陰本是非他物青天白日笑吟吟便下座

上堂病骨尚未愈無已强扶筇陞堂無法說坐斷通玄峰乃拈拂子云只得借拂子爲諸人通個消息竪起云見麽敲香几云聞麽若見若聞正是逐色隨聲漢不見不聞又是避色逃聲漢更若非見非聞又是戲論相違漢直須中間撒開兩頭截斷二邊渾莫立中道不須安正當恁麽時獨脫一句作麽生道八角磨盤空裡走下座

道侍者請上堂二月初十好個消息盡大地人跩跳不出喝一喝云百年三萬六千日反覆元來是這賊復喝一喝下座

因牙痛上堂舉雲門云佛法太煞有只是舌頭短覺範云佛法太煞有只是牙齒痛我笑巖師翁道牙且幸不痛舌頭頗相稱只是無什麽佛法可說老僧今日佛法有無舌頭長短俱不論單單只是牙痛若人向牙痛處打破漆桶嘗教身病心病俱消生死涅槃如夢下座

幻有和尚忌辰指眞云這老和尚昔日不來今日不去然既不來又不去因甚一場特地爲要大家知乃拈香云還會麽一瓣梅檀一盞茶分明眼裡又添沙便燒

深侍者請上堂開方便門示眞實相師乃拈拄杖擊香几云方便門開也復呈拄杖云眞實相示也汝諸人還見麽若也見得徹去便可以拄杖子作丈六金身用復可以丈六金身作拄杖子用然後拄杖子跩跳上三十三天觸着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汝等諸人切莫向古廟裡去躲一棒打折你驢腰莫言不道下座

上堂本來無物可評論未悟之人妄見分忽若迸開頂門眼大地山河一口吞下座

立春上堂無影枝頭一點春可憐大地盡埋塵陳年宿債非宵盡錯謂今朝又是新喝一喝云舉頭天外看誰是個般人復喝一喝下座

梵音請上堂妙音觀世音梵音海潮音勝彼世間音以拂子擊香几云不是世間音復鼓掌云不是世間

音老僧叨叨咀咀鼓兩片皮不是世間音且道是什麽音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聲方始知以脚打法座云還見麽便下座

上堂今朝三月十五佳節時當穀雨農夫浸種拋秧蠶婦剪桑勤苦爾我林下人作麽生舉措驀拈拄杖云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絶狐踪便下座

上堂鏡不自炤刀不自割風不自京火不自熱今日四月初一孟夏稍熱且道是何物若也識得天地日月森羅萬象無纖毫過患脫或未然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下座

佛誕上堂今朝正是四月八釋梵王宮生悉達秖爲時人不知因年年枉遭惡水潑衆中若有知因者出來爲這老漢雪屈良久云若無雲門大師來也拽拄杖下座一時打散

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云北斗裡藏身大慧云雲門恁麽道只答得法身句未答得透法身句今日或有人問徑山如何是透法身句向他道蟭螟眼裡放夜市大蟲舌上打鞦韆師云通玄今日又且不然如有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劈脊便棒縱使不會曾教永刦不忘下座

久雨將晴施主臨行請上堂春雲欲開未開春雨欲息未息日頭欲出未出行人欲歇未歇爲甚如此只因途路不得力忽然雲開日出便是到家時節竪拂云還見麽若也見得徹去曾教當下心息擲拂子下座

上堂通玄峰頂好個消息若人識得參學事畢喝一喝云不煩久立便下座

受嘉興金粟山請落板同衆赴上堂懸起也杲日當空放下也孤明歷歷不懸不放諸佛莫知鬼神莫測且符到奉行一句作麽生道九萬里鵬纔展翼百千年鶴便翱翔下座

師到會稽曹山護生庵衆請上堂適來未陞座時已爲諸人相見了而今陞座重爲諸人起模畫樣便乃散去猶較些子更待老僧鼓兩片皮掉三寸舌爲之說法向句裡思量言中取則正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驀拈拄杖架肩云柳棵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便下座

密雲禪師語錄卷第一終

浙江嘉興金粟山廣慧禪寺語錄

天啓四年檀越蔡聯璧請於五月六日入院至山門云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新長老打破牢關一任擎頭帶角舉杖云還見麽

佛殿云釋迦已過去彌勒猶未來正當恁麽時法柄在阿誰手裡乃展坐具云遍覆三千及大千

土地堂云伽藍神叢林主一瓣香兩手擧便燒

祖師堂云西天四七東土二三盡在這裡默默地商量個事今日一時捉敗且道以何爲驗揷香云只此爲驗

衆請上堂師指法座云須彌燈王如來已爲諸人露頭露面了也還見麽若也未然更須撥轉上頭行道陞座拈香云此瓣香端爲祝延

今上聖壽恭願萬邦歸聖化八表偃干戈次拈香云此瓣香奉爲滿朝文武合國官僚本山護法遠近檀那同明般若正因共證金剛種智復拈香云此瓣香從無始劫東鄰西拋忽於窮途半路收拾得來三回拈出爇向爐中耑爲供養荆溪龍池山禹門堂上傳曹溪正脉三十三代幻有先師用酬法乳遂欽長數座上首白槌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云第一義諦一槌粉碎了也還有鋸解不開底納僧試出來對衆舉看良久云一衆既然恪慈山僧不免自作一場賣弄去也通玄峰頂聳堅昂霄金粟山頭十方坐斷所以道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掀翻是非窠窟截斷生死根株三世諸佛聞風結舌歷代祖師覿面藏鋒一切衆生退身有分現前大衆自合知歸恁麽告報如將惡水驀頭潑汝諸人了也還知風吹不入雨打不濕去處也無設或未知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復舉法燈和尚云山僧畢志本欲深棲岩竇隱遁過時柰緣先師有不了底公案出來爲他了却時有僧問如何是先師不了底公案燈打云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僧云過在什麽處燈云過在你殃及我師云山僧本志亦只如然秖緣人人有個現成公案出來相爲了却忽有個衲僧出來道既是現成公案因甚却要了驀拈拄杖打云橫按鎮鄉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下座

因衆强請上堂六月一日時當毒熱逼人陞座夾背汗出恁麽告報還信得及也無若信得及骨敎當下心息若信未及各自反手摸取看是甚麽意旨喝一喝下座

觀生項居士請上堂若據老僧分上無甚麽說且舉孔子道未知生焉知死項居士必善其旨雖然如是老僧翻案去也既曰未知生焉知死亦合未知死焉知生試問居士即今孔聖人在什麽處若也道得許你名實相稱若道不得只是虛名而已士不出師拈拄杖卓云還知麽吾無隱乎爾復卓一卓下座

上堂八月中秋不寒不熱簡點將來識情難測翻笑寒山子有心似秋月世間多少人却認光影悅誰知明月下元是昔愁賊喝一喝復舉楞嚴經云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師云釋迦老子到者裡恰是計窮力極轉身不得不肖兒孫爲伊出手去也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有人問我正好攔腮劈脊若知棒頭落處骨敎全體透徹何以脫體頓超知見外方名越格自蹤人卓拄杖下座

上堂個事明明絕覆藏老僧有口難分析無柰時人不解薦眼睜睜地還如瞎所以道彌勒眞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汝諸人識不識驀拈拄杖云若不識拄杖子善甄別爲諸人更漏泄直須當頭點破嘗敎棒棒見血喝一喝下座

衆請上堂師云老僧與你去至法堂衆擬作禮師云爲上堂了遂歸方丈

上堂五月五是端午九月九是重陽即今却好個時節諸人不用別商量所以道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雖然老僧更向註脚下添註脚三玄三要事難分自知較一半得意忘言道易親無者閒心情一句明明該萬象眼花作甚麽重陽九日菊花新喝一喝下座

上堂僧問十五日已前即不問十五日已後是如何師云明日月漸虧進云明日後又如何師云三十日來與汝道進云即今事作麽生師云速退速退乃擧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佛果云天寧即不然如有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老僧又不然有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劈脊便棒且看古人恁麽道老僧恁麽行諸人還端的也無若也端的到方丈通個消息下座

三峰漢月參請上堂示臨濟宗旨來源一僧出問如何是和尚惡水潑人師便打僧擬開口師直打出法堂云者便是臨濟宗旨復陞座云我禪門一事自世尊說法四十九年臨末稍頭於靈山會上拈花默顧大衆時百萬人天皆不知落處惟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云吾有清淨法眼不立文字付囑摩訶迦葉廣流傳化毋令斷絕謂之敎外別傳至二十八祖到東震旦國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一日索門人各呈所見惟慧可大師只禮三拜歸位而立謂之得髓傳至六祖出南嶽青原二派有以言句疏通直指有以全機大用直指雖總爲直指言句直指令人多着意見蹉過直指之旨故南嶽受六祖密囑於言句中合機

用謂馬祖云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牛卽是打車卽是後人尚多以意解以牛喻心以車喻身卽如此解豈可謂單傳直指不見馬祖與百丈行次見一群野鴨子祖云甚麽處去也丈云飛過去也祖扭丈鼻負痛失聲祖云又道飛過去也丈乃有省丈再叅時祖視繩床角拂子丈云卽此用離此用祖云你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丈取拂子竪起祖云卽此用離此用丈掛拂舊處祖震威一喝丈乃悟肯後因黃檗辭叅馬祖丈云馬師已過去了檗問馬祖存日有何言句丈云老僧被他一喝直得三日耳聾檗乃吐舌丈云子後莫承嗣馬祖去麽檗云不然今日因師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且不識馬祖若承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故後臨濟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檗只棒三頓濟後出世唯以棒喝接人不得如何若何只貴單刀直入時漢月出衆禮拜起便喝師云好一喝月又喝師云你更試喝一喝看月禮拜歸衆師乃顧漢月復舉僧問古德云朗月當空時如何古德云猶是階下漢僧云請師接上階古德云月落後來相見且道既是月落後又如何相見月便出法堂師便下座

開爐上堂大地分明一個爐看來渾是火柴頭老僧信手輕挑撥便解翻身動地流驀拈拄杖云還有恁麽人麽試出來跩跳看僧問海衆雲從慈霖天霆現雖飛騰則不問如何是驅雷掣電底句師便喝進云恁麽則金粟花開寶林果熟去也師又喝僧禮拜歸衆蔡居士問一拳打破黃鶴樓一脚踢翻鸚鵡洲打破踢翻卽不問如何是一拳一脚師云今日且放過你乃舉起拄杖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着落在第二擲下拄杖云落二去也且一又如何舉便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金粟境師云四野桑田如何是境中人師云金粟山頭望進云人境已蒙師指示擊鼓陞堂事若何師云瞻之仰之問上無佛道可成下無衆生可度卽今陞座還有爲人處也無師云好與一棒進云過在什麽處師云猶嫌少在問金粟山頭密雲彌布大悲院裡法雨洪施爲甚麽地濕樹猶枯水深龍困伏師云汝試施設看僧以坐具作舞歸位師與一棒云且道是賞你罰你問教中道吾今爲汝保任此事保任則不問如何是此事師打云棒頭有眼乃云天晴日頭出雨下地上濕此事極分明問着皆擬測休擬測試看途中人頂傘田中人戴笠若擬測更叅三生六十劫喝一喝下座

上堂有說皆成謗無言亦不容兩頭俱坐斷撒手出當中還有恁麽人麽速出來與金粟拄杖相見僧問鐘鼓丁東金相煒煌滿眼滿耳無覆無藏秖如聲色未萌覩聞莫及正恁麽時乞和尚通個消息師默然良久乃震威一喝進云人間四月春光盡金粟秋來菊正開長恨春歸無覓處誰知轉入此中來師云葛藤窠裡藏頭縮尾乃云默時說說時默大施門開無壅塞爭如臨濟小厮兒赤手全提白拈賊喝一喝下座

上堂僧問未白椎前學人已問也請師卽今答師打云爲你答了也進云卽今學人現問也請師向未白椎前答師打云爲你答了也進云學人卽今總不恁麽問請師亦不恁麽答師打云爲你答了也進云蒼天蒼天師又打進云爭奈傍人有眼師連打三棒進云善知識難瞞師云休將惡水潑人乃云若論此事逼塞殺人直下一透便見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都從個中出現乃至若天若人若僧若俗一切衆生盡向裡許流出但向一念未生前一提提得不被聲色籠罩玄妙知解轉變管教頭頭上全彰物物上獨露自然一處明去千處萬處光輝一機轉去千機萬機透脫所以道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驀拈拄杖云且道龐老子在什麽處安身立命悟徹本來堅密身永證金剛無量壽卓拄杖下座

上堂今朝七月十五日盡十方僧自恣時地獄罪人乘此力鐵網鐵圍都解離驀拈拄杖云當恁麽時自恣一句作麽生道世出世間俱不顧槨棵橫擔信步行下座

上堂僧問學人擬渡龍門乞師一接師以拂子作釣勢僧擬再語師云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問從上宗乘本是一個鼻孔爲什麽後代分宗列派請師明示師云裂破舌頭進云如何是臨濟宗師云一棒打殺如何是雲門宗師云一喝便死如何是溈仰宗師云想你跳他圓相不出如何是曹洞宗師云待你死了活來道如何是法眼宗師舉起拂子云會麽進云五家宗派蒙師指示知和尚是誰宗師與當頭一棒云試爲老僧分析看乃云入門便見賓主歷然開眼便明萬彙齊現若向賓主歷然處會未免無名立言無相見相遂見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男是男女是女佛是佛祖是祖種種差殊若向萬彙齊現處見則天不是天地不是地山不是山水不是水僧不是僧俗不是俗男不是男女不是女佛不是佛祖不是祖賓不是賓主不是主一道平等浩然大均且兩頭不涉獨脫一句作麽生道還委悉麽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便下座

上堂今朝十月十六天色陰晴反覆不欲隨世變遷悟取本來面目已過關者聞恁麽道掉臂而去二六時中時中折旋俯仰無非本地風光脫未諳悉二六時中未免業識茫茫無本可據且如何是本來面目喝一喝云還見麽地缺東南天空西北復喝一喝下座

上堂突出難辨坐斷千差萬別一塵舉起透徹萬別

千差所以道一法若有毘盧藏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竪起拄杖云者是拄杖子如何是普賢境界若也放過從教徧界分身若不放過不免一椎打碎何以爲諸人漆桶不快下座

上堂僧問一陽來復萬物資生萬物資生卽不問一陽在何處安身立命師云天上天下進云正當恁麽時心空及第去也師云脚跟下更少一頓在乃云有問有答便落言詮無問無答卽沉寂默沉寂默卽成誑滯言詮卽成謗所以道不可以言語造不可以寂默通語默向上有條通天大路又且如何良久云白日青天全體露下座

師誕辰衆請上堂出家人與世人差悟徹無生透死涯爲我慶生應有死何殊病目見空華諸人直下信得及去則不見有生不見有死淨躶躶赤灑灑證取自家境界豈不慶快平生復云證得當陽第一機個中無是亦無非生死兩關都踢脫便是心空及第歸下座

雲岫庵蘊虛講主請上堂或是或非人不識逆行順行天莫測是非逆順都拈却無孔鐵鎚當面擲驀拈拄杖云還見麽擊香几云還聞麽若也聞處精明見處透脫當下知歸更不者也周繇豈不暢哉其或未然更據今日時節分明說破雲岫庵中講法廣慧寺裡叅請老僧陞座舉揚急須直下猛省復喝一喝下座

上堂僧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云眼花作麽進云如何是清淨本然師云腦後見腮乃云當陽一着無啓口處正眼洞明無迴避處所以道有一物明歷歷黑似漆上拄天下拄地嘗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驀拈拄杖云穿却了也諸人還委悉也無若委悉得日用之中折旋俯仰無非本地風光若不委悉百姓日用而不知喝一喝下座

上堂僧問兩手空拳一貧如洗正恁麽時還有受用處也無師云速禮三拜進云恁麽則國清才子貴家倉有郎賢師云脚跟蹉過乃云個事繇來本現成何勞三寸更施呈堂堂坐斷舌頭路歷歷孤明直下行喝一喝下座

上堂聲前一句無處出氣當陽一機直下猛覷直下覷透坐斷要津不通凡聖提得天上人間用去初無把柄到處逢人驀面欺直截單提全正令要使個個超佛越祖人人鼻孔遼天驀拈拄杖云當恁麽時如何通氣他家自有通霄路便下座

上堂樹彫葉落明明脫體全彰雲散天空杲杲日輪當午正恁麽時霜風劈面來諸人還覺寒毛卓竪也無若也覺得如龍得水似虎靠山日用頭頭全體露折旋俯仰沒遮攔喝一喝下座

開爐上堂般若如大火聚擬之則燎却面門驀拈拄杖連卓云當爐不避火者與拄杖子相見僧問正偏兼帶卽不問臨濟家風事若何師便打僧擬進語師復打云再犯不容乃云火焰爲三世諸佛說法焰顧眉毛多少莖三世諸佛立地聽歷歷分明赤骨惺死柴頭發渾身燄始可聯輝繼祖燈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上堂有問有答正是業識茫茫無問無答亦是無本可據直饒聞恁麽道撩起便行未免落在山僧圈繢裡且不涉化門一句如何通信卓拄杖云舉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下座

師六旬誕日上堂人人盡道今日生誰謂老僧今日死但了死生個一時莫問世間花甲子下座

施主送綴紗法衣請上堂祖師西來傳衣表信老僧今日據衣徵信還有知信處底麽出來對衆證明良久乃云冬天披領夏袈裟引得時人笑轉賒若會其中個消息方知錦上更添花一僧立座前擬開口師打云還知麽便下座

上堂今朝是汝諸人滿期之日又是諸人圓戒之辰亦是釋迦老子眼光落地時節若知釋迦老子眼光落地處便是諸人圓戒處亦是諸人滿期處何以長期短期千期萬期無非以悟爲期若也悟去便知適來許多問答處遂舉拂云正恁麽時收因結果一句作麽生道擲下云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復舉僧問鹽官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官云與我過淨瓶來僧移淨瓶至官云却安舊處着僧安舊處復來問官云古佛過去久矣師云鹽官雖善使喚者僧大似勞而無功今日忽有人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劈脊便棒管教徹骨徹髓永刦不忘遂拽拄杖下座一時打散歸方丈

施主請上堂僧問檀信敬持無米飯前來供養十方僧如何是應供一句師云此去杭州一百五進云應供一句蒙師指今日陞堂事若何師云敗也敗也露也露也進云大衆證明某甲禮拜師云好不識羞僧便喝師云再喝一喝看僧又喝出堂師乃云此去杭州一百五步步何曾有回互一毫頭上通消息十方世界全體露卓拄杖下座

上堂僧問傷嗟今古人幾個知恩德今古時人則不問如何是知恩報恩師云借取鼻孔進云此猶是報恩邊事如何是知恩師云鼻孔也不識乃云茲因如盛等五僧爲薦師長父毋師長父毋乞老僧陞座適來乘白代請云此五人俱無父毋師長大衆者一句請詞好個消息何以若據老僧看來不獨此五人無父毋師尊盡大地一切人類俱無父母師尊秖因見有父母師尊便見有彼此人我各立種種分別取此捨彼取彼

捨此遂有僧愛致成輪轉流浪生死故諸佛世尊起大悲心示現降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令向父母未生以前一覷覷透不惟自已不從父母所生便見父母師尊一切衆生人人嘗光現前個個壁立萬仞不妨與釋迦老子同個鼻孔出氣所以道未離兜率已降王宮豈從父母所生未出母胎度人已畢豈從師長成立釋迦老子得者一着出世四十九年談經三百餘會秪要人人明得者個消息且道釋迦老子即今在什麽處若知釋迦老子去處便見得父母師尊去處若知父母師尊去處便見得人人自已去處若知自已去處便報得父母師尊之恩正當恁麽時報恩一句作麽生道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下座

高麗僧曇雲晦請上堂僧問雲月不殊鄉國有異當陽一着迥絶遮攔雲月不殊即不問當陽一着事如何師云放汝三十棒進云恁麽則知恩有地師云不知痛癢漢乃呈拄杖云個條拄杖別無才秪點諸人眼豁開徹見本來眞面目不見凡胎與聖胎擲拄杖云見麽喝一喝復舉德山云今晚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山便打僧云某甲話也未問爲甚

却打某甲山云你是甚處人僧云新羅人山云未跨船舷時好與三十棒師云德山行逸群之令格外提持固是好手老僧即不然待伊云新羅人便與連棒打出使伊做個脫灑衲僧豈不快哉却云未跨船舷時新羅國裡好與三十棒者僧未免向未跨船舷時新羅國裡躲根大似龍頭蛇尾老僧恁麽批判衆中莫有爲德山作主者出來與老僧拄杖子相見無則老僧作一場獨弄去也拽拄杖下座一時打散歸方丈

爾立董居士請上堂聲前一句人人本具放過一着落在第二若不放過打出骨髓因甚如此只爲諸人不自薦取若也薦取所立卓爾以拄杖擊香几云還薦麽卓一卓下座

開爐上堂金粟今日開爐竟無半個梢柮莫言冷落空疎要凍諸人徹骨苟徹骨撞頭磕額乾坤窄喝一喝復云大道秪在目前要且了無遮障爲甚等閒問着十人五雙口似磉盤秪爲太分明本非男女相復喝一喝下座

誕日上堂一年一度生一年一度老當人透過兩重關白髮童顏非老少非老少脫體翻成無價寶嗟見時人不善諳到頭哀送埋青草喝一喝下座

彌陀誕日僧本光請上堂老僧昨日是生日彌陀今日是生日我比彌陀先一日三世諸佛從此出所以道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既從此出可謂諸佛老僧兒老僧諸佛父諸佛父法爾迥超凡聖路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說甚娑婆并淨土喝一喝下座

上堂僧問世尊覩明星意旨如何師云瞎進云將謂和尚忘却了也師云漆桶不快僧喝師拈棒僧云元來元來便禮拜師云元來元來乃云今朝正是臘月八釋迦老子悟時節年年大地普皆知試問諸人徹不徹苟徹也與世尊把手共行不徹也且道過在阿誰拽拄杖下座一時打散歸方丈

春朝上堂春日晴黃鸝鳴聲聲無別事口口喚人惺且作麽惺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春即且置敢問諸人如何是東風面殿前犬子吠門外有人行驀地喚伊回首看元來鼻直兩眉橫且道伊是阿誰喝一喝云叅下座

覲雲吳居士請上堂呈偈云一場辛苦受風寒喜得逢春便覺歡癢相幾番難自舉今朝呈向老師看師云若據此偈就向無明窟中發露衆生界裡出頭可謂坐斷報化佛頭不涉凡聖理路更說超生死越苦海登彼岸證涅槃正是無夢說夢第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所以昨日再三徵驗無語未實但言弟子說不出請和尚說即今老僧癢相對衆舉似去也乃云老來血氣乾枯也抓着風皮白屑飛諸人癢處如抓着也須舉似老僧知下座

上堂蔡居士問方今彊場多故聖王焦勞如何得干戈不動天下太平師云未問已前早太平進云恁麽則萬民樂業去也師云阿誰不願乃云當陽曉示人人越故超新覿面提持個個全身遠害若是上根利器聊聞舉着剔起便行却較些子更若佇思停機掠人涕唾正似韓盧逐塊所以道平地上死人無數灼然出得荊棘林是好手一句作麽生道敵勝還他師子子出群須是丈夫兒下座

上堂人人本具個個圓成雖是當頭道着未免覿面瞞人何以諸人聞恁麽道往往依語生解便將人人本具個個圓成當自已本命元辰豈不瞞自了也若有不受瞞底明明白白見得透悟得徹則一念不生全體寂滅更有甚麽爲緣爲對爲障爲礙所以麤居士問石頭大師云不與萬法爲侶底是甚麽人頭掩其口復持此語問馬祖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士於言下大悟作偈云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圞頭共說無生話試問諸人作麽生是無生話一僧纔出師打云棒下無生恐臨機不見師良久云堂堂大道無人識頂門正眼廓周沙下座

上堂施主請陞座對衆難啓齒覿面便相呈也是落第二何以諸人分上着不得者等閒家具便恁休去多少省力其或未然只得將錯就錯向第二義門打葛藤道威音王已前亦灑灑盡未來際淨躶躶即今各各寒威凜凜本無彼此人我既無彼此人我且道

是個甚麽還委悉麽從來千聖莫能識造次凡流豈可名下座

解制上堂僧問今日解制開門蕩戶獅象紛紛如何分付師便打進云恁麽則無影枝頭一點春師復打僧喝一喝歸衆師乃云解開布袋口衲子都抖擻一一如虎龍人人攙前走世法出世法一切通莫受力用要機先莫着隨人後不隨老僧言始可爲分付所以道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還委悉麽逢人驀面欺堪作獅子吼喝一喝下座

師龍池掃塔過萬壽法藏禪寺琅玕曹居士等請上

堂山僧出家將及四十載別也無成得甚麽事秪明得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一着子今日承衆居士命陞此座爭敢冀藏被蓋未免八字打開爲諸人直指去也遂拈拄杖旋指云見麽會麽若也見得透會得徹二六時中覿體全彰折旋俯仰全身運用無動相可見靜相可立無心可明無佛可成無衆生可度何以不見道心佛衆生三無差別既無差別即說個心佛與衆生都在其間即說個佛心與衆生都在其間即說個衆生心與佛亦在其間如是則說一即三言三即一即說個心佛衆生亦是對待而言强生分別若不分別山僧到此有口如啞有耳如聾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故達磨盡力直道不識二祖覓心了不可得然雖如是沒量大人亦是應機之說似向死水淹却不肖兒孫另出隻手以一莖草作丈六金身用以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用爲諸人重指點去復拈拄杖旋指云還見麽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眞金火裡看卓拄杖下座

師過姑蘇鄧尉山天壽聖恩禪寺掃萬峰實藏兩祖塔居士周居實趙盡庵等請上堂漢月藏公問問也打不問也打飽領多矣今請別垂方便師便喝進云打也問不打也問呈似多矣此時另轉家風師亦喝藏轉身云大衆一句了然超百億粉骨碎身未足酬各禮一拜答謝師恩衆禮拜起藏進身數步云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最後之機乞師賜棒師云面皮厚三寸藏復禮歸衆頂目問從上來事分付阿誰師云腦後見腮進云恁麽則臨濟一宗全承渠力師云脚跟下更須喫棒進云謝師指示便禮拜師乃云今日不肖兒孫高陞遠祖之堂不必更說偈言覿面爲衆舉揚急着眼莫思量遠得便行眞漢子人間天上更無雙師卓拄杖藏率衆禮拜便喝師便打下座

師至海鹽天寧寺衆請千佛閣基上堂僧問昔年唱導今日重臨未審如何話會師云喚你是漆桶進云寶閣纔興千佛即今在甚麽處安頓師云看脚下進云實際理地佛事門頭二俱不立請師速道師云速退速退進云不遇吾師至誰堪話歲寒師云閑言語金居士問二百六十年無此事今日一佛出世千佛已齊和尚如何安置師便喝士豎一指師云休揑怪士轉身歸位師乃云偶來天寧寺衆請高登座已是覿面呈何須更話墮若人如是會當下便安妥其或未然更向第二義門舉個古人通個消息不見昔日

廣額屠兒至世尊前放下屠刀云我是千佛一數今日若貴若賤若僧若俗若男若女人人俱登千佛寶閣基上一一莫非千佛之數還信得及麽若信不及山僧更向十字街頭叫喚去云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便下座

師受黃檗山請過古杭報國禪院鳳亭韓居士等請上堂個事初無隱覆亦無彼此迷悟只因人自不薦各各自生差互但能一念回光便見浩然獨露如是則縱目所觀無僧無俗無貴無賤無男無女無滅無生一道平等浩然大均乃至上至諸佛下至螻蟻都盧是個本來面目如是滅度無量無邊衆生實無衆生可得滅度正當恁麽時潛行密用樂業安邦一句作麽生道呈拄杖云還委悉麽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國恩下座

福建福州黃檗山萬福禪寺語録

崇禎三年檀越衆居士請於三月廿七日入院至山門以拄杖指云昔日遠祖斷際禪師從此出今日不肖兒孫從此入雖然出入不同要且同爲標格呈拄杖云大衆還見麽便入

方丈師佇立云只者些兒去處從上佛祖與人解粘

去縛之所且道忽遇赤條條地來時如何正好與伊三十拄杖爲甚如此不見道青天也須喫棒

衆請上堂拈香云者瓣香與天地同根萬物一體爇向爐中端爲祝延

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恭願皇圖鞏固帝道遐昌天下太平萬民樂業者瓣香收來劫遠舉處全眞爇向爐中奉爲滿朝文武天下官僚本山護法請王并及遠近檀那伏願同明本地風光共證元初正體者瓣香不從他處得來秪向自信中拈出四回爇向爐中供養直隸嘗州府荆溪龍池山禹門禪院傳曹溪正脉三十三世幻有先師傳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欽衣敷座上首白椎竟師云隻葉扁舟泛海中乘風來到福城東洪波浩渺無餘事只作拋絲擲釣翁還有衝浪金鱗麽出衆相見僧問黃檗痛施三頓棒臨濟家風自此興今日吾師應茲席擬將何法付何人師云放汝三十棒進云請師再道一句師云猶不知羞在僧禮拜退問如何是向上事師云黃檗山頂問慈雲彌布獅象駢臻和尚將何垂示師便打進云恁麽則無影樹上一枝花香滿大千世界師云切莫眼花乃云口吞佛祖眼蓋乾坤刹海無餘大方獨

步所以道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全機大用覿面提持若金翅劈海直取龍吞衲僧無湊泊處衆生無廻避處秖要諸人略回光相着眼自看便見透脫分曉驀呈拄杖云還見麽擊香几云還聞麽若也聞處精明見處透徹則聲色翳障全消聞見之元亦脫似透網金鱗通身踴躍正當恁麽時如何舉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復舉黃檗斷際禪師旅寓洪州開元寺裴相國一日入寺行次見壁畫問寺主云者畫是甚麽寺主云是高僧相國云形影在者裡高僧在甚麽處寺主無對相國云是處有禪僧麽寺主云有一人相國遂請黃檗相見舉前話問檗檗召云裴休休應諾檗云在甚麽處相國于言下有省師云者二大老激揚個事大似焦磚打着連底凍自他不隔于毫端雖然如是簡點將來未免傍觀者哂且道誰是傍觀者良久高聲召云大衆還省麽苟省則知裴相國落處不省則秖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喝一喝下座

文範林居士誕辰請上堂生也全體現死也全體現生死與去來不隔一條線如是則見虛空大地明暗色空四大五陰十八界生老病死憂悲苦惱親愛纏

繞正是病目見空華如蠶作繭自纏自縛更若見佛見祖見衆生三賢十聖等妙二覺乃至見心性玄妙亦是自作窠窟畫地爲牢墮坑落塹正恁麽時作麽生是超然一句還委悉麽直透萬重關放出個隻箭下座

上堂三條椽下七尺單前正好朝打八百暮打三千若也會得伸脚打眠若然不會半夜起來屈膝坐毛頭星現衲僧前喝一喝云恭下座

上堂今朝五月五家家賞端午惟我林下人一味無時度所以道謹白恭玄人光陰莫虛度且道石頭老子尊當向甚麽處着到還委麽雲從龍風從虎喝一喝下座

追嚴請上堂僧問叫不應山則不問無陰陽地是如何師云須彌山進云某甲不恁麽道師云汝又作麽生僧喝師云喝後如何僧禮拜師云大衆笑你問赤肉無依白骨離骸如何是最初安身立命句師云看脚下乃云生而非生鏡裡之形滅而不滅水中之月大衆水月與鏡形非從描畫得應須急着眼切莫擬商量荐取本來真面目徧界明明絕覆藏便下座

上堂僧問十二峰頭雲霧遮蓋時如何師云瞎九龍渾水白浪滔天時如何師云莫亂做正當水清雲淨時如何師云去僧禮拜云恁麽則青山綠水去也師云錯乃云六月初一正炎熱人人通體汗流出忽然一陣涼風來個個仍前乾暴暴且道乾暴暴底是汗流出底是汗流出底是則不應有乾暴暴底時節乾暴暴底是則不應有汗流出底時節恐恨賺諸人老僧不敢道破諸人也須各各自悟討個分曉始得下座

上堂十五日已前過去莫思量十五日已後未來休指望今日正當十五日覿面人人自不識既是覿面因甚却不識只爲分明極荐識也前後今朝俱屏跡無始未來無變易喝一喝云還識麽不勞久立珍重下座

上堂拈拄杖敲香几云打草爲要蛇驚喝一喝云唾面秖要人惺荷惺也如日昇空無所倚十方世界現全形若不惺切莫錯怪老僧且道過在阿誰喝一喝下座

解制上堂僧問結制解制總不問不結不解一句作麽生師云舌頭元在口僧拂袖便行師云切莫亂走問大坐當軒獨露本來面目豁開戶牖放出無位眞

人元是屋裡底爲甚人不識師云爲汝眼花進云和尚道甚麽師云道汝耳聾僧便出師乃云共來黃檗山聚首三個月愧我無法說白棒當頭楔不圖結良緣却要恨徹骨今朝各自行個個都禿橛復云今朝七月十五家家追宗薦祖寺寺供佛供祖惟是本分衲僧却尚超佛越祖爲甚如此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他人行處行便下座

師過福州西禪寺衆請上堂山僧自到西禪寺日日上堂不爲意今朝請我更相呈試問諸人會不會苟會也人人個個難廻避苟不會不免更露個消息以拄杖架肩云柳棵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下座

師過古杭鳳林寺衆請上堂昔日烏窠樓樹稍今知此地烏窠巢雖然親到烏窠地不學烏窠吹布毛遂以手作拈勢吹云既不吹布毛且道吹個甚麽諸人若也眼開心悟個個會遍侍者且作麽生是悟底意旨衆中還有悟者麽試出來通個消息良久云一總舉起拂子云諸人若見山僧舉起拂子卽心火交煎放下拂子云若見山僧放下拂子卽識性不停所以東印上國王請般若多羅尊者齋問云諸僧皆轉經尊者爲甚不轉經尊者云貧道入息不居陰界出息不涉衆緣嘗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復舉起拂子云諸人若見舉起拂子卽涉衆緣放下拂子云若見放下拂子卽居陰界併爲諸人須出不居陰界不隨緣從來新火不交煎道人行處嘗如是信步悠悠自自然便下座

師過姑蘇北禪寺養病值誕辰衆强請上堂僧問人

人盡道今日是生日且道即今是生不是生師云放下兩頭進云與麽則禮三拜爲和尚祝壽去也師便打乃云山僧六十有五素來不涉迷悟無端痢疾三年累得通身骨露若人如是證明管取超佛越祖日用二六時中直教更無差互若能如是行持定證金剛堅固試看碓坊踏碓人終日未嘗移一步蘇州城有六座門門門有路通人路可惜無人簡點知其數便下座

密雲禪師語錄卷第二終

密雲禪師語錄卷第三

嗣法門人海明編

浙江寧波鄞山育王廣利禪寺語錄

司理黃端伯檀越王道元祁彪佳請於二月三日入院至三門云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問汝諸人且道路頭在什麽處看脚下始得

方丈據座云老僧到者裡不若淨名杜口亦非釋迦掩室且道如何施設縱然鐵額銅頭衲僧到來也須棒棒見血爲甚如此放過不得遂起

司理元公黃居士請上堂師指法座云者便是大司理大護法於丁卯秋廬山開先寺撞倒底鐵山今對人天衆前扶起去也還見麽遂陞拈香云者瓣香根盤太虛空外幹共乾坤並秀熱向爐中端爲祝延今上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次拈香云者瓣香明同日月光臨萬物熱向爐中奉爲滿朝文武天下官僚今日請王大司理并諸檀越伏願般若智以現前無緣慈而濟物又拈香云者瓣香自從親遭毒手至今痛恨不徹不免對衆拈出五回熱向爐中端爲供養直隸嘗州府荆溪龍池山禹門堂上傳曹溪正脉三十三世幻有先師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敷坐上首

[1]槌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云若論第一義適來未陞座前人人顯示了也更向槌下聽人處分明已落第二義還有耳不隨聲眼不逐色者麽出衆相見一僧出舉坐具云者個是聲是色師打云見麽進云更請吾師再道一句師復打僧喝師又打問未知有底直須撞倒鐵山及乎知有自已却是一座鐵山未審和尚到此如何酬唱師打云且道是賞你罰你進云老老大大話頭也不識師復打噓兩聲乃云布縵天羅網打衝浪鯤鯨若是透網金鱗聞恁麽道便乃通身踴躍出來掀倒禪床喝散大衆飛騰而去豈不慶快乎生其或未然不免道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便能隨處作主遇緣即宗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況逢明眼作證豈敢被蓋藏應須觀面顯揚當頭點破若解返照迴光便見透脫分曉分明自家境界一着本來面目覿體現前全機大用秖憑者個威光不向別處流轉遂豎拂云若向者裡覷得透開隻眼用得去方知開口不在舌頭上可謂一言通時千言萬言不曾道着一字一機用去千機萬機全體顯露如壯士屈伸不借他力師子遊行不求伴侶雖然猶是從上來建法幢立宗旨底標格設若坐斷報化佛頭透過祖師巴鼻不涉化門一句又作麽生道還委悉麽皇風浩蕩乾坤廓野老謳歌春晝長復舉阿育王問賓頭盧尊者云嘗聞尊者親見佛來是否者以兩手策起眉毛云會麽王云不會者云阿耨達池龍王請佛齋吾亦預數遠祖虎丘和尚云尊者得大機顯大用不設親見佛來雖然賴遇育王放過若不放過洎合打失眉毛打失眉毛且置秖如策起眉毛又作麽生還會麽當臺一鑑明如日萬古晴空絕是非師云虎丘和尚判得十分明白爭奈猶剩一半秖如尊者道阿耨達池龍王請佛齋吾亦預數且道今日阿育王寺十方聚會同共一齋賓頭盧還預數也無如不預數古今則有二道若預數即今賓頭盧在什麽處諸人還知麽其或未知各各策起眉毛試看取好卓拄杖下座

生如是則剎說衆生說十方三世一時說又烏用山僧播兩片皮掉三寸舌何故徧界盡非嘗草木何山松栢不青青下座

上堂雨下地濕天晴日出水綠山青桃紅李白一一皆呈奇特只是不得將眼看井口說爲甚如此風前鐵樹花開別是一般春色下座

上堂三世諸佛不知有從空放下狸奴白牯却知有憑地昇高從空放下無衆生可度憑地昇高超佛越祖超佛越祖衆生度盡恒沙佛無衆生可度諸佛何曾度一人雖然如是忽若兩頭坐斷中間撒開突出難辨一句又作麽生道披簑側立千峰外引水澆蔬五老前下座

鄞居士誕日請上堂突出難辨不容擬議尋思正眼豁開洞徹去來無際所以道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且道正當恁麽時度個甚麽人說又恐涉繁詞諸人各各自悟始得卓拄杖下座

上堂子規啼血滿花枝口口聲聲秖叫歸不耐時人猶不惺年年三月又來啼大衆還委麽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烟景有誰爭卓拄杖下座

上堂聲前一着人人本自圓成正體湛然個個初無向背秖因不覺逐色隨聲捉一放一不得解脫若能回光克證無生法忍無繫無拘當取自繇自在何以如此雖然不假修成得日用須教要自繇便下座

上堂現成公案不用尋思八字眉分無干心力如是則恁麽也不得不恁麽也不得恁麽不恁麽總不得未免向死水裡躲根設若恁麽也得不恁麽也得恁麽不恁麽總得也是在葛藤窠裡作活計不落兩頭機不墮中間位且道二六時中如何受用萬仞峰頭獨足行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奉化岳林寺主請上堂諸佛與衆生本無優與劣秖

因自不覺妄自生分別分別若不生洞然最明白人人絕覆藏個個無隱匿所以道彌勒眞彌勒化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且卽今各各人人那個是彌勒若也識便安怗其或未然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下座

四月旦日上堂三春已過孟夏初臨山中樹綠田裡秧青蠶婦剪桑農夫催耕情與無情一一皆眞所以道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若識相常住方堪有本據其或未然有寒暑今促君壽有鬼神今妬君福下座

佛誕日解制上堂僧問解開布袋口放出一群牛正當恁麽時如何是慶賞一句師便打進云大有人不肯又如何師又打僧一喝師復打乃云二月十五舊公案四月初八便結絕雖然日子却無多養就一群如老賊開門放出諸方去拶着翻身便返擲衲僧若不解如此却被他人穿你鼻到此翻思懊悔時莫言老僧不與說遂舉世尊初生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釋迦老漢既如是汝等諸人猶向老僧更擬討甚麽碗拽拄杖下座一時打散

再住嘉興金粟山廣慧禪寺語錄

上堂道人踐履絕行踪去亦如斯來亦同來去同同了無異去來一味舊家風如是則大智圓明體無向背聲和響順形直影端在彼在此獨露常光一去一來豈生二相正恁麽時且作麽生是諸人底舊家風還委悉麽須知鷲嶺當年事一念回光自宛然卓拄杖下座

施主請上堂亘古亘今金剛體密密綿綿常證入不生不滅如來藏頭頭物物悉包容所以道空可空非眞空色可色非眞色眞色無形眞空無名無名名之父無色色之毋能爲三界之根作天地之祖如是則金剛體生育之本如來藏造化之源能作奇特因能顯難思事若上根利智向文彩未彰已前當頭一時坐斷淨躶躶赤灑灑如天普蓋似地普擎如虛空寬廣如日月普照一道清虛靡不貫徹感應道交綿綿爪陟驀拈拄杖云當恁麽時且作麽生是造化之源生育之本杖頭點出金剛眼彈指圓成八萬門卓拄杖下座

施主請上堂正令當行十方坐斷宗旨建立毫髮無差是以摩竭掩室毗耶杜詞斯皆理爲神御故口以

之而默豈曰無辨辨所不能言也如天不言靡所不蓋如地不言靡所不載故曰天無私蓋地無私載天若私則有蓋有不蓋地若私則有載有不載古人所謂皇天無二道聖人無兩心雖無二道昆蟲草木咸植其中隨其根性悉遂其生故法華經云密雲彌布一雨普滋斯非法喻齊彰佛天無二者乎遂舉拂云有眼者見復敲香几云有耳者聞聞見分明是個甚麽擲拂云正恁麽時諸人分上又作麽生還委悉麽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悉稟共同根下座

追嚴請上堂僧問析肉還毋析骨還父父毋非我親誰是最親者師云眼中着屑進云千江有水千江月一道寒光亘古今師云錯認定盤星問大事未明如喪考妣是如何師云萬仞峰頭獨足立大事已明如喪考妣是如何師云千山萬山獨行去僧禮拜師乃云生死去來全體現陰間陽世絕行踪驀拈拄杖指云杖頭指着金剛體汝毋回光證舊容喝一喝云還見麽卓拄杖下座

上堂纔然五月念九又是七月初一可謂日月如梭光陰迅速諸人還得個休歇也未若得個休歇便見釋迦老子道我能促一刹如半日延半日如一刹趙州亦云諸人被十二時使老僧使得十二時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斯皆親證實到大休大歇時節所以不見刹之長日之短全憑者個威光不向別處流轉其或未然秪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下座

浙江寧波天童山景德禪寺語錄

崇禎四年司理端伯黃公井檀越之垣徐公有杞徐居士等請於四月三日入院至

古佛殿基云虛空作殿日月爲燈且道是什麽人境界還會麽設或未會且看新長老撒開坐具大展三

拜

方丈云據此室行此令從教天下衲僧來乞命一一爲伊當頭按定卓拄杖遂起

當日衆請上堂至法座云須彌燈王如來已坐斷諸人路頭了也且轉身意旨又作麽生會如或未會更爲諸人撥轉上頭關去也遂陞拈香云此瓣香奉爲今上皇帝祝延聖躬萬歲萬萬歲伏願國運與日月長明國界與乾坤並固此瓣香奉爲滿朝文武天下官僚併今日本山請主司理黃元公居士維翰徐居士松里徐居士伏願道心堅固現隨類身導引群品共證菩提此瓣香叅侍二十餘年一旦親蒙印可不敢忘却第六回爇向爐中耑爲龍池禹門堂上幻有先師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上首白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云人人絕覆藏個個無向背誰更有第一第二而復言觀還有共相證明者麽出衆相見僧問清關橋下五湖雲太白峰頭萬古月天童諸祖頂額門今日請師重着楔師便打進云祖禰不了弗勞殃及師又打云正要殃及你僧喝一喝拂坐具歸衆問昔日應庵和尚問天童傑禪師云如何是正法眼傑答云破砂盆意旨如何師云門前七座塔進

云師意如何師便打進云某甲又不然師云你又作麽生進云瞎師又打乃云光吞萬象氣絕諸塵淨躶躶赤灑灑提則天上人間放則無處廻避所以道動若行雲止猶谷神既無心於彼此豈有象於去來去來不以象動靜不以心如是則昨日在育王不曾相着今朝來天童又何嘗相逐於此於彼無取無捨故能隨處作主遇緣即宗當頭點破廓開人天正眼赤手提持使證自家境界無倚無依自縣自在且今日開堂祝聖一句作麽生道邊邦寧靖歸王化萬姓謳歌樂太平下座

開爐上堂天童寺裡結制無端劃地爲牢更若把斷咽喉諸人向甚處出氣還有恁麽人麽試出來對衆舉看僧問大開爐鞴陶鑄賢才秖如火不能燒水不能漂底祢僧到來和尚又作麽生師云烏龜水底深藏六進云恁麽則成堅固不壞去也師便打問如何是堂與中事師云你且去門外立僧歸衆師乃云太白山中儘有柴一株不許衆人搬老僧不是多護惜爲要諸人徹骨寒雖然如是只如道三界無安猶如火宅諸人又向甚麽處廻避若也廻避得可以高超三界獨步大方其或未然各各炤顧眉鬚始得便下座

上堂僧問和尚未露家風學人已呈行履更借問得一句麽師云莫亂道進云如何是殺人刀師打云一棒打殺進云如何是活人劍師打云自領出去問正令纔施即不問聲前一句意何如師云合取狗口進云前後即無作麽勦絕得去師云背後看取乃云問話且置結制得半個月日也諸人本分事作麽生一僧纔出師云本分事作麽生僧擬議師便打僧喝師云三喝四喝後作麽生僧佇思師連打云大衆不煩久立下座

上堂僧問出沒卷舒即不問赤條條地事如何師云更着幾重來僧拂袖而出問竿頭撒手時如何師云兩脚捎空僧擬進語師便打乃云問話且置大衆要老僧入室即今當堂與你們入室也不用古人底話老僧杜撰三句話初心久學皆可用遂云莫立程途別用功行任坐臥看何從忽然看徹無從底大衆下語看衆下語師皆未諾便下座

上堂今日仲冬十五日霜風刮面侵人骨明明歷歷不曾藏烏用山僧更饒舌乃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佛果道天寧即不然如有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向他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今日天童又不然如有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劈脊便棒下座

師誕日衆請上堂今年十一月十六日也是者個時節去年十一月十六日也是者個時節前年十一月十六日也是者個時節乃至從無始十一月十六日總是者個時節來年十一月十六日也是者個時節後年十一月十六日也是者個時節外後年十一月十六日也是者個時節乃至盡未來際十一月十六日也是者個時節既都是者個時節喚作過去不得喚作未來不得喚作現在不得既都不得喚作生得麽喚作滅得麽喚作不生不滅得麽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正當恁麽時依時及節一句作麽生道良久云仲冬嚴寒衆慈伏惟珍重下座

上堂舉臨濟大師道一句語具三玄門一玄門具三要有權有用汝等諸人作麽生會下座師乃召云大衆秖如適來問答向什麽處去若知去處有實有用便下座

臘八上堂僧問如何是佛成道日師云你甚處去來僧擬進語師直打出乃云自古至今臘月八年年午夜一天星釋迦老子已悟去因甚諸人不自惺苟惺也盡大地無纖毫過患所以道普觀一切衆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着而不證得且問諸人作麽生說個不執着底道理又作麽生說個執着底道理卓拄杖下座

幻有和尚忌日拈香云親遭毒手不容情大棒通身徹不禁一年一度燒香日翻憶令人恨轉深便燒解制上堂今朝臘月三十日又是解制之辰且問大衆作麽生是收因結果依時及節底句若也道得天下橫行其或未然閻老子筭飯錢打鬼骨臀莫言不道下座

歲朝上堂新歲舊年現成公案越古超今時人不薦林下道人不隨世變所以道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唱一喝卓拄杖下座

上堂人以生爲勞不以死爲慮忽然死到來法無着落處誰知當處生當處死當處埋若能如是命不動出三灾所以釋迦老子云吾今爲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且作麽生是不虛底事以拄杖敲香几云棒打石人頭爆爆論實事此是遍保姚居士爲薦亡女請山僧說底法復舉龐居士云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圞頭共說無生話無生即不問且問你女亡三年還得團圞頭也無若還團圞頭即知你女安身立命處亦知你自己安身立命處若不得團圞頭不但不知汝女安身立命處亦不知自己安身立命處既若不知亦未免茫無着落你且回去商量明白了再來與山僧通個消息山僧爲你證明下座

追嚴請上堂通喜誠心修供養供養一切諸如來我舉揚般若力爲薦父母超凡胎聖凡不同同鼻孔

馨香臭穢一般開卓拄杖下座

清明日請上堂今日正當清明節家家祭掃拜墳塋祇爲生身不忘木所以追思遠祖宗明新禪人特修齋供佛祭掃祖師塔請我舉揚無別事報答父母及師長雖然如是其間多有隨其風俗以了故事而已縱有搥胸痛哭者亦不過不見團圞私念愛情要如孔夫子言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者卽罕矣惟我佛祖兒孫似乎不然所以法華會上藥王菩薩焚身供佛佛讚云善男子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於是藥王還復如故百者大師讀到此處忽然有省獲旋

陀羅尼三昧云兄靈山一會儼然未散正恁麼時諸人還見祖師麼若見可與祖師把手共行其或未然普請大衆同到祖塔前大家觸禮三拜下座

受吳嶽峰爲僧上堂世緣頓盡截斷愛情出類拔萃作大丈夫正宜永披忍辱鎧嘗操智慧刀與蘊魔煩惱魔死魔共戰滅三毒破魔網如鳥出籠金鱗透網且無依無倚善始善終一句作麼生道雪後始知松栢操事難方見丈夫心下座

端午上堂今朝五月五日知事頭首乞老僧陞座應個時節老僧無計可處何以雄黃燒酒固也不可要且無個銅錢買糯穀思量到計窮力極忽然得個富不有餘貧無不足眞可謂是個平等法門正可以與世移風易俗遂竪起兩拳云只將者兩個大蒜子供養大衆一任大衆橫咬竪咬忽然咬着自家底直得人人飽足免得窮厮煎餓厮炒爲甚如此到底終輸自家實下座

開爐上堂自古叢林四月結制十月開爐現前大衆若僧若俗若貴若賤若男若女還知個個具個清淨寶爐不假一莖柴不須一塊炭晝夜熾然無你迴避處無你間隔處諸佛證之得大自繇與大作用不繇

他得故曰如我按指海印發光衆生昧之隨聲逐色起倒攀緣心如猿猴捉一放一業識茫茫無本可據遂成三毒無明之火故曰汝暫舉心塵勞先起不論僧俗貴賤男女但肯迴光證取自家境界如大紅爐光明烜赫所以道般若大智如大火聚擬之則燎却面門敢問大衆既燎却面門且道眼睛鼻孔向甚麼處出氣各知出氣處則全體發現不被聲色之所籠罩誰復更起貪嗔癡之所轉變如是可謂出類拔萃超群越格世出世間眞大丈夫倘或未然請各舉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卓拄杖下座

薦親請上堂一僧纔出師與當頭一棒云當頭點破世出世間沒間隔覿面洞明生死變異體全彰所以道無邊刹海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移於當念又有道者一片田地分付來多少時也我立地待汝搆去諸人還搆得麼若也搆得便見一切衆生無非具者一片田地三世諸佛出世說法無非發明者一片田地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爲人直指無非直指者一片田地乃至今日可志史居士入山修供命山僧陞於此座無非舉揚者一片田地追薦二親同明者一片田地以見昔日生本非生者一片田地全體恁麼來今日死本非死者一片田地全體如是去然後推已利人全機大用如烏王劈海直取龍吞全憑者個威光不向別處流轉且道正當恁麼時一句又作麼生道各各人人合自繇全身只在一毫頭拈拄杖下座

病起上堂老僧病一個半月日未嘗與諸人說佛法如是告報若明眼衲僧已千里萬里去也其或尚留觀聽猶涉狐疑則更向第二義門矢上加尖去也老僧病一個半月日本地風光諸人一個半月日挑磚運瓦拖柴拽石禪床裡打坐經行齋堂裡喫粥喫飯

乃至東厠上尿桶邊無非是諸人眞實之體秖如透過許多閒門破戶眞實體上又如何通信鴛鴦綉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卓拄杖下座

歲旦上堂今朝正是正月一陞座拈香祝聖畢普請唱個太平歌摩訶般若波羅蜜復舉僧問趙州云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卽今忽有問天童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只向他道不煩久立下座

施主請上堂只因施主慇懃請老僧無力强陞堂急着眼莫思量彼此明明沒覆藏舉拂云覿面提持當

薦取毋教歸去更茫茫復舉龐居士云十方同聚會師云大家在者裡個個學無爲師云用學則不堪此是選佛場師云人人當自强心空及第歸師云看脚下復云註已註破大衆還會麼若未會更爲須出十方聚會沒邊疆個個無爲絕較量各信脚跟行取去那來歸路更茫茫卓拄杖下座

上堂天童者裡不敢虧人你有半斤稱你八兩你有十尺量你一丈衆中若有個漢聞恁麼道忿性出來道都來總是個無星秤尺又稱量個甚麼老僧但向他道一釣便上若也會得有功者賞若會不得領取鈎頭意莫認定盤星下座

端午上堂今日端午請我上堂不待搥鐘不待擂鼓靜悄悄底汝等諸人作麼生會下座

結制上堂僧問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如何是學人心識不到處師便打如何是一門深入師又打云切莫刺腦入膠盆乃云天童結制無他事秖爲諸人不荐取若荐取大千世界絕行踪日用直須以本據敢問諸人本據又作麼生便下座

上堂一見再見無二見一得永得沒兩般彈指云急薦取莫瞞頂畢竟明明是何物從教東北與西南下

座

修之毛湛居士入山請上堂佛以一音演說法以杖指大衆云杖頭指出太分明千里同風不隔線目對靈光與妙音如是則不動步相炤向是非得失外不起念承當於文彩未生前只如兼纖不涉彼此不干一句如何通信三事衲衣青嶂外頂冠束帶萬人中下座

師誕日請上堂大衆爲我慶誕兼乞老僧上堂却成世諦流俗怎不取笑諸方殊不知生死卽出生死因曇花處處開法法現全倫所以道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達磨過去久矣進云去到甚麽處師便打問如何是初一已前事師云昨日三十日進云如何是初一已後事師云來日向你道進云正當初一日如何師便打乃云今朝十二月初一執事頭首請上堂老僧老今懶饒舌者麽明明爲舉揚下座

上堂卓拄杖云諸人皆有一條拄杖擬欲進前拄杖礙却路頭擬欲退後拄杖穿却鼻孔只如不進不退拄杖在什麽處以拄杖架肩云拄天拄地無人會收攝肩來力荷歸下座

解制上堂僧問結制解制卽不問天童佛法是如何師云看脚下進云學人不會師云還我九十日飯錢來問如何是過去佛師云釋迦老子如何是現在佛師云大地衆生如何是未來佛師云莫妄想乃云諸人盡道解制殊不知天童之制結解不結解總不必論秖如老僧終日趕着大衆不是挑磚便搬瓦不運土便擡石不拖柴便燒窑見你們稍遲縮不是喊便是爲汝諸人意作麽生會還知天童老漢爲人處麽三生六十劫下座

上堂未到天童不妨疑着已到天童瓦解氷消何故聲不見道聞名不如見面面既見矣諸人分中成得個什麽邊事一翳在眼空花亂墜下座

上堂千猜萬猜不如親到一回千說萬說不如親見一面到已到矣見已見矣忽有人問天童意旨如何又作麽生秖對若也對得不枉到天童若對不得須知自有活路始得下座

大悲誕日上堂舉拂子云觀世音菩薩在山僧拂了頭上示生了也諸人還見麽若見卽便請散去其或未然擊拂子云一擊粉碎直教徧界分身應以佛身得度者卽現佛身而爲說法應以菩薩身得度者卽現菩薩身而爲說法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卽現比丘身而爲說法應以婦女身得度者卽現婦女身而爲說法乃至應以人與非人得度者悉皆現之而爲說法既如是等皆爲說法則不見有佛相菩薩相比丘相居士相婦女相乃至人與非人等相既無如是等相則心不分別內心無喘心無憎愛生死之心於是息矣復舉拂子云還見麽若見則頭上安頭不見則斬頭覓活所以道不見一法卽如來是則名爲觀自在擲拂子下座

上堂一僧纔出禮拜師便打云大衆若見山僧棒頭落處便向者僧未開口前證取自家境界不從人得若向山僧開口處摶量意根卜度韓盧逐塊有甚了日所以教中尚道聲聞人因聞聲教而見性故謂聲聞菩薩不從聲聞而眼見性諸人直須眼見性始得遂以手拍香几云還見麽若見則彼此歷然初無隱匿下座

上堂仲春且猶寒深山更不同忽地風來拂便覺尚優容一法既露現法法豈曾蒙若人欲了道力行日用中所以道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舉起拂子云諸人還見麽居士麽便下座

上堂以拄杖左右指云當頭指點覿面提持別無所以秖要知歸所以道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正恁麽時諸人分上又如何委悉自是不歸歸自得不須眼上重栽眉下座

師因事出山至慈谿馮留仙爾赤鄴仙李漸鴻陳伯綸李嗣容居士等留送入山請上堂僧問和尚出山卽不問入山意旨是如何師云從來沒踪跡乃云道人行履處幽然意不蒙檀那雖送入不可把雲封試看紅輪日任運轉西東古今嘗顯露歸來無定踪復舉大慧杲禪師因張汪二狀元至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和尚家風門云有讀書人來報杲云讀書人既到者裡且如何與伊相見乃云不是寃家不聚頭師云和尚家風雲門盡情說了相見之意大慧不妨道破且如相見後又作麽生受用乃云君往瀟湘我往秦便下座

開爐上堂僧問大制從來無解結因何平地起風波師云無繩自縛漢進云羅籠不住呼喚不回師云你爲甚刺腦入膠盆乃云昨日天晴日頭出今日下雨地上濕試看俛仰天地間畢竟明明是何物若也會得便於春溫秋凉夏熱冬寒盡是諸人出身時節所以僧問洞山寒暑到來如何廻避山云何不向無寒無暑處去僧云如何是無寒無暑處山云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便是者消息如是會得回觀開爐結制大似無事生事未免翻成特地其或未然普請大衆歸堂三條椽下七尺單前衲被蒙頭各自摸取下座

次日陞座云昨日上堂今朝陞座呈示諸人更勿話

墮所以道若據此事直得三世諸佛口掛壁上更有一人呵呵大笑若識此人叅學事畢汝等諸人二六時中業識茫茫還知安身立命處麽若知則龍得水時增意氣虎逢山勢長威獰喝一喝云普請大衆挑瓦蓋屋去下座

元公黃居士入山請師說法師云無舌與居士說復同衆力請乃上堂云昨晚無舌說今朝呈醜拙耳聞兼目覩不問僧與俗選佛與選官同體不同服不以服飾觀便見真面目個個本呈現人人皆具足嘗說熾然說不消三寸舌所以道迦葉不聞聞世尊不說說不墮悄然機動容揚古路便下座

解制上堂正月十五青天白日僧俗圍繞眼眼相覷相覷即不無畢竟成得甚麽邊事莫生心休卜度彈指云善財彈指登樓閣普化入市搖鈴鐸復云春日晴黃鸝鳴行脚衲僧奔前程忽若遇盲聾喑啞底又作麽生撞頭磕額乾坤窄下座

上堂個事本來成現人人不隔一線秖因自己顛頂致使四生流轉遂與拂云我今特施方便切莫隨之更變欲得解脫自繇悟取本來真面所以道苦海縱無邊回頭便是岸擲拂云看看下座

佛誕日陶日源薦二親請上堂一僧纔出作禮師劈脊打云汝還知棒頭落處麽若知棒頭落處則知汝安身立命處若知汝安身立命處則知陶日源二親安身立命處既知他二親安身立命處則見今日世尊初生下時道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便是安身立命處既知安身立命處爲天上天下惟我獨尊爲主則在天不以天樂爲主在世不以世相爲主在生不以生爲戀在死不以死爲憂唯見唯我獨尊爲主遂與起拄杖云汝等諸人還見麽若見拄杖子入地獄如箭射下座

竪佛殿法堂藏閣檀越李蒙設齋請上堂兼薦父侍御公漸鴻居士師拈香畢僧出作禮師便打云大衆會麽老僧爲汝等當頭指點汝等直下知歸則見侍御李公安身立命處既見安身立命則不被名利聲色之所籠罩恩愛情念之所流轉所以道若能轉物即同如來便能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裡轉大法輪如是則不用材木殿閣成現不勞斧斤法堂本彰不動舌頭只向青天白日下要轉便轉復召云大衆扶起棟梁去下座

追嚴請上堂今朝正是十月半葉落歸根全體現寒林花放不萌枝無滅無生無異見拍膝云正恁麽時誰會得大丈夫撒手行下座

結制上堂雲水禪流自聚頭非干特地苦拘留天童無法加諸衆只要諸人自肯休雖然如是若不到自肯不可强休若到自肯處不待休而自休且作麽生是諸人自肯處若到自肯處方丈裡來通個消息時有僧拂雙袖而出師云終是亂作下座

師誕日衆請上堂今日一會咸謂山僧生年七十四衆同時不期自集誰知山僧契體無生頓忘歲月於是不免因齋慶讃普勸諸人一念不生同徹從前本

來面目據自面目觀彼面目面面相對眼眼相覷無生無滅無彼無此十方世界凡聖含靈名字差別性相一如一如體寬無不包含靈山一會原共一家無有散滅如是則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迥出思議之表分明嘗在目前所以道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雖然如是丈夫自有冲天志莫向他人行處行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見浦禪人化法鼓入山請上堂千說萬說不若法鼓一擊法鼓一擊大衆一時來到老僧千說萬說諸人還知去處麽若知去處則知來處不向言句音聲中作解會始知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以拄杖擊香几云諸人還委悉也無若委悉得則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化者施者擊者舉揚者功不浪施諸人知恩有地其或未然老僧不免更爲諸人各各一擊去也拽拄杖下座一齊打散歸方丈

解制上堂元公黃居士問元正啓祚萬象咸新戶戶門門燈燃室內且道與少室一燈是同是別師云離却同別再道將來進云和尚爲何不道師云耳聾作麽進云口啞作麽師云更要打在士禮拜僧問雲木盡從今日解重樓紺宇鎖何人師云天無四壁進云恁麽則草鞋猙似虎拄杖活如龍去也師云走殺閻黎乃云今朝正值正月半家家辨賞上元節都隨浮世恣情歡誰省茫茫忘本確秖有居士黃元公獨入深山無別樂不若維摩唯默然互相唱和妙獨覺又值天童寺裡僧個個打帳草鞋着頂笠腰包撒手行眼空四海乾坤廓雖然如是忽遇其人攔胸把住時汝等諸人又作麽生道個解交句若解道得獨步大方若道不得前途多有絆脚索在老僧老矣沒氣力與你們說破只可自適去也下座

新僧堂就結制上堂云大衆進堂老僧上堂進堂上堂都來堂堂若也薦得自絕忖量忖量絕處迥出大方故乃據此爲衆舉揚唱一唱卓拄杖下座

師誕日衆請上堂一念回光忽悟徹生死二相無處覓諸人若也更顛頂老僧終是空饒舌下座

解制上堂結制也諸人要討個入頭底時節解制也諸人須得個出頭底意旨若得個入頭時節嘗在其中則八風五欲撼牽不動設得個出頭意旨千聖羅籠不住萬魔潛覷無門自在自繇全體現前據同體悲與無緣慈拯拔一切報佛深恩是爲一期叅學已畢慶快平生其或未然正是虛生浪死徒入空門併

在家居士若非究竟省悟一回則無本可據業識茫茫臨命終時定作不得主也山僧七十四歲諒無氣力更理葛藤是汝諸人宜各珍重始得下座

造法座訖師自搥鼓上堂云新法座舊和尚無人請自陞上度度登無異樣且既無異樣用度度登作麼不見道一番提起一番新盡未來際無盡藏雖然如此丈夫自有冲天志莫學吾行行處行下座

開爐上堂天童開爐不辨炭不辨爐一任諸人寒風刮臉寒氣侵膚諸人若也寒到徹骨徹髓自覺本命元辰全體自在一念無爲心行處滅則不見有彼我

是非生死去來之相所以道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爲卓拄杖云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下座

聖節上堂天中天聖中聖示現降生含齒戴髮蠕動含靈咸荷洪恩林下淸衆等轉無私法輪仰祝大明齊北極聖壽等乾坤四方八表樂昇平萬國來朝萬乘尊下座

解制上堂老僧從心之餘光只堪自適而已矣却見諸人不自惺將謂今朝爲解制勸諸人莫兒戲急須猛省個中意個裡本無有去來那來結解以爲計且作麼生是諸人個中意乃云下坡不走快便難逢下座

請上堂老僧年邁秖可自適故久拒一切檀越之命今因根心唐居士爲薦父母并自四旬發心增造三世佛一尊躬賫淨財入山辦齋再四乞老僧陞座舉揚此段功德不虛何故不見世尊道諸佛世尊唯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一大事者三世諸佛與法界衆生共稟淨法界身本無出沒諸佛證之而衆生未證故諸佛發同體悲故曰大悲願力示現受生開示衆生入佛知見同證安身立命則見生之不生死之不死千聖羅籠不住萬魔潛覷無門眞可謂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他人行處行下座

上堂至法堂內衆方集師舉手揖云已爲大衆上堂了也便歸方丈

居士顧瑞屏徐心常劉九霞入山請上堂師拈香云者辦香拈起也纖塵不立啓育含生爇向爐中端爲今上皇帝祝嚴聖壽恭願皇圖鞏固帝道遐昌佛日增輝法輪常轉法輪既常轉豈在高登曲彔木掉舌播唇謂之轉耶然放一線道還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成聖恁麼告報已涉繁詞未免笑殺傍觀驀拈拄杖云爭如者個木上座生平不近人情一味從頭棒將去也不管是聖是凡正恁麼時莫有當機領略得者麼無則老僧自道去也便下座

三大佛開光請上堂臘月廿六三世諸佛六道衆生同時展目不用人指點不勞人刮膜以拄杖指云現前大衆還證明得麼若證明得今日施主功不浪施成此勝功德證此本光明其或受人指點用人刮膜則落第二頭所以道我眼本正因師故邪且作麼生是諸人正眼便下座

皇親田居士夫人吳氏爲承乾宮皇貴妃田氏奉旨進香賫紫衣入山請上堂師拈香祝

聖畢僧問皇圖鞏固菩薩現天人之身帝道遐昌和尚唱無生之曲無生曲卽不問如何是祝聖底句師云今古歷然進云恁麼則一人有慶萬民咸賴去也師云却被闇黎道着僧禮拜師乃提起紫衣云此是九重宮裡傳來底謂之信衣亦謂之無相福田衣佛佛授受祖祖相傳所以拘留孫佛偈云見身無實是佛身了心如幻是佛幻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與佛何殊別諸人還信得及麼若信得此身不實卽是佛身與佛無殊全體獨露故經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群生前既群生皆現佛身則若貴若賤若僧若俗若男若女無不是佛身只因時人錯認不知安身立命以致達磨大師西來專教外單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臨濟問黃檗佛法的的大意三度皆棒諸人還知直指處麼以拄杖旋指云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眞金火裡看下座

八十歲道婆請上堂趙州行脚到八十南北東西走未歇爭若呂氏善女人年年日日居家室雖然如是任他世事眼前過當覺老從頭上來始得下座

寄雲禪師語錄卷第三終

密雲禪師語録卷第四

嗣法門人通容編

上堂開示

衆請上堂開示師云適來昏黑時侍者道大衆俱要和尚開示做工夫請和尚上堂老僧遂急索出來未曾思量得怎麽樣開示好老僧若開示你即與你剜肉作瘡引你思量分別設便休去爭奈你却不了只得依條攀例向你道三世諸佛出世之所爲不爲別事歷代祖師之所說不說別事只爲爾我沉淪三界流轉四生所以教爾我出三界輪廻脫四生苦趣所

謂佛佛授手祖祖相承唯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也是故宋世大慧杲和尚見人不知大事之所以遂註解向人道唯人生不知來處謂之生大死不知去處謂之死大故謂生死大事也又慮人不以爲事復云你們生前曾做驢做馬來也不知而今死後做驢做馬去也不知上天堂也不知入地獄也不知既都不知一息不來前路茫茫豈不是要緊底大事耶然據悟上座即不然只者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便是當人出生死底消息唯人作計攀緣遂成流轉何故生不知來處則來無所從死不知去處則去無所至去無所至則內無所出來無所從則外無所入外無所入則外息諸緣內無所出則內心無喘既內心無喘外息諸緣則一念不生一念不生則前後際斷前後際斷則覿體現前覿體現前則行不知行坐不知坐臥不知臥任不知任騰騰任運任運騰騰到恁麽時切忌失脚跌破鼻頭怨恨老僧遂咄一聲轉身歸方丈

上堂開示云諸佛與一切衆生本無異相只緣迷悟見有差殊雖有差殊迷時本體本不曾迷悟時本體本不曾悟迷悟都不干本體事迷時則全體而全衆生悟時則全衆生而全佛全衆生而全佛衆生不見諸佛之名全佛而全衆生諸佛不見衆生之相諸佛不見衆生相故諸佛何曾度一人衆生不見諸佛名故衆生度盡恒沙佛衆生度盡恒沙佛衆生與諸佛無殊諸佛何曾度一人諸佛與衆生不異如是則舉手所指縱目所觀衆生與諸佛正如水中鹽味色裡膠青雖有所指不見其形故德山云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茲乃俞道人等乞開示諸佛衆生所以底意若約衲僧拄杖子要且未在何故不見前日

舉問衆兄弟要證據時則無有出者便是也雖然如是古人有言三日不相見莫把等閒看今日不免再試舉看拈拄杖云悟上座已有拄杖子也衆兄弟又作麽與悟上座拄杖子放拄杖云悟上座已無拄杖子衆兄弟又作麽奪悟上座拄杖子良久云既不能奪又不能與則衆兄弟未有拄杖子在復拈拄杖云還會麽還知麽正恁麽時悟上座性命在衆兄弟手裡若是眼裡有筋皮下有血手裡有骨一遝遝得便能羅籠三界提拔四生設或未能卓拄杖云衆兄弟性命却在悟上座手裡復卓一卓喝一喝擲拄杖下

座

上堂開示云今日陞座爲世庵法姪哀求作禮謂今日七月時分憶昔目連尊者爲母遣置盂蘭勝會故某爲先母呂氏設齋供養大衆乞示華嚴圓旨某願先母乘勝緣明勝旨證勝果悟上座道老僧出家年曉爲生死事急無暇及於教乘秖有兩句休直話說了去罷你也替我不得我也替你不得父子上山各自努力拽取東勝神洲與西牛賀洲關額不爲分外恁麽見得行得要會華嚴圓旨有甚麽難不見永明謂此經爲純眞法界法界者四聖六凡是也四聖六

凡正眼觀之純一眞相經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群生前楞嚴云妙性圓明離諸名相本來無有世界衆生法如是故不假强爲所謂眞如淨境界一泯未嘗存能隨染淨緣遂成十法界淨緣有大小故證四聖之果而有殊染緣有重輕故感六凡之報而不等要且雖成十法界界界皆圓衆生若不圓則不流轉異類及成佛道佛菩薩若不圓即不隨類應身廣度衆生但一界悟入界界無餘一人迷時類類各別各別則不能互攝互融無餘則何妨問此答彼所以道男子身中入定時女子身中從定出東方人定西方起男身沒女身彰如是則何妨母身沒子身彰佛佛悟此不見優劣相不生人我見成一眞法界故永嘉云夢裡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蓋法界體各各圓滿具足只爭悟與不悟悟則當下透脫覿體全彰永斷輪廻所以相替不得各要努力然法界有事有理有事理無礙有事事無礙未悟之人只見其事不見其理業識茫茫無本可據若悟之人只據本分一着蓋天蓋地無天堂可欣無地獄可厭處處圓融事事無礙故眞淨和尚云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手把猪頭口誦淨戒趂出婬坊未還酒債十字街頭解開布袋慕拈拄杖云事事無礙如意自在信手拈來貫徹法界佛鬼妖魔無此無彼地獄天堂卓拄杖云一槌粉碎直令呂氏母子目前相見烏用如目連入地獄方能救得擲拄杖云還見麽喝一喝下座

臘八起閱藏千日禪期上堂開示云今日陞座無他蓋爲釋迦如來悟道之辰本山啓建閱藏禪期之日雖然如是只此兩端衆兄弟當知期悟爲本閱藏爲末不見世尊當初棄王宮入雪山靜思六載於臘月八夜舉頭覩明星忽然大悟何曾有三藏十二部看閱而悟來又於靈山會上拈花迦葉微笑遂以清淨

法眼涅槃妙心付囑傳化謂之教外別傳所以阿難問云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別傳何事迦葉召云倒却門前刹竿着阿難從此大悟爲第二祖於是祖祖相承至二十八祖達磨大師遥觀此方有大乘根器遂航海來初見梁武帝帝問聖諦第一義衆兄弟梁武深解教乘故知聖諦爲極致而不知達磨秉教外別傳之旨直截一揮便乃不知落處直至嵩山面壁九年方得慧可大師來乞安心被磨一拶欲覓個心與磨安盡其精神而不能將得出便徹見本體當下休歇磨亦見他徹底悟處乃與之印可云爲汝安心竟繼有三祖亦只見得罪無自性本體露現故二祖亦與之印可云爲汝懺罪竟至於六祖一聞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便乃大悟又何曾待閱三藏十二部然後悟哉更有靈雲見桃花而悟道香嚴擊竹以明心乃至宋世大慧杲禪師十八歲參禪至三十六歲聞佛果禪師舉諸佛出身處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方纔瞥地衆兄弟畧舉從上世尊至此無不以悟爲期然且遇緣不一奚必待覩明星而悟道耶遂舉拂子云只者拂子已刺破釋迦老子眼睛穿却釋迦老子鼻孔負命者上鈎來爲釋迦老子出氣便請歸家穩

坐有麽有麽良久云無則普請歸堂掀翻海藏去也

下座

上堂開示云知而無知不是無知而說無知會而不會不是不會而言不會所以道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同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即是聖人無凡夫可知即同凡夫無聖人可會無聖人可會則衆生度盡恒沙佛無凡夫可知則諸佛何曾度一人如是說者無能說所說如是聞者無能聞所聞各各歷歷孤明露出本來面目發揮本地風光怎肯囊藏被蓋正當恁麽時爲人拶着又且如何喝一喝云切莫錯對便下座

小參

病起小參舉五祖演和尚云如今人似發瘧一般寒一上熱一上不覺過了一生矣只此兩句話悟上座生平亦只尋嘗看過了適纔病中體之可謂斷盡人病不惟未打徹底人有時爲此事急切着忙有時丟在無事甲裡設使徹底人於日用現行處亦未免觸事則因事生心緣無便依無息念被寒熱二途打作兩截今日更爲一頌一番寒了一番熱服盡多方藥不瘥直得一身白汗出始覺從前怗怗然今日禹門重頌出舉似禪人緊着鞭且道鞭頭落在甚麽處便起身

天封寺舒安律師請小參世尊出世說法四十九年談經三百餘會至拈花教外別傳方了本懷故教立戒定慧三法曰因戒生定因定發慧爾我既出家當須出三界了生死方始事畢若但持戒止免三途既兼生定止超六欲若其發慧方超三界故以發慧爲主然今時多言慧竟不知發慧之繇如要發慧須是明心六祖云即心名慧即佛乃定定慧等持意中清淨是以心若苟明意自清淨於日用頭頭無絲毫過患所以我笑嚴師翁道欲無禪禪無欲相奪相傾事不厭俗故曰清淨行者不上天堂破戒比丘不入地獄爲拈拄杖云通玄者裡又且不然喝一喝云且道是戒耶定耶慧耶是心耶佛耶是清淨耶破戒耶是上天堂不上天堂耶是入地獄不入地獄耶又喝一喝云切莫停囚長智便下座

元宵兼示化主小參今朝正是正月半通玄峰頂無燈看樞要請人返自觀迥脫根塵嘗煥煥嘗煥煥大地虛空無畔岸森羅萬象歷歷同參一切衆生明明共伴若人如是見徹氣質如是變化本無能化所化之人亦無能施所施之物化者施者吾道一貫雖然如是更有一事且去化緣歸來重新打算

爲洞陽蔡公對靈小參本體恒然無生無滅正眼洞明離出離入秖因見倒惑生認境漂流以致輪廻不息若能當頭坐斷一念返本純源便是當處超脫所以道淨法界身本無出沒大悲願力示現受生雖然如是正恁麽時逍遥獨脫一句作麽生道卓拄杖云還委悉麽但隨信脚騰騰去徧界無非淨法身

施近橋居士追嚴請小參重陰極盡一陽生萬化甦回省舊容赤骨條條全體露了無一物見枯榮既不見枯榮即今眼眼相覷是個甚麽若向者裡見得徹覷得透便見施智樂二先人生本非生死本非死且坐斷生死路頭一句作麽生道脫體迥超生死見全身出沒絕行縱卓拄杖一下

解制小參豁開頂門正眼見空向背安排洞徹足底根源踏破任行踪跡如是則淨躶躶赤灑灑清寥寥白滴滴沒可把無結制之可結無解制之可解正與麽時秖如路逢達道人莫將語默對且將甚麽對還委悉麽一僧出云雲開見日師云眼花作麽僧無語師與當頭一棒云究家撞着對頭人兩兩相相無避處遂起身

小參茲因梵清禪人秉師無聲遺命請老僧陞座雖陞此座別無他說只述他甲子年於天台通玄寺參老僧忘了他底問頭只記得大棒打他一頓當時想未必能領畧後來有個會處乙丑年到金粟來見老僧云當時再大大打幾下免得今日來見和尚據此語這兄弟實在棒下見得透所以病四十餘日安安穩穩與尋嘗人不同大槩參禪人貴要生死心破生死心破不見有生死病苦可得生死病苦全體覺相故玄沙云亡僧面前便是觸目菩提既是觸目菩提

且道無聲雨三日甚處去也莫是燒了化了麽莫是不生不滅去了麽遂卓拄杖云還見麽下座

師過秀水孝子金善銘等爲先君玄石公請對靈小參秀水年年秀青山歲歲青祇因人不覺剛自見遷更以拄杖敲淨瓶云擊碎蟠桃核方見舊時仁急薦取好惺惺頓證無生地高登安樂城崇成無漏業端坐寶蓮心復敲一下云還見麽下座

爲祝公懶庵居士對靈小參生死去來全體現陰間陽世本無邊所以道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只因離於不離隔於不隔

遂乃見倒惑生妄生分別於無生見生無滅見滅隨境有無心存取捨遂致輪廻不息乃以拄杖指靈几云直須當頭點破管教全體顯現一念嘗光現前永證不生滅地所謂無嘗生死法與我不相干若能如是解不用哭蒼天正恁麽時高超物表立命安身一句作麽生道良久云千峰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

除夜小參一年三百六十日日日撞到今宵極個中極處體全彰殺活全承此恩力是以古喻爾我臨命終時眼光落地底時節眼光既落地耳光亦落地鼻光亦落地舌光亦落地身光亦落地意光亦落地六光既落地則無見聞覺知之情何有聲色觸法之翳淨躶躶赤灑灑清寥寥白滴滴一片本地風光一着本來面目到個裡所作俱息無佛道可成無衆生可度無生死可斷無涅槃可證然後天是天地是地僧是僧俗是俗於者一片地都來沒干涉雖無干涉瞞他一點不得雖瞞不得不假思議之心全憑者片本地風光靡所不周靡所不徧所以道日應萬緣而不撓其神千難殊對而不干其慮正當恁麽時除夜分歲一句作麽生道白雲盡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便歸方丈

解制小參覿面分付尚涉兼纖直下承當猶存情識玄機獨唱截斷衆流恁麽也不得不恁麽也不得恁麽不恁麽總不得事不獲已放一線道開第二義門三月結制掛起鉢囊放下複子便作安居今朝解制着却草鞋擔却担子便爲行動殊不知天童者裡日日着草鞋日日擔担子未嘗向諸人道安居行動諸人若會時時安居之地事事出身之路恁麽也得不恁麽也得恁麽不恁麽總得設若兩頭不涉中間不立又有甚麽恁麽不恁麽得與不得正當諸人分中

如何通信莫是拳一拳掌一掌麽莫是打一棒喝一喝麽莫是彈一彈竪一指麽莫是說道理呈見解麽莫是總不恁麽以坐具拂一拂便行麽如此者總是依草附木良久云須知自有冲天志莫學他人行處行

孝子何通遇通理薦親請小參云今日陞座蓋因二孝子先考行素何公存日怒其家人假託三寶以嗔心加毀觀音像於坑厠故二孝子乞山僧陞座對衆發露爲先考懺悔二孝子既發此孝心不惟佛菩薩慈悲即行素何公亦皈依三寶所謂子孝則父必慈然而山僧不須別說即舉觀音妙智之力令行素何公證此妙智則因地而倒還因地起豈止懺滌罪愆亦可與觀音菩薩把手共行遂舉起拂子云者便是觀音妙智之力若喚作拂子即不能證妙智不喚作拂子亦不能證妙智若不見拂子亦不不見拂子即見性空見性既空眼不緣色聞性亦空耳不緣聲乃至分別亦空意不緣法所謂一根既返源六根成解脫然後即見一切衆生皆隨境顛倒隨情造業隨業受報三界昇沉無有休息如是發同體之悲與無緣之慈所以道聞性空時妙無比思修頓入三摩地無緣慈力赴群機明月影臨千澗水擲拂子下座

結冬小參千結制萬結制只爲求法嗣千安期萬安期無非以悟爲期悟則事同一家可與佛祖把臂共行續佛慧命傳祖心燈盡未來際相續不斷茲衲子之所當立志之事也六祖云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萌頓悟花情已菩提果自成且道作麽生是頓悟花情底意旨從上來悟者甚多呈悟者亦不少總之不若當時歸宗會下有個智通禪者忽然半夜起來大喊云我大悟也我大悟也宗喚來問汝道大悟個甚麽通云師姑元是女人做者個便是頓悟花情已

底樣子也雖然如是丈夫自有冲天志莫向他人行處行復云茲因王居士求子嗣故老僧舉結制求法嗣之所以然求法嗣之定不虛求子嗣者必然有正當恁麽時甚麽人證明卓拄杖一下

解制小參結制只得兩個月老僧無福沒飯喫普請諸人各各行大丈夫兒當自立從門入者非家珍諸人莫蓄粟米粒樹凋葉落露金風脫盡皮膚赤骨骾個事人人本具然到底不從他處得一任諸方玄又玄莫教汚却本來面祖師西來無別事討個人兒不受惑老僧如是恁麽道諸人分上沒交涉只如諸人分上又作麽生會卓拄杖歸方丈

孝子鍾鴻穎等爲令先君紫符公請對靈小參云夫道也聖凡同體生死一如只緣不了以致臨境生情隨情造業隨業緣故三界昇沉受報好醜以拄杖敲靈几云若向者裡回光返照棺木裡眨眼便乃脫死超生剔起便行骨取十方自在自在也天堂尚不住地獄豈能留千人萬人羅籠不住百千境界轉變不得應同體悲爲如來使普現色身隨處作主典無緣慈導利群品同成正覺正恁麽時歸根復本一句作麽生道盧舍本身纔獨露豁開正眼絕纖塵

施主請小參三世諸佛六道衆生皆是摩訶般若先光未發時無佛無衆生消息從甚麽處來只因一念心生分別遂見有佛有天有人有修羅有畜生有餓鬼有寃有親有逆有愛有男有女有心有性有玄有妙有煩惱有涅槃乃至有行有住有坐有臥有語有默若也一念回光返照明見本來面目遂見三世諸佛也是者個面目天也者個面目人也者個面目阿修羅也者個面目畜生也者個面目餓鬼也者個面目乃至寃也者個面目親也者個面目逆也者個面目愛也者個面目行也者個面目住也者個面目坐也者個面目臥也者個面目語也者個面目默也者個面目既皆者個面目喚作佛不得喚作天不得喚作人不得喚作修羅不得喚作畜生不得喚作餓鬼不得喚作煩惱不得喚作涅槃不得喚作心不得喚作性不得喚作玄不得喚作妙不得喚作是不得喚作非不得乃至喚作行不得喚作住不得喚作坐不得喚作臥不得喚作語不得喚作默不得喚作寃不得喚作親不得喚作愛不得喚作逆不得喚作凡不得喚作聖不得既皆不得一道平等浩然大均上無攀仰下絕已躬畢竟天人群生類皆承此恩力既承

此恩力終不落虛可以超聲越色離見絕聞坐斷是非頭語默絕消息不求超生不求證滅無欣無厭淨躶躶赤灑灑全體與麽來全體與麽去通身無影像處處絕行蹤所以道處處眞處處眞塵塵盡是本來人眞實說時聲不現正體堂堂沒却身正當恁麽時秖如孝子鍾大向追薦先妣朱氏又作麽安身立命還委悉麽彌陀元不異秖者是西方拈拄杖下座

小參僧出作禮師便打云靈山話月曹溪指月天童一味掉棒打月若也見月忘指方見棒頭落處無事不畢所以道見月休觀指歸家罷問程古人見人不會不得已下個註脚云若喚作棒入地獄如箭射或舉杖云喚作拄杖卽觸不喚作拄杖卽背喚作山河大地卽觸不喚作山河大地卽背乃至喚作一切聲卽觸不喚作一切聲卽背秖要人向拄杖頭邊默契默運向聲色頭上坐臥聲色頭上安開不被一切聲色之所籠罩一切聲色之所回換一切聲色之所擺撲始得自繇既得自繇則臨命終時定得自繇不被業識之所回換則生死輪廻息矣縱聞十方佛祖老和尚出世亦如色等說法亦如聲等則不被佛祖老和尚舌頭之所籠罩之所回換之所擺撲方滿佛祖老和尚出世之本懷故曰祖師西來覓個不受惑底人方始自信臨濟大師云少信根人終無了日秖如自信之人於世出世法中如何行履百花叢裡過一葉不沾身

葉進晟進昱爲先君君錫公請對靈小參生死無二相去來沒兩人秖因自不覺逐色與隨聲逐色隨聲也捉一放一心如猿猴茫茫無據遂致三界六道去來不息以拄杖點靈几云我今爲你當頭點醒自知無滅無生覿面提持當取自繇自在自繇自在也不爲業識之所牽無滅無生也永證金剛之固體正當恁麽時立命安身一句作麽生道直敎兩脚捎空去鼻孔依前搭上唇

大理元冲錢居士祈嗣請小參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要人回光徹見正體越死超生絕情離識覿體現前嘗在其中則無纖毫情欲之所流注那有妄生妄死之輪廻然後推已之餘力可以及物不妨普現色身同類引導共登正覺是諸佛出世之本懷祖師西來之大意菩薩所行之願力茲因錢居士述伊令郎將亡之際云天童天童復云我念天童則病痛皆無矣後復夢告云我今天童削髮三年還來故今居士親賫淨財入山修供併命山僧陞座舉揚此段因緣與大衆證明擬欲此子還去山僧昨對云只恐令郎托生非爲嗣續之故蓋來勸化居士何故父子之間更無二人可謂至親至切至痛處忽然一刀割斷故感居士頓發大心廣行佛事雖然據伊親言出親口又且親夢告何必山僧勸發而去或者待居士信力既堅不妨再來同事如龐居士云大家團圞頭共說無生話豈不是一番希有事故山僧勸居士於此山作一延壽堂并藥物之需以安遠方雲水之病者得於病中安心一味圖出生了死或於已有餘力可以入

生出死作大權方便不妨便請普現色身引導同類同歸正覺如前所云雖然亦須量力而行不則自救尚不可豈可救人乎所以古人問古人云明知生是不生之義爲甚被生死所流轉答云其力未克且作麽生是其力良久云全憑者個威光不在別處流轉下座

晚參

師舉德山晚參云德山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禹門今夜卽不然與諸人答話去也驀拈拄杖云有見義勇爲者速速出來與禹門拄杖子相見時後堂聳身作問訊師驀頭與一拄杖便轉身拽拄杖歸方丈

晚參垂萬里鈎駐千里烏雖布漫天網打衝浪鯤鯨乃從上已來之垂制萬世不易之宏規若夫有時全身擔荷不顧危亡有時轉身吐氣意句皆足是衲僧嘗在其中則無纖毫情欲之所流注那有妄生妄死本分底消息禹門昨晚入草求人幸有後堂出來承當不致禹門失利今晚再拖泥水要驗轉身吐氣底意乃顧後堂云秖如昨晚相見底意與尋嘗相見是同是別堂卽出衆對而問訊而立師云若道是同尋嘗未嘗眼盲難道不曾相見又烏用特特出來相見

若道是別且如何是別底意旨試說出來說得分明禹門分半院與你任若說不分明只是個承虛接響莫語未絕堂退身咄一咄而出師云恰是個承虛接響漢

晚參云今宵正是上月半家家點起上元燈禹門院裡家風別邦將吹滅暗中行遂吹息燭下座宁立云某兄弟還見麽若也見得則諸暗相永不能昏若也未見高聲與侍者六移皮燈籠來引大衆過堂喫茶去

晚參纔然昨日又是今宵流光電速人亦隨墨當勤

請進如救頭然驀拈拄杖云穿却諸人鼻孔換却諸人眼睛還我救底頭來擲拄杖云大衆委悉麽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平地上死人無數切莫停內長智便起身

晚參茲當六月初七夜衲子聚頭將畢夏霹靂天風忽地來草菴卸下琉璃瓦且道是何宗旨喝一喝

晚參開爐合三日那事全然沒消息有消息寒者寒今熱者熱忽然寒熱兩忘時試問諸人是何物良久喝云不煩久立乃歸方丈

晚參一年三百六十日今日是最後一日一年三百六十晚今晚是最後一晚四千三百二十時此時是最後一時世間一切人自新正一日起首所作所爲到此俱息惟只打辦度歲過年謂之臘月三十日夜古人多以喻爾我出家人到生死交會之際從前所參所學所知所解都用不着唯只度脫生死而已然欲度脫生死但能度歲過年度生死在其間矣且作麽生是度歲過年底句今晚一覺睡來日是新年便歸方丈

晚參今晚老僧出來無地蓋爲今晨上堂謂人人有降拄杖來云拄天拄地無人會收攝肩來方爲歸恰似老僧獨收了也於諸人分上了無干涉雖然若據者降拄杖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出世不敢正眼覷着覷着即錯如是則諸人拄杖子畢竟在什麽處若會得却來方丈裡通個消息遂轉身歸方丈

晚參今宵臘月三十晚無論貧賤與富貴都來無事掛心頭一味打辦度年耳古人以喻爾我林下人一生參學到臨命終時亦一味只要度生死且如度年人人知道來日來年相見秪如臨命終時死了燒了又向何處相見良久復云死了燒了向何處相見乃起身出堂

入堂

新建彌勒內院安禪衆入堂舉仰山夢升彌勒內院見堂中諸位皆是唯空第二位仰山就位而坐衆中一尊者出云今當第二位說法仰山即出白槌云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謹白於時衆皆散去仰山舉似溈山溈山云子已入聖位今日悟上座入堂不待汝等舉白却自打鼓要說遂舉起扇云喚作扇子則觸不喚作扇子則背良久衆佇立師云悟上座命蹇奈我幻有老人去世無處舉似得無處說得既無處舉得無處說得則無有人證明得姑待衆兄弟有個會處互相證明謹白珍重

入堂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且既目前難覩在甚麽處以拄杖指云三條椽下七尺單前欲知大道眞體人人各自摸取便歸方丈

入堂與衆向火次云當初趙州和尚道老僧二十年前在南方行脚時於火爐頭有個無賓主話直至如今無人舉着老僧今日得得入來舉衆中有證明底試證明看有麽有麽良久衆無出師云恁麽則悟上座失利遂歸方丈

入堂佛乘等請開示心佛衆生之旨師云古人道心佛衆生三無差別者大端離心外別無有佛衆生可得離佛外別無有心衆生可得離衆生外別無有心佛可得一體三名三名一體然據老僧看來即今要且不是心不是佛不是衆生復乘個甚麽乃翻倒几案歸方丈

弘遠禪人送壽昌和尚語錄師讀至自慶云倏爾沾嘗曹洞水似酪凉心遂持入堂謂衆云此老正如鼷鼠飲河豈知大鵬劈海老僧若見他恁麽道劈脊一棒使伊和心嘔出然後更與一棒乃云前一棒即不問諸人且道後一棒是賞伊罰伊若解斷得是克家

之子設作甘與不甘非吾種草

人堂舉圓覺經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任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眞實且道釋迦老子在甚麽處作活計一僧云某甲不然師云好個不然秪是你不知落處在僧向前作禮云和尚如何師便打

昔請次師入堂中見有數僧因問汝等爲甚麽不去有者道昨上山刺破脚故告假有者道寒熱故告假師云正當劍樹刀山鑊湯爐炭寒氷地獄時閻羅老子斷不容告假夜叉獄卒斷不容告假向甚麽處告假僧俱無語師云恁麽則苦未有了日在便出堂

室中開示

僧室中求開示師云汝且去僧行三五步師喚回云會麽僧云不會師云汝是何處人僧云嘗熟人師云汝父母未生前與嘗熟人相去多少僧云不會師云汝且去會會來

行昭胡居士求開示師云吾嘗於此切古人云參禪無秘訣只要生死切猶是第二頭話者吾嘗於此切纔是透底話你去體會切字自然得個透底處士云

作麽生會師厲聲云吾嘗於此切者等會去
善信求開示師云汝爲何來云弟子不爲別事師云
何爲不別事云爲修行故來求開示師云修行也是
別事做買做賣也是別事乃至虛空天地日月星辰
森羅萬象以至父母兄弟妻子皆是別事如何是你
不別底事云弟子不會師云汝去會不會底來
室中僧禮拜云某甲初發心乞和尚開示師云初即
且置心從甚處發僧無語師云汝且去究取心起處
便是心倒斷處即是明心處
僧乞示做工夫師云我者裡沒有甚麽工夫做只要
擡樹擡石挑磚瓦挑柴穿衣喫飯屙屎放尿至於行
住坐臥秖是不可喚作擡樹擡石乃至行住坐臥亦
不可喚作工夫你且道喚作甚麽僧云未審如何下
手師云拄杖子不在你自去打三十棒
偶言
師一日與西堂妙行居士求如圖爐次妙行舉解山
論格物云格是格去物欲師云他見如此你又若何
妙行云格字可作體字看否師云似即似只成了兩
個妙行云師又如何師云不妨爲汝問着求如云當
時妙喜答子韶云今人但知格物而不知物格好個

物格因何子韶不能當下領取而又求個樣子師云
你却如何求如云今日天寒師云何不脫體道一句
求如云和尚如何師即起去
一日妙行舉月川法師不信無情成佛和尚如何道
師云我亦道無情不成佛行云青青翠竹盡是眞如
鬱鬱黃花無非般若何故無情不成佛師云待有情
成佛無情亦成佛行指泉云和尚如今已成佛因何
還有者個在師云你作者個會麽行云和尚不作者
個會却又如何師乃掌之
南嶽僧玄印鼓山僧復一津二至天童室中並告師
云諸方謂和尚只得一橛頭是小法大法未明在師
笑云老僧唯秖一橛誠不知別以何爲大法然從上
祖師多繁且置第恐釋迦老子亦只得一橛大法亦
未明在三僧愕然師云不見他道於一毫端現寶王
刹坐微塵裡轉大法輪耶乃自證偈云諸方門庭家
業盛老僧一橛打人惺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
我不能

密雲禪師語錄卷第四終

嗣法門人通乘編

入室

一僧入師云你在者裡做甚麽僧云磨豆腐師云你替甚麽人磨僧云替和尚磨師云你喫自已飯爲甚麽替老僧忙僧云不替和尚磨莫是替學人磨麽師打出又一僧入師云你來做甚麽僧云挑水師云水桶在甚麽處僧擬對師打云打破了也又一僧入師云世尊初生手指天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你作麽會僧喝師云汝者喝還喝世尊喝老僧喝汝自已

僧無語師打出又一僧入師云我適纔舉世尊天上天下唯我獨尊者僧亂喝打出去也你作麽會僧擬開口師云你欲攀擔老僧那以拄杖趂出

勘辨

新到參方擬人事師云已相見了也速退速退云和尚因甚着忙師高聲云道甚麽云某甲博山來師便打僧云打錯了師云汝動足來時即錯了在者裡覓什麽椀連棒打出

師問僧甚處來云杭州師云杭州有幾多官員在任幾多官員不在任云不知師云你不從杭州來僧擬議師叱云出去

師問僧那裡來云蘇州來師云那裡人云金華人師云到蘇州作甚麽云一事也無師云恁麽則空去回也云長遠如此師云長遠如此個甚麽云不知師打一棒云還知麽僧無語師云又道長遠如此

僧求住師云汝尋常甚麽處住僧擬議師喝出

師一晚與五峰話次蔦伸脚云你作麽生峰以脚踢之師笑云未在未在峰云和尚道看師倒臥峰云也只是因師云你又與麽去也峰乃禮拜

五峰辭行師握拂云頭作拂子則觸不喚作拂子則背不得拈起不得放下不得下語不得無語不得錯舉若不錯舉即分付汝峰即連跳兩跳云不要不要師云猶是亂叫亂跳更試舉看峰轉身云某甲去也師乃付

石車到師問那裡來云雲門來師云幾時起身車打一圓相師云不可亂做云千里同風今日特來親領痛棒師云既是千里同風又來作麽車即提起左脚師云者還不是車又提起右脚師云錯也車云又被風吹別調中師休去

新到參方禮拜師乃踏之僧擬開口師便打出

師問僧甚處來僧便喝師云三喝四喝後又作麽生僧擬議師打云須是我打你始得

師問僧甚麽人來云無師外看百是甚麽云擔水底師云又道無

僧纔禮拜師以杖抵云去去云某甲話也未問師云設若問話堪作什麽僧擬議師喝云出去

僧普度參自敘雲門博山峰頂相見機緣將畢師咳嗽一聲唾地云你道道看僧罔措師連棒打出

僧呈偈師接得即擔破顧僧云今日多少泥水匠云前三三與後三三師打云是多少僧竪拳師打出

僧參以坐具向前問訊進師一匝敷具三拜立右邊師云何不再進一匝僧擬議師便打僧接住云和尚莫要無風起浪師云你作無風起浪會那僧無語師連掌打趂

師問僧甚處來云天目來師云高峰祖師安麽僧無語師云想必你不從天目來

華山僧參師問華山道場做完也未云已畢師云既畢又來做甚麽僧無語

師問僧甚處來云河南師云臨濟大師道不在河南定在河北即今在河南在河北云在河南師云何不教他同來僧無語師云掠虛漢出去

僧參雪庭師庭問曾到金粟否云曾到曾問話否云不曾你怕打那僧即云某甲一向不曾置問頭請師處借問頭庭乃開示僧不肯轉金粟述前話師云汝喫飯還問人借口麽僧云某甲實無問頭師打云你向甚處開口

河南僧參喫茶次師云曾到少林麽云曾到師云堂頭和尚如何云提唱爲主師云提唱個甚麽僧無語師舉起茶盞云還提唱者個麽云拈來無不是師云錯認定盤星僧復無語

天竺二僧參師問甚麽處來云海上來師云海上觀音與天竺觀音如何云一樣師指僧云與你一樣耶師觀樹次有三禪人隨之師指樹云老僧道是檀樹汝等道是什麽三人俱無對師遂轉身及有衆圍之師復云適來老僧指樹云道是檀樹無人道得衆中還有道得者麽時木陳抽身而去師云木陳開口不得去了還有道得底麽雪浦出打師背云是甚樹師以杖打退歸方丈

二僧論大顛擡首座話一云令當行一云賊被狗咬爭之不已白師師云秪如賊被狗咬落在那個分上一僧云首座分上師遂一齊擡出

徐內翰參師問那裡來徐云海上來師云還見觀音麽云也秪是幻境菩薩示現處師云那裡是菩薩示現處云和尚便是眞觀音師云錯徐無語

師問僧今日作什麽僧云擡樹師云擡放那裡僧云池中師云不怕浸殺他那僧無語

湖州密印寺僧參師云當初高峰和尚亦是密印寺裡出身僧云是師云即今在甚麽處僧茫然師云且坐喫茶

師遊天台訪海門周居士坐次士問何處師云南直隸遊天台特訪老居士又問尊號師一喝便行士喝出問云下在甚處師云昨在居士書院傍菴歇士云我有莫在莫要偷來喫麽師與一掌云者老賊頭便行

師至紹興王靜虛陶石簣邀師至書館陶問久於此事迥無人處師云即今居士在甚麽處士云有何方便令我入乞師湧身云但恁麽入齋畢同過大善寺會墨池王居士問我在京師見令師處有宗門統要師云即今暫士乃笑又問空印駁物不遷令師駁空印甲竟誰是師云貧道智識暗短忽寺主送攢盒至士以手指云者是紹興底請師云少賣弄士乃笑又到王宅居士出少林碑刻達磨像黃魯直題云少林九年垂一則語直至如今諸方賺舉士云請問老和尚是賺不賺師云被居士一問直得退身三步

僧問大悲厥人還有憎愛也無師云能愛人能惡人云此是儒家世間之說豈是大悟出世間之事師云汝是甚麽人僧擬議師喝出

問如我被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師指壁

問觀音像云者是甚麽云觀音聖像師云汝暫舉心塵勞先起

問乞師指截徑處師云汝是甚處人云江西師把住云江西到者裡多少路僧擬議師即推出

問月明簾外如何轉身師云你但進門來維那妙行問月明簾外如何轉身師云你但進門來維那云如何是門裡事師便打求如云請師不用棒不用喝將轉身事盡情道一句師起云我倦要睡去

妙行問如何是三玄三要師云你者一問聲云某甲不會請和尚明示師云你且放下著

不昧舉僧問雪庭師曰透孤峰時如何庭云黑魆魆

和尚意如何師云透頂透底云透頂透底與黑魆魆是同是別師打云此甚麽處與汝說同說別

問大事未明如喪考妣意旨如何師云你是無主孤魂云為甚大事已明亦如喪考妣師云唯我獨尊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偶搔頭云老僧頭癢云還有奇特也無師展兩手

問大事未明乞師開示師云你喚甚麽作大事云豈無方便師便打

問某甲一向做工夫沒個入處師云誰教你來僧擬開口師直打出

比丘尼問如何是本地風光師云嘗在汝面門出入尼欣然禮拜師云且放過汝

問古人道亡僧請一部佛法語未絕師云亡僧甚處去也僧擬議師乃打僧云乞和尚指示師云汝道亡僧還開得口麽僧無語師云既開口不得佛法合作麽請

問和尚如今五十九歲除九年請和尚五十年前事師云忘却了僧擬議師指手云你去你去僧禮拜師與一踏云不可放過

僧乞師法語云欲朝暮禮拜師云朝暮禮拜個甚麽

僧擬議師便打僧禮拜師一踏僧起師云你者禮拜與朝暮禮拜是同是別僧復擬議師云饒你會得無二無別且道者一踏又如何

董居士問生從何來死從何去師云你去第二次與汝道士作禮去次日來云昨承和尚指示弟子於冊中有個省處師云即今又作麽生士作禮師便打

問鄭鄭覺讚初祖末句云師心兮戴大慧杲云戴之一字不得動著動著即禍生師拈拄杖指云直須動著動著從教東鄭西拋

靈鑑講主參問和尚拔人還用古人底自己底師以手展握云你道是古人底自己底主擬開口師便打主一喝師云三喝四喝後又如何主罔措師展手云元來學弄虛的

問某甲久做工夫不得力師云汝向那裡做工夫云萬法歸一語未絕師便打僧擬再語師又打僧云湛和尚方便開示太多和尚為甚只如此師以扇放桌僧禮拜起師拈扇入袖僧罔措知客舉手云上座且出師打知客云多口作麽

僧求開示師云你從那裡來云嘉興師云未舉足時脚跟下好三十拄杖僧無語師云安單去

漢月參云積年仰慕今日遠來濟上門庭則不問如何是堂奧中事師云你即今在什麽處月云此猶是門庭邊事師指座云且坐月禮拜起云咦師休去

子雙蔡居士問弟子與和尚那分別和尚者樣快活弟子者樣苦師云汝將苦來與汝分別云弟子不可道是快活師云老僧亦不可道是快活云怎奈天堂地獄何師云你喚甚麽作天堂地獄你曾到天堂地獄也無士無語又問衆生即佛弟子信不過師云信不過且做衆生云佛又作麽樣師云但肯作衆生佛即在其中

問某甲初做工夫如何得個入頭處師拽拄云但恁麽入僧云不會師打一掌云恰好

問如何是賓中賓師云滿面着埃塵如何是賓中主師云老僧無伴侶如何是主中主師云三更月下無人識如何是主中賓師云堂前坐來沒人喑

優婆塞問修行成正覺乞師開示師驀頭一棒云還覺麽塞作禮師復打云不得忘却

問衆中操履好靜處操履好師云分身兩處看

問臨濟道有個無位眞人嘗在諸人面門出入既是無位眞人為甚麽向面門出入師與當頭一棒云還

見面門麽僧喝師復打
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百萬軍中斬顏良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取了荆州放魯肅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殺邯陳友諒并吞數十州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當今天下太平國皇萬歲云料揀已蒙師指示全提向上事如何師以拄杖連擲云退去退去
子穀蔡居士問如何是世法師云四大五蘊如何是出世法師云四大五蘊如何是世出世法師云四大五蘊又問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既有個背在如何

不獲師云分明道了
問乞師指示一條徑路師捏僧頸云捏住咽喉僧禮拜師一踏
問其甲欲做工夫乞和尚開示師云昨日有人恁麽問打出去也僧擬作禮師便打出
優婆塞問弟子嘗發火性師云你適來爲甚麽罵我塞無語師驀面一掌云爲甚麽打不發塞亦無語師云打也打不發說甚發火性
道存孫居士問圓頓之事如何下手師揭鬚搖拽云但恁麽下手

漢月問從上來宗旨如何師豎起拳云不可喚作拳頭云還有麽師云一脚踢殺你云蒙示多矣師云又問作麽月禮拜師便打良久師問月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月禮拜出師打一棒云且道是賞你罰你
問有問則過無問則乖敎某甲問即是不問即是師云去此二途向前商量僧便喝師便打僧云屈屈師復打兩下
問如何是第一玄師云有口不能宣如何是第二玄師云足方頭頂圓如何是第三玄師云恰好在腰邊又僧問如何是三要印開朱點窄師打云打你一棒云何不打兩棒師云鈍根阿師
師與型塘徐居士言及性相近習相遠士云性在甚麽處師與一拳
問和尚納福麽師云你管他作麽云也須問過師云問過後如何僧擬議師乃打
問如何是的的大意師云向前來僧近前師便打僧云上根大器直下承當中下人來如何師云老僧從來未嘗眼花僧無語師云你是最下種也未得在
問如何是離心離境旨師云向前來僧近前師云會麽云不會師云禮拜着僧禮拜師與一踏云是心是

境僧擬議師便喝出
雲岫庵蘊虛講主參問未到金粟時如何師云雲岫庵中到後如何師云喫茶已畢云釋迦未出世祖師不西來喚甚麽作正法眼藏師正身云見麽云有見則不堪師云未夢見在又問古人道喚作一物即不中如何又喚作無位眞人師云你即今是一物是無位眞人云若說即兩橛師云還我一橛來云猶是第二門師云怪你做座主所以善講
僧乞師取號師豎拳云喚作拳即觸不喚作拳即背會則去不會直拳打出僧擬議師打趂出

問如何是某甲本來面目師以手摸嘴云會麽云不會乞和尚指示師打云天晴不肯走須待雨淋頭
師至蔡居士靜室士問弟子禁足如何得轉身師云但向門外去士云即今聲師云立地死漢云如何得活師即起身出
問毫釐繫念三途業因瞥爾情生萬刦羈鎖師驀與一拳云你爲甚麽絡索云如何脫得師又打一拳云活認作拳入地獄如箭
問清水洗塵塵水歸何處師云茅厠裡云某甲不會師云問取淨頭去

問如何是五眼圓明師云老僧止兩隻
問未舉念時意旨如何師良久僧擬再舉師云去
問黑漆皮燈籠還有亮時也麽師打云老僧要打破
問如何得出生死師云如何是生死云學人不會乞和尚慈悲師云老僧無柰汝何
問不在內不在外在甚麽處師便打云乞和尚方便師以手摩頭僧罔措傍僧云何不禮拜僧禮拜師云莫被人使好
問如何是三寶師云一頓胡餅兩頓粥云不問者二飽師云老僧日日奉持

問洞山道秋初夏末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師急索云古人且置我問汝即今秋末初夏末末向甚麽處住僧擬對師驀口一拳
問四大甚麽人主立師云好個問頭秪是雨橛云四大分散時如何師云待汝四大分散來與汝道
問曹洞宗有君臣偏正師云除却君臣偏正致一問來云除君臣偏正教某更問甚麽師云只許急急道是君是臣是偏是正僧擬議師乃喝出
問已事未明乞師指示時值板響師云打板了喫粥去
俗士問我輩修行不知從那一步起師云從有未動脚者一步起又問此心如何定得師云定即且值如何是心士無語師云汝且會會心看
問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知喚作甚麽師熟視云是甚麽僧禮拜師便打
問生死如何透師打一拳云向者裡透
問某甲駕船三載因甚摸不着舵柄師打一棒云還摸着也未四面狂風起又如何安身立命師亦打
問某甲一字不識乞師開示師云我正要一字不識底還你一字不識底去處來僧無語師乃打

問雲門餅趙州茶和尚者裡有甚麽師云一頓大拳頭

問如何是無生法師打云會麽云不會師云賴汝不會若會老僧性命却在汝手裡

問大修行人爲甚擔枷帶鎖師云自作自受無人救去萬丈岩前作揖百尺竿頭拱手師云自拈自弄得人憎如何是賓師云終日走途程如何是主師云坐斷乾坤唯自許如何是賓中賓師云眼裡瞳人精又精如何是主中主師云脚底脚頭舉更舉

問如何是賓主句師便打如何是賓中主師復打賓主相去幾何師又打僧禮拜師亦打

紫垣居士問心若不異萬法一如如何是不異之元師云汝是俗漢子

問如何是暗中明師云東村黃老夜摩肩如何是明中暗師云南海波斯晝洗面明暗相去幾何師云分身兩處看

師作務次僧叅云某甲特來叅叩和尚師拖土簸云爲我擡上去云某甲只聞師云去老僧没工夫說閒話

師值擡船次瑞白問虛空架鐵船時如何師便打白

按拄杖云波浪湧千尋時如何師云且道承誰恩力白鳴指一下師微笑而歸

普茶僧問一個個零零落落和尚如何定奪師良久僧問措維那擊引磬起身云大衆謝茶師云却是維那定奪得

問古人道須叅活句莫叅死句如何是活句師云老僧舌破爲你說不得去僧出復入云和尚舌破用冬青葉奸師打云汝爲甚着死句連棒趂出

問離却拄杖子請師別道一句師掌云不是拳頭定是巴掌僧禮拜師以脚踢云更有脚尖在

費隱上座至設茶次費纔出禮拜師即起身云大衆謝費隱茶費云和尚不要走還某甲茶錢去師直歸方丈蔡居士臨入云費師纔出和尚便歸方丈是甚麽意旨師以杖趂出

高麗僧曇晦叅云久嚮道風如何是希有事師云你那裡得者消息來晦便唱師便打晦又唱師又打晦進前問訊師云你再唱看晦禮拜云蒙和尚指示師又打一棒云且道是賞你罰你晦云盲枷瞎棒師直打出方丈

王金如居士問弟子到此大段着力不得師打一掌云正好着力士擬開口師復打士再擬開口師又打士驀築師一拳大呼云謾人不得師推出閉却方丈門士一日問和尚有甚麽要緊的書與弟子一看師劈臉一掌云有一本要緊的書士乃笑

問如何是一言道盡底句師云親言出親口如何是一言道不盡底句師云親言出親口無問無答時如何師云老僧不耳聾絶後再甦時如何師云你且去

問殿閣風凉即不問栢子飄香事若何師以杖劈面一抵云觸碎你鼻孔

石車問設有人問和尚如何是禪如何對他師打云一棒打透髑髏穿更有問又如何師打云足方頭頂圓更有問又如何師打云口裡舌頭尖更有問又如何師打云你若喚作禪入地獄如箭射

嘉興石帆岳居士叅出自撰禪門口訣請正師接得即置云閒言語士云和尚看看師閱數行至實字指問云此字如何解說士擬議云却解說不出師云恁麽則是虛言了士無語良久又云和尚者裡有甚麽人護法師云貧道法也無護個甚麽

問某甲生死不明師云者飯袋子僧擬開口師便打又僧出禮拜擬問師云適纔你問甚麽僧問措師推倒

問弟子欲作佛如何則是師便打云莫只打便是麽師云且莫錯認定盤星

問如何是法身邊事師良久如何是透法身事師便打

卻居士問伎倆盡時如何師便打士擬議師云伎倆盡了

問和尚造方丈向甚處下枉脚師云向汝頭頂心下云完後向甚處開門師云一棒打開云門開令學人如何入師云看脚下

問活人難死死人難活時如何師云你且去僧擬議師打云眞個死漢

問除却棒喝請師分明指示師以手指僧云指示你僧無語師便打

問弟子中年出家乞師指示師云指示且置你喚什麽作年頭僧無語

居士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云汝且喚狗子來士禮拜師與一踏云者畜生

吳今生居士問死去與目前何如師云莫向目前看云不向目前看向甚處看師云且向目裡看云如此則不同耶師云居士但不向目前看猶未明目裡事在

問頭頭法法如何是佛師以杖直竪云不要撞斷老僧拄杖

問昨日喫師三棒今日拈却和尚拄杖如何指示學人師云還我喫棒底道理來僧無語師云掠虛漢

問學人到已一月不見堂頭時如何師云者老漢甚處去也僧擬議師便打

問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語未絶師掌云還覺麽僧禮拜起師云覺底事作麽生僧問

措師推出
問前念過去後念未生主人公在何處師云立地死漢僧云不會師云拖出死屍去
問劈面當鋒即不問如何是臨機一句師便打
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我不識你
師過松陵熊明府設齋問弟子隨逐世緣不得參究此事若何師云甚處去也云向日用應酬中去了師云將甚麽應熊佇思良久云畢竟如何得力師打一掌云不得向者裡放過
問如何是佛身無爲不墮諸數師云合取狗口

問堂中止了靜堂外又敲門時如何師云三門頭是甚麽人過僧擬議師云門外漢
問古人覩明星爲甚麽不悟道師云你眼睛瞎麽
問動轉是風分別是識如何是學人安身立命處師云看脚下
問疑情頓發因甚命根不斷師云只爲你疑情命根不斷云斷後如何師打云教你沒處藏身
燈頭問落處只是不明求和尚一隻眼睛師云佛殿裡燈熄了
問月明星稀密雲藏在何處師直打出
僧擬朝五臺求師開示師提起左足云文殊菩薩在老僧脚尖頭上出現你還見麽僧禮拜師一踏云踏殺你
汪居士問一口氣不來向甚處安身立命師云正是安身立命處士禮謝師云更須仔細
問日往月來如何得見本來人師與一掌云還見麽
僧擬議師推出
問如何是生死根本師便打如何是出生死底意旨師復打日用如何進步師又打

問人人有個本具影子爲甚麽踏不着師云看脚下
僧禮拜師與一踏云却是老僧踏得着
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云你會種田不云不會師云我者裡用你不着
問智過於師即不問方堪傳授事如何師打云你向者裡還道得麽僧擬議師以拄杖撇退云未堪傳授在
興化黃伯初居士參問弟子有條拄杖子見佛殺佛見祖殺祖今日特來呈似師云放下着云弟子連自己都殺却了師云將甚麽來士無語又問和尚入閩將甚麽來師云秖有貧道
僧求開示師翹一足僧云一口氣不來時作麽生師彈足云但問取他
問如何是生死業師云即汝是如何是涅槃心師云即汝是僧禮拜起師以拄杖指云去
問某甲不會做工夫乞師開示師拈起餅云會麽云不會師置口云香甜滿口僧亦拈餅師云貪嘴禪和
問和尚昨日陞堂已竟大衆問答已竟即今還有新行佛法麽師云未陞堂已前作麽生云請和尚盡力道一句師劈面掌

問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時如何師云切莫隨老僧來
問有佛出世作何供養師云者僧不受云請師方便師打云與你一頓
居士問一物不將來親切受用處請師道一句師舉茶甌云老僧要喫茶去
問急水灘頭進前不得退後不得時如何師云莫死急走急走
問色身非我我亦非眞如何是本來面目師與推倒

問漆桶未明請師道破師打云一棒打破僧禮拜師一踏云更饒一脚
問某甲初出家求和尚開示師云出家來多少時云去歲師云逢人但恁麽說不得錯舉
泉州吳居士參問弟子特爲生死不明求見和尚師打一掌云但向者裡明取士沉吟問忽呵呵大笑師云見個甚麽道理士云說不得踴躍禮謝而出
問殺生是大戒爲甚麽南泉斬猫歸宗斬蛇師云汝實恁麽問麽云是師云汝當懺悔去
問如何離一切相即名諸佛師便掌僧禮拜師云是金剛經恁麽說麽云是師云換却汝眼睛
黃司理問風清月白時如何師云大家在者裡又問弟子轉機不圓過在甚麽處師云過在問人處云不問人時如何師云信口道將來云弟子有時做到風清月白時候有時做到山崩海裂時候畢竟那頭是師云總不是云如何即是師劈面一拂云打汝三十棒理復舉壽昌下元華因緣云既是開悟底人因甚有許多顛倒師云却是汝顛倒理釋然作禮
居士問作麽生做工夫師與當頭一拳云但恁麽做士應諾師云切莫喚作工夫好
問諸法從心生心從甚麽處生師云老僧正疑着
問古人一言之下爲甚麽便曉得雲門兒孫師打云你是甚麽人僧禮拜師又打
問不會做工夫求師開示師云不干老僧事云求個明白路頭師云但向暗處走
鄭居士問聲前色後皆如是東擲西拋事若何師云非汝境界士竪拳云者個聲師云任汝顛倒少間士復入云適來不聞和尚後語再求請益師云汝適纔問甚麽士舉前話師云錯認定盤星
居士問弟子揚州來爲大事不明師云汝既不明將

甚麼來士無語

問千里特來呈舊面師云好不知醜僧擬議師便打

問某甲從來不曾問和尚師云你即今為甚麼僧擬開口師便打

問鐵牛吞却虛空時如何師云老僧在甚麼處僧無語

問穿衣喫飯如何是不動底主人公師云穿衣喫飯云元是舊時的師云如何是你舊時的僧禮拜師便打

問一口氣不來時如何師云眼閉脚直

居士問弟子有病求和尚授記師云死云再請一語師云待汝活時向汝道

問虛空破了將何補師云將你補

行者問如何是無上菩提道師云俗人頂戴僧官帽云畢竟有何方便師云自家摸取好

問如何是新年最初行脚句師云去云如何是步步不錯句師云去

問如何得一口說盡世間法師云汝還識兩片皮麼

問喝作喝會棒作棒會入地獄如箭射畢竟作麼生會師云你作麼生會僧無語少頃云和尚為什麼全無慈悲師拈拄杖便打僧禮拜師云千句萬句皆從自了自已不了喫棒不了僧無語而退

雲門雲禪師語錄卷第五終

密雲禪師語録卷第六

嗣法門人通忍編

問答機緣下

錢相國人山問如何是如來大意師云居士今日從甚處來云從人行過底路來師云恁麼則不如來了

國無語

問長大無衣是甚麼人師云不識醜陋漢

問如何是秘密藏師云八萬四千

問一念不生時如何師云腦後見腮云古人一言之下便能領略今人爲甚麼不及古人師云過在阿誰

方侍御問和尚門下有多少大根器底人師云縱目所觀云也要龍天推出師云從來不假他人力

問搬石挑沙明甚麼邊事師云來日再去挑

問吞不進吐不出時如何師云問取舌頭

問佛法至要乞和尚一句得終身受用師云你只顧終身受用云如何得終身受用師乃打云向上還有事也無師復打

驥超祁居士問人人有一個因甚摸不着師打一掌云一摸便着

居士問者裡風境與嘉興風境如何師云處處白雲處處日

問當初無盡居士見兆率悅禪師既有契證因詢晦堂家風於悅欲就往見悅云此老只一拳頭耳意旨如何師云明破即不堪云悅乃潛奉書於晦堂曰無盡居士世智辯聰非老和尚一拳垂示則安能使其知有宗門向上事耶如何是宗門向上事師便打云未幾無盡遊黃龍訪晦堂於西園徐叩宗門事晦堂果舉拳示之意旨又如何師舉拄杖云慣得其便云無盡默計不出悅之所料繇是易之無盡既有契證何得隨人脚跟轉師云汝那裡見無盡恁麼說來僧無語師云却是汝隨別人語生解云無盡有偈曰久嚮黃龍出裡龍到來只見任山翁須知背觸拳頭外別有靈犀一點通又作麼生師云無盡只顧出身處不知話作兩橛云恁麼則無盡不惟不知晦堂用處且不識兆率話頭也師云放汝兩頓棒

問如何是行脚盡底句師云摸取脚跟

完璞趙居士問弟子愚昧求和尚指個慧性師擕士耳云向者裡會得便是慧性云求和尚放大光明慈悲救濟師掌云豈但放大光明直是垂手接汝

問雲門答僧問如何是佛乾屎橛如何是乾屎橛師云田塍上看

問如何是清淨本然師便打云如何是忽生山河大地師云你又恁麼去也

問工夫散亂不得成片時如何師打云我道棒打不開

問乞師指個修行路師云我從來不會修行云更冀慈悲師云一事無成兩鬢絲

問還是念佛好還是做工夫好師云總不好僧擬議師打云向者裡會得恰好

問如何是離鈎三寸句師云快走快走

仲勸秦居士作禮云乞和尚指示師以手指云會麼士無語師云恁麼指示也不會士復罔措師復指云且坐

徑山僧叅問如何是不動尊師云此去徑山五百里僧喜躍作禮出

問併却咽喉請道一句師云老僧沒氣力

問目前無一法時如何師云背後着眼

問如何是圓滿覺師打云你欠一着

問未開口已前時如何師云我不識你僧擬進語師以杖逐之

問君臣會合父子一家咫尺之間爲甚不覩師云大家在者裡云子歸就父因甚父全不顧師云理合如是云父子之恩何在師云近前與汝三十棒云恁麼則大家團圞頭其說無生話去也師打云又恁麼去也僧禮拜歸位

居士問世間以何爲尊師云唯汝爲尊士禮拜師云忽然霹靂打汝又作麼生士無語

弁出專使問祝壽句子即不問請問和尚壽多少師云恰值老僧喫粥使云又道是七十師云那教你亂道使云太白峰高人天仰望師云又亂道使喝師云轉見不堪

僧叅便喝師云胡喝亂喝又喝師云胡喝亂喝僧禮拜師打云再喝喝看僧云蒼天蒼天茶毘僧禮拜出師喚云我直下疑你者兩喝道道看僧云歇歇與和尚道便行

問某甲出山去忽有人問天童佛法聲未絕師便打僧禮拜師復打云逢人不得錯舉僧起云秪者是師云孟八郎漢

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以手攔胸推倒堦下云是什麼僧罔措師便打

梁生譚居士叅問弟子不喜古人書本上的亦不喜今人舌頭上的師云還喜居士舌頭麼士無語復云請離了棒喝別指弟子一句師云秪是個譚梁生士云正似呼裴休的師云擕別人作麼士云正是倒不說梁生却說裴休師云熟路難忘士乃笑

問久慕和尚不得來親近師云你在甚麼處去了僧擬問口師便掌

問如何是急水行船師云我未做船家過僧無語師打云崖上看取

問如海一漚發未審一漚從何發師便打僧擬進語

師云還我大海來僧便喝師云正是一漚發在
道者問大地無寸土向何處安身師拈棒擊桌云桌
子拄杖從甚處來者無語師便打
問和尚還有不為人說底法麽師云我曾向你道甚
麽來僧無語師云元來
問三世諸佛大地衆生彼某甲一口吞盡師云老僧
聾僧脫草鞋戴頭上師便打
問如何是本來人師云我不可向汝道
問生死不明乞師指示師云正好消息僧禮拜師詰
云你道好在甚麽處僧無語師便打

問火不能燒水不能溺作麽安身立命師云水裡火
裡云水窮山盡時如何師云但恁麽看取
問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師云速退速退僧喝師便打
僧又喝師直打出
問單刀直入擬取師頭時如何師云放你三十棒僧
便禮拜次日復進云昨日觸忤和尚師云說什麽僧
云裝聾作麽師拈棒僧便出
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請和尚別通個消息師便打
云拄杖子有什麽分明師復打云打即任打畢竟要
討個分明處師云把將不明處來僧擬議師亦打
沈內翰弃立入山參云仰慕久矣今得瞻禮始不虛
度師云如何是不虛處沈云求和尚開示師打一扇
云但向者裡會取
問覿面相逢即不問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便打云橫
吞拄杖又作麽生師云拄杖還在老僧手裡你吞個
甚麽僧一喝師直打出
問大衆一齊上來未審和尚將何賞待師打云只將
者個管待云恁麽則個個飽齁齁去也師云你自己
分上作麽生僧無語師復打
問盡力喫盡天童飯時如何師云直須吐却

問百萬雄兵如何得退師打云一棒打散
居士問打也打不開喝也喝不散且道是個甚麽師
云你且道一棒一條痕一掌一握血是個甚麽士便
喝師叱之士禮拜而退
問如何是亟益乾坤句師云你眼在甚處如何是截
斷衆流句師云合取狗口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云
放汝三十棒僧喝師便打
問禮拜底是誰求和尚開示師云把將刀子來
問指角羚羊踪跡向何處尋師便打
問行住坐臥如何是學人本身師云行住坐臥

居士問音書不到家意如何師云那裡是你的家士
云步步踏着師云踏着個甚麽士便喝師云更喝看
士無語
問深深海底如何窮到師云一棒打到底
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云泥猪癩狗
問學人頂天立地因甚脚跟不穩師云爭怪得老僧
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云親言出親口云黃檗
打臨濟意旨如何師云你還覺徹麽云秪如和尚
者一棒又作麽生師便打
問大地盡商量誰是會聽者師驀頭一棒云商量個
什麽僧無對師直打出
二贍趙居士參詰及天童中興事乃云當今海內佛
法惟有此一座山也師云恁麽則佛法有不徧處也
士云因甚不到別處去師云轉見不堪又問和尚還
上堂麽師云不上堂士云據弟子看來和尚時時上
堂師云以何為驗士無語師以扇點云弄虛頭漢士
云古人道單明自己不了目前未審如何是自己如
何是目前師豎起扇子云且道是自己是目前士云
自己與目前總在扇子上麽師云喚作扇子則觸不
喚作扇子則背你又作麽生士云喚什麽作扇子師

云喚作扇子則觸犯士良久又問泗州大聖因甚在
楊州出現師劈面兩扇云者裡是甚麽處所士乃禮
拜
問如何是第一句師云你要我道第二句那云畢竟
如何是第一句師云但向舌頭未動時會取
問脚跟下毘盧佛因什麽不放光師云無語作麽
問烈馬繫枯樁還當得學人分上事也無師云料掉
沒交涉
居士問誦經持呪還了得生死否師云了不得士云
作麽生了得師打云向者裡薦得方可了得士云和
尚還有生死否師云你若有時我也有你若無時我
亦無
師坐次量侍者問如何是直下底事師便打云恁麽
則一了百當獨脫無依去也師起身云你了當個甚
麽云請和尚歸位師云你道老僧在什麽處者震威
一喝師乃休
問文殊起佛見法見貶向二鐵圍山某甲不起佛見
法見時如何師便打云某甲又不是文殊師又打云
這裡是什麽所在僧擬議師復打
劉養淳居士問當陽一着事如何師便打士喝師云

你這一喝作什麽用士又喝師云三喝四喝後作麽
生士云黃菊綻東籬師云轉見不堪士禮拜師於背
上一卓士云知恩有地師乃笑良久士復云求和尚
證明師云你還識棒頭落處麽士云一月映千江師
云月落後如何士無語師便打
問刹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四天下衆生向何處安
身立命師云你即今在什麽處僧擬議師打云汝識
得自己安身立命處即知得四天下衆生安身立命
處僧云不知特來問和尚師連棒打出
問古人三拜為得髓某甲三拜得個甚麽師云奚安

想云謝和尚答話師云向汝道什麽僧無對
師因請衆居士齋畢驥超祁居士問云和尚今日飯錢教誰人還師便打士云若不是者一棒消乎寂寞
師又打士云大似因齋慶讃德公祁居士云今日飯錢是舍弟還了師云也好與你一棒衆禮謝而退
問學人初來未審如何作工夫師云拽石去
居士問弟子在家夢見和尚今日親見和尚未審孰是眞孰是幻師笑云莫眼花
問某甲從四川來如何是處處眞師云你從四川來到者裡那僧沉吟師云者裡不是四川四川不是浙

士云請和尚賜棒師云未到汝在
問無嘗到如何避師云曾見無嘗否云不曾見師云不見則免無嘗難免
問日間做夢夜裡做夢如何得惺去師云我不可向汝重說夢
僧求偈師於案上書忌字云速拈將去僧無語
司理文燈嚴居士叅問弟子深信此事未審如何下手師劈面與一掌士沉吟師云擬思則錯
問太平時世還用將軍也無師云如何是太平時世云一念坐斷萬緣俱絕師便打僧禮拜
僧禮拜云某甲要問和尚討個佛做師云佛也是你分外事
問疑情未息時如何師打云向者裡拈出疑情看僧云某甲正向者裡不會師云正好疑着
金臺講主叅請益黃龍南頌勘婆有來縣沒來縣話師云你且道有在什麽處臺佇思師打云正是沒來縣
問把住三關即不問放行五位事如何師云放汝三十棒云三十棒則不無如何是其中事師云也要汝疑着僧拜起云出身一句又作麽生師云我終不向汝說破
問如何是道師云看脚下僧擬議師云不要踏着生草
問一千出家九族生天和尚者裡爲甚却要薦亡師云你底九族在什麽處僧擬議師便打云虛生浪死漢
問厭離閻浮如何得出師打云者裡是什麽所在
問樹高千尺葉落歸根即不問如何是和尚回山一句師云去僧禮拜云恁麽則通玄峰頂重添錦天台山路復生輝去也師云莫亂道

行縣
乙丑二月二日衆請師述行縣師云老僧出家年晚未嘗徧叅惟與本師請益相見初無奇特未出家前我幼性頑乃至不肖之事靡所不爲但於歲歲二三月忽動世間無嘗之想便欲修行念佛念過三日覺得夢中無念非佛過三月後此念漸輕乃至二十七歲上山作務有省得嘗帶拘心意日用皆令昭昭然即穿城入市做買做賣不肯放過每繼日以夜胸中作痛猶加炤顧向緣家貧營繫不能純一修行至二十九歲纔得棄室然追想來解脫世間羈絆似有時節我棄室當夜夢着新鞋一雙於行路次一時脫落鞋底遂因先父引見先師三十歲乃出家低覺生死到來畢竟不穩當於前境界愈加炤顧愈加不穩當二六時中看得心境兩立古人道天地同根萬物一體越看越成兩個因侍師入城舟次請益本師云你若到者田地便乃放身倒臥更無別語我只得禮拜皆蒙益甚又一晚侍奉上榻復請本師本師良久見我不領便云可憐可憐亦只得禮拜而退嗣是周旋師側惟加罵詈我慚悶交感至大病汗流二七日方蘇遂稟本師撩闘時已虛度三十有四矣一日本師

過關前閒話及有心無心之旨本師云你既有心把將心來我呈偈云自心心本自心心不自自心心不非自心心即自心本師云心不自心自心非心有無既非無自心耶復呈偈云心心即自心有無皆自心有無皆自心無心無自心本師云今日張渚買兩把青菜來無個大蘿蔔頭我云某在關房不知謝和尚三拜本師云終未大悟在一日宇師弟與安師弟於關前話間安云宇師兄你在家殺幾多羊來索命時如何宇而熱不能答我代云者畜生更要甚麽命一晚山陰靜虛王居士至茶話及雲門問陳操尚書云聞尚書看法華經是不書云是門云經中道一切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且非非想天幾人退位居士作麽生士云請師兄說我云大家在者裡士大喜又因袖破有感呈本師云袖破露出手鞋破赤脚走驚撞富家郎他醜我不醜本師正云汝走不害醜我醜不耐走若要睹猜放大家出隻手本師一晚同兄弟至關前竹立有間云佛法二字雖不是偶然亦非特意但有個悟入處不妨信手拈來自然貼體隨分道出自然恰好所以大丈夫爲道迥別纔逗得源頭到手撩起便行不問如何若何老僧憶昔居臺山有一僧問三賢尚未明斯旨十地那能達此宗未審如何是斯旨老僧即鳴指一下云會麽僧云不會又鳴指一下云知麽僧云不知老僧但向伊道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同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其僧瞥然致敬倒身三非直趨而去更不回顧俊哉汝等且道者僧如此去還曾悟得也未若道未悟他却恁麽去若道他悟他又悟個甚麽來汝等試道看我即起身一拜云夜深天寒請和尚歸方丈本師云不是者箇儞推開去使了的本師乃舒一手云我手却不是驢蹄我云恁

麽道又爭得乃亦豎一指本師云也當不得三十七歲本師將北往以院事付管當晚室中擬舉話問大衆我即向前云和尚恁麽擬舉話正好劈口大巴掌便出雖然如是只是恍恍惚惚昭昭靈靈也未得個安穩一日自城歸過銅棺山頂忽覺情與無情煥然等現覓纖毫過患不可得大端說似人不得正所謂大地平沉底境界爾時恍恍惚惚昭昭靈靈底要起起不來欲覓覓不得不知甚處去了又自密舉前所見所會古人因緣宛爾不同亦不自疑道是與不是至三十九歲同覺宇三藐二師弟到京省覲本師本師問老僧離汝等三年汝等有新會處麽我即出云有本師云有甚麽新會處我云一人有慶萬人樂業本師云汝又作麽生我問訊云某甲得得來省覲和尚本師云念子遠來放汝三十棒我抽身便出又一日到室中本師問近日又如何我舉起右脚本師云驢脚馬脚我舉起左脚本師云馬脚驢脚時宇師弟在傍我以手指伊眼顧本師宇便出我云不消一指亦出又一晚同衆兄弟入室本師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我便出本師云此子如傷弓之鳥見弓影便行又一晚同兄弟話次本師云如人落水坐觀成敗不救一救我即推攙兄弟出衆兄弟不從我云爭怪得某甲便出又一晚問是大盡小盡有者道是小盡有者道是大盡我云敢保不在曆本上論量便出又一早在室中與本師語話了去喫粥時衆兄弟問說甚麽話我便翻倒飯桌又一日宇師弟叫我云密雲師兄本師云誰宇云某師兄改號也本師云怪道恁麽糊塗我抽身便行又一早問訊本師云汝只恁胡統亂統我便起單他住覺宇三藐等挽留本師出方丈云不要留他一言相契即住不契則去我走至二門本師云將謂汝出一頭地原來是個無明塊子我應

聲云鈞背筋蠻子誰不識你你作無明那本師即轉身歸方丈我亦被衆兄弟留住本師云你恁麽罵了老僧如何掩得別人過汝還在者裡住我即大書云購人不好事好事不購人有人謂我罵師父我只向伊道莫謗山僧好本師判云此是闍老前公招無晦也又一日覺宇三藐住五臺聽經侍者俱出外我從外歸見本師掩門獨處不敢入不敢語逡巡檻外狗忽內吠本師書紙云辜負自已名字何塞出門縫我將碗鋒書九云和尚裝聾某甲賣啞一隻黃犬非聾非啞然雖如是何名何字掉入墻內不知本師看不看但開門歸方丈我入作禮本師云門開了汝不能進耳我一喝便出又一日本師云忽有人問汝如何秖對我向前豎出拳本師亦豎拳云老僧不曉得者是甚麽意思我云莫道和尚不曉得三世諸佛也不曉得本師云你又作麽生我即喝本師云三喝四喝後又如何我即連喝退身本師云宛有古人之作我復喝又值中秋呈偈云爲愛中秋夜月精與人同樂稱人情萬億州都皆普照一人舉首一輪明本師印云不多不少乃以紙筆書云檀越送得月餅兩個師徒侍者五人一個分作四分剩底付與老僧我掇一個便行一日本師拏大鐵火衝鑿壁我向前接衝鑿之本師與云我有個替手遂歸方丈一日本師索我始末因緣我錄呈閱竟云已有半卷語錄了我接來付火一日侵早本師以一大棒靠佛前壁喚云圓悟我要打汝汝跪了佛我與汝說說佛法了打我走云有佛法與別人說竟至廚下洗面本師拏棒趕來我舉手接棒手臂被打兩三日舉不起當時猶不知痛我即趕至佛堂本師回首再擬打被我接棒着實倒觸上去本師放棒入方丈門却門復出云汝恁麽觸殺老僧我以棒擬打上云豈不幸哉時十二月初我

往千佛寺過歲二月初十回普照寺收單十五回南本師書水板云我邇來覺得有許多顛倒處汝等宜自知之從今晚始杜門禁語一百日以贖前咎并鞭具後此與圓修因通壽等悉外我尚欠圓悟錢一百一十文汝等變處與彼南去我有付囑語開後次離我此去但適意處斷不可住不適意處作急走過恁麽行去不要記歲數須待十字路口有個跛足阿師與你印正了不要你來見我彼時我自相見你也宜悉之去時四十一歲我錄佩南來到龍池山過夏八月初間往徑山天目天台紹興杭嘉蘇松上至九華普陀往回四載本師以帖書云大事未完更可前進毋來後也命通壽至紹興護生菴喚歸問云汝幾年曾見甚麽人我即以脚打地以手拍膝便出本師云汝外幾年一些氣息也無我云和尚疑即別參一日本師陞座喚我向前舉拂問諸方還有者個麽我震威一喝本師云好一喝我連喝兩喝歸位本師顧云更喝一喝看我即出法堂本師下座我隨入方丈作禮云適來某甲觸忤和尚便出本師即安西堂值次一日撾鼓集衆上法堂付我衣拂我辭再三本師云汝是什麽意思我云直待和尚天年某甲守塔三載然後可行即行可止即止時年四十八歲後至八月初呈偈辭云辭別三年方外遊歸從八月山中住悟甘做個無緣地乘個無緣地辭去本師云與大衆無緣與老僧無緣我云只是某甲更與阿誰本師苦留云汝若去了我只得直擡到底我不得已住之一日偶熱蟬聲雜鳴本師法堂坐我呈偈云今年八月何其熱秋蟬樹上聲聲嘲等閑徐步向人前信手拈來不隔線本師書偈正云今年八月何其熱秋蟬變作黃鸝囀木童鼓掌笑呵呵幻人到底無頭面一日日色將沉之際本師喚我及宇師弟入室云老僧昨夜

起來走一回把柄都在手裡了汝等爲我扶持佛法我便出呈偈云若據某甲扶佛法任他○○○○○都來總與三十棒莫道分明爲賞罰本師目之大笑我接來付火又一日侍本師山行因石擺擬側我向前扶之本師顧云汝扶持我耶我云是何言歟此癸丑季冬時話甲寅二月十二日本師圓逝我爲伴柩三載至丁巳年五十二歲結制本山卽今看來三十餘年大似無夢做夢所以害羞尋嘗不欲向人說今晚被衆兄弟逼不得已賣醜一番只都是與本師相見請益語也

法語

示于道人

傳聞無論寒暑不閒忙閒日持金剛經一卷坐香一炷世間事識得破看得輕孜孜矻矻以道爲念難得難得然雖如是欲超生死脫苦趣當竪起精進脊骨幢直下信取始得只者直下信處卽超生死脫苦趣底去處故世尊云信爲道源功德母信能遠離生死苦信能必到如來地要會如來地亦直下信處是若未直下信得但執起心作意坐香看經識得破看得輕爲功課爲辦道時殊不知雜毒入心皆落第二念既落第二念欲超生死脫苦趣豈不難哉古人所謂故過一着落在第二若苟直下信得當二六時中念念不忘直下信處縱使坐香看經以至呼奴使婢料理家事時亦當直下信得不可見有坐香看經呼奴使婢料理家事底事方爲勇猛精進爲道之士故經云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更舉個古人因緣助汝生淨信者昔日芙蓉訓禪師問歸宗云如何是佛宗云汝還信否訓云和尚誠言焉敢不信宗云卽汝便是訓云如何保任宗云一翳在眼空花亂墜顯道人於看經處坐香處呼奴使婢處料理家事處但信卽汝便是如此行去日久月深忽然失脚跌破鼻頭汝自默默自見創斷處則不待有意輕世事而世事自輕何以道之所在法如是故更示一偈若據大道因緣不論男女貴賤人人平等一如個個本來成現不能緣契無生卽便四生流轉自須返照迴光悟徹本來之面能令念念不迷大事何憂不辦觸境不隨境流世事何須更厭若也別作別爲必也墮坑落塹晝夜坐臥忙閒全體要成一片眞實如是修持斷然決不相賺

示頓越居士

善來上人嘗道者幅紙并信儀欲貧道開示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者昔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且道卽今趙州在甚麼處若向者裡着得便眼覷破趙州恰好歸家穩坐卽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皆剩語況貧道此說耶

示普度禪人

普度尚禪人到室中乞語任山老僧云你去任那個山尚遁擬議面熟老僧云未可任山在大端汝在叢林中學得嘴頭滑未得大死一廻耳古人所謂諸人病在死了不得活唯汝病在活了未得死正是尚禪人之病病在膏肓世醫拱手難可療治除非汝自眞實怕生死要了生死如果要了生死須是大死一廻方見生死根本眞實於中踐履是爲任山白雲遠祖云牛在山中水足草足牛出山去東觸西觸者此之謂收拾也南泉云王老師自小牧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牧未免食他國王水草擬向溪西牧亦未免食他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試問尚禪人如何是隨分納些些的意旨

示純一上人

純一名上人到室中述他生平修玄門習氣難除參禪不能純一乞老僧法語老僧道恁麼則心號不相應也參禪正忌雜毒入心貴乎純一所以道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着落在第二須知參禪也是第二修玄門也是第二成仙也是第二作佛也是第二生也是第二死也是第二總之凡起一念皆是第二苟眞實要會純一無雜但向一念未生前看行也看住也看坐也看臥也看一看看得行不知行住不知住坐不知坐臥不知臥不覺不知忽然覷而相逢始覺從前錯用心方知生也不可得死也不可得作佛也不可得成仙也不可得參禪也不可得修玄門也不可得一也不可得雖然如是異日相見若作如是見一棒打折汝腰莫言不道

示太虛藏禪人病中

凡人病苦生死到來作不得主者無他益爲看作生死病苦故也殊不知生死病苦卽當人本地風光本非他物故維摩云衆生有病吾乃有病眞歇云老僧自有安閒法八苦交煎總不妨今時人多自不到者田地將謂八苦外別有個安閒之法與不安閒的對敵是以越對敵越不安閒病苦外另有個無病苦的强作主宰越要作主越作主不來然亦不可見恁麼說便意既純是病苦將甚麼了生死而恐落空一發着忙則又錯了但不可看作兩橛自然就裡便得安閒亦非不是兩橛何也若不是兩橛則病苦無有歇時然且無病無苦安閒時亦不可作無病無苦安閒看若作無病無苦安閒看則與當人覿體相違差錯了也囑囑不可忽

示余道人

若據法語則貧道無啓口處無運筆處道人無看讀處無意解處無意解則內心無喘無看讀則外息諸緣既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則內外寂然既寂然已正

好自看正自看時無有晝夜無有時際但行也自看任也自看坐也自看臥也自看看來看去看到不知不覺忽然兩眼大開更須知此兩眼落處則如人飲水冷煖自知面目分明然後可通個消息於貧道耳寫至此忽有僧來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貧道擲筆向他道達磨來也其僧擬開口貧道直打出方丈外一井寫上道人並叅之

示林道人

祖師西來唯直指單提令人返本還源而已欲究其旨但向不覩不聞之先直下覷透便見分曉如黑漆桶處於黑夜初無二色即無二見既無二見則不見有男不見有女不見有纏縛有解脫不見有凡聖有淨穢亦不見有玄有妙有覺不覺亦不見有道不道不見有空不空不見有眞不眞亦不見有苦樂昏慧火宅清涼所以貧道生平但有來者便當頭一棒俾伊漆桶生光即無二色亦無二見所謂直截根源佛所印耳

示時功林居士

祖師西來不立文字直指而已惟至德山臨濟以棒喝直指最爲明白切要所謂棒打石人頭噴噴論實

事今人不薦棒頭指處而以知痛癢者是爲心殊不知乃識神耳古人云學道之人不識眞只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擬人認作本來人所以貧道徵居士云秪如不痛不癢時如何居士如是要了生死透識神但看者一扇子落在甚麼處則自然知道者一扇初不曾打在痛上眞似棒打石人頭便見臨濟大師道我被黃檗先師打六十棒如高枝拂着相似彼豈以知痛癢者爲然哉

示秦道人

修行無別修貴要識路頭路頭若識得生死一時休生死一時休即是安身立命之計安身立命之計不可爲道人說破須道人自叅自悟自得眞踐實履自到平怗怗地則生死心生死相了無覓處矣

示董居士

佛法無他術秪貴人知有安身立命耳苟得安身立命則動靜二相了不可得如是涉境涉緣做買做賣乃至一室蕭然了無一事之際於安身立命不變不易是爲修行故龐居士云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弗張乖此須居士自於做買做賣日用處簡點安身立命張乖則不自偶諧不張乖則

自偶諧自偶諧則安身立命矣安身立命百年到來自踈自在則不被做買做賣業識之所使矣

示淨虛禪人

此個本分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共證同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謂之教外單傳不立文字語句若涉言詮論量便起生滅之念非本分無生滅處則辜負先聖眞欲超生脫死須辦鐵石心如枯木死灰聖念凡情俱無起滅淨躶躶赤灑灑上洞然契證明見得徹諦信得及與從上佛祖握臂共行無有差忒更須一念萬年萬年一念純一無雜才有纖毫起滅便是生死因緣無有超脫之期務使如鳥出籠無欲無依舉動施爲嘗在分中貴踐實履無虛棄工夫趙州二十年除粥飯二時是雜用心涌泉四十年尚自走作香林四十年方成一片信知從上古人無不密密履踐始能臨末稍頭不怕蹉中走龍者須自尋嘗日用中之驗也復云上來法語爲阿誰徽州休寧淨虛乞淨到無虛淨亦休覩體無依自寧怗指天指地笑呵呵上下四維圓洞徹以已方人沒兩般一串穿來同個鼻他年再見若如此一棒打教驢腰折咄

示弘業程居士持經

凡佛經無非令人省悟故黃梅教一切人但持金剛經即得見性惟六祖聞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便省悟者則可見若言如來有所說法則爲謗佛豈可專念爲事乎苟省應無所住則終日念而未嘗誦一字在人不在經所以秦國夫人省得竹篦子直曰終日誦經文如逢舊識人始可謂誦經人也

示別駕曹茹眞居士

三位令郎述老居士日逐持誦金剛經貧道却請老居士向未舉念時未開口時會得便是一切經之妙一切經皆從此中流出所以道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故東印度國王請般若多羅尊者齊王問云諸僧皆轉經尊者爲什麼不轉尊者答云貧道入息不居陰界出息不涉衆緣嘗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而老居士能如是轉則不昧老居士亦不負令郎乞貧道一番開示矣

示惠王府王選侍

祖師西來稟教外別傳之旨直指人自悟乘悟力而行是爲修行故臨濟三度問黃檗的的大意三度被打而臨濟自悟棒頭指處便道如蒿枝拂着相似此從上入門下手之法也今選侍已奉毘尼復能以生死因緣爲念但不知何以入門何以下手欲冀貧道婆心開示法語將終身奉之出於火宅者貧道但請選侍向拂着處自看是生耶死耶苦耶樂耶行耶坐耶忽然覩破拂着處則動靜二相了然不生覓生死且了不可得何苦樂之有哉故大慧云未悟時心識紛飛悟了時方怗怗地然則怗怗地便是拂着處拂着處便是不從人得超佛越祖之向上事也又豈有旋起旋失之心捨此取彼之念哉惟願選侍自信自悟決不相賺珍重

密雲禪師語錄卷第六終

嗣法門人通微編

書問上

復明復史居士

來書總不出門下心意識湊泊古人窠窟裡着到即本分事翻成分外事活祖意翻成死話頭耳如門下言一郡千里之事且如餘姚海鹽不遠六百里還識金粟寺裡老僧是何境界是何面孔若也識得道將一句來則本分事活祖意不用做純一純靜工夫都在其中矣若道不得見也未見說甚礙不礙耶茲因

門下所問不覺葛藤如此與門下亦何交涉來

復清都史居士

手教云不知不覺有一種不自在隱隱胸次中者其病有四一者妄認爲娘生鼻孔故未得自在二者認得世間事重不覺逐境生心故不自在三者雖爲已事久向胸次中作活計不能卒去故不自在四者因此種種胸次中隱隱起滅不得自跳赤條條蓋天蓋地而居士越要蓋天蓋地自跳自在終不能得乃與隱隱陰魔對敵故有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直須堅堅脊梁全身翻轉猛着精彩把世出世間一口吞盡不用蓋天蓋地而自蓋天蓋地赤條條去也若胸次中一毫治不盡要了生死無有是處故曰毫釐繫念三途業因非虛語也囑囑

復子元劉居士

來書一發願二程途三醒悟四工夫足見居士立志眞實骨器不凡聰明伶俐異於嘗人然細玩之悟境未實現相非眞現相急須撥採悟境着實然期若不期悟發願枉發程途枉行工夫枉爲何也未悟時期悟爲工夫不悟不休爲程途不悟不休爲發願如悟則乘其悟力以茲利已以茲利人則工夫程途發願皆在其間不假別發願別程途別工夫耳目果悟則一一不着問人而自明矣近聞看大慧語錄此老於一十八年間佛果禪師舉諸佛出身處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於此休歇試問居士曾得恁麼一回也未若果實見此老透徹處通個眞實消息來

又

前接無偈云謾費吾師諄切問貧道故不敢進語恐究竟生人我耳然細思之令人不覺痛哭流涕也故復一偈云花開始顯中心子花未開時子已中果徹因源因該果方堪頓契妙蓮宗然而祇爲慈悲之故乃隨例顛倒未免喚鐘作甕耳居士若擇得出可謂搔着貧道癢處始不枉相處一番何如

又

前日奉復不悉恐門下生疑更爲葛藤大端蓮花蓮子教中取喻吾儕一念心花發明悟徹本來面目故云花開見佛悟無生豈非花開爲因見佛爲果喻如蓮花一開蓮子即露豈如餘果花收而後結子耶正如心花一開面目即顯花開爲因面目爲果面目本具豈待心開而後有耶如門下所謂花開纔得生蓮子花未開時子在麼與首謂花開元不墮空花結子

從教又種芽者首尾一氣皆謂花開而後結子結子而後種芽種芽而後成根苗成根苗而後開花開花而後生子正如嘗人所見生死輪迴無嘗之見豈可謂花開見佛悟無生而無生無滅因果文徹眞嘗之道正如蓮花一開而蓮子全體已成喻心花一開即本來面目元具豈可謂花開纔得生蓮子花未開時子在麼耶所以古云學道當須有悟蹤還如爭關快龍舟雖然舊閑閑田地一度羸來方始休門下還會恁麼一回也未如未當須恁麼一回始得

來諭隨時採討期見本分一着又云當求進時欲貧道遥施喚醒以豁心花者然據本分一着無你進處無你退處若擬進則錯過擬退則脚跟礙邦正當進不得退不得處忽若兩眼大開露出而孔時可與貧道相見也

又

來諭進不得退不得處是門下礙處者且喜雖未得囚地一聲不妨一切世間塵勞煩惱已礙斷生死路頭相繼礙斷也二六時中念念但向進不得退不得處看是何景象是何面孔看來看去不知不覺囚地一聲自不作礙處會也祝祝不盡

又

昨承偈語足見居士病中精進忻羨忻羨釋迦老子云病乃衆生之良藥益信之矣何故居士若不得這番病爭得恁麼淨絕恁麼穩當然細玩之未出知解窠臼在殊不知眼見泥牛過海我道眼花不少鐵鎚踏着如綿我道猶有這個在只可自知自解我道情知你在鬼窟裡作活計那堪更落言詮驢年未得出頭然則註已註破未識居士何以教我

又

來諭門下本參只一個誰字貧道謂誰之一字亦能成人亦能悞人不可不審若認虛豁豁地一抓好景爲誰字者已成兩個了也試問門下者虛豁豁好景爲復作意有不作意有若作意有不作意無只者作意非情識而何又云目前作主死時作主死後作主者亦屬有意而見有生時死時後時更有個虛豁豁地作主底則外道所見也古人謂離心意識參出聖凡路學正忌認着目前情識即聖情識及乎認虛豁豁地及一切纖毫好景即聖情識耳又云囚地一聲曠然休歇不知當屬何象當屬何時將心等悟難得

悟日殊不知此象此時你纔擬心早已蹉過落於情識俾你到驢年也不得囫圇地一聲曠然休歇耳更欲貧道轉語喚醒者眞可憐憫大丈夫說話寧借他人口耶除非劉祖鍾親來相見爲汝道破

復石車乘上座

凡爲一方化主事宜諦審不可自尊不自尊則上下稱美上下美則自不尊而人自尊之人自尊則化道行化道既行則叢林可卜矣

復金如王居士

貧道初舉格物致知語居士方道得個無兩個及解無山無水偈又道一切聲色如鏡中像何處更說是聲是色無山無水又道終未免恍恍惚惚昭昭靈靈未到安穩無疑之地者總是心意識測度約量而已未嘗實證一個耳若實證一個何處更有一切聲色山水如鏡中像昭昭靈靈恍恍惚惚弗安穩者來且道如何是眞實一個若道得諦當自然懸崖撒手到水窮山盡處也

復愚溪陶居士

自到山中唯只打睡固不知有塵勞之事亦不知有出頭日子適承教言塵事勞勞恁麼說話正是認影迷頭自時自棄殊不知頭本塵勞之上只因自脉苟若不脉早在塵勞之外了也然後不被塵勞之所籠罩以塵勞而作佛事者乃大力量人耳如其一念迷頭被一念塵勞籠罩則無有出頭時也

復子復史居士

來諭忽然尋不見既尋不見似乎未嘗問既未嘗問貧道亦無以答且道無答無問是個甚麼向無問無答處見得透悟得徹寄個信我何如

復千眼居士

接手教謂貧道太用舊套我道門下若喚作舊套入地獄如箭射又謂貧道不得錯會門下死在貧道一掌底下我道死也死也何也若不死在掌下決不謂之掌既喚作掌爲得不死在掌下哉如此則果貧道不得錯會耶門下不得錯會耶又謂貧道自死馬作活馬醫門下死了又活我道今時癡人正眼不明掠人舊套作解會以已方人眞可憐憫且試問門下貧道者掌是死耶活耶若謂是死爭解打得人若謂是活爲甚却只解打人又謂貧道出門之語諒勿介懷者我道不妨爲門下道着何也苟若介懷則眞葛藤幸詳之併復偈二首拳拳脚脚正堂堂一任傍人亂度量全體現時忘死活騰騰任運絕承當個裡初無差不差多君生出許丫叉幻人到底無餘法一味都來信手抓

復存義上人

上人所問曹洞宗語二段固非老朽所知亦非老朽所宜如上人擬問者兩段葛藤已咬人言句逐語生情果欲究竟但迴光自看始得然後所立君臣偏正王子功勳各五位者若我臨濟大師要且不然但曰赤肉團上有無位眞人嘗在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便下座雖然如是惜乎老朽不與者老漢同時若同鞭伊八萬四千拄杖一下也不放伊且道賞伊罰伊上人試斷看

復紫垣居士

來諭謂不離自性其他聰明智巧總用不着每每向心上求個安穩者是知居士認識心識性爲本命元辰故於胸次中打撈弗安穩耳苟要安穩但把心性二種情識掉向他方於汝分上了無交涉然後向自已脚跟下摸索看是心耶是性耶忽然摸着非心性底可來貧道手裡請棒喫

答雲怡陳居士十七問

問渴鹿赴飲如何歇得

答摸取脚跟

問摩尼珠久埋沒塵土中如何急切覓得

答滿面慚惶不識羞

問一斬一切斷如何得此利劍

答炤顧汝頭

問等是水味有品爲第一泉有品爲第二泉作何剖分

答飲者自生分別

問黑夜中認賊爲子認子爲賊作何判斷

答各打三十棒

問家親作祟如何處置

答家無二主

問的的主人翁如何得覿面一見

答攔腮與汝掌

問堪輿家羅經縱橫移動針必指南是誰作主

答且向羅經後看又云刺破汝眼

問家宅是諸人生身活計見得甚麼便肯破家蕩宅

答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墻來

問電光中良驥瞬息千里如何得一往追上揮鞭入手

答好個驥前馬後漢

問大慧云將八識一刀憑甚麼安身立命

答還我刀子來

問胡來胡現漢來漢現是鏡體是鏡光

答打破鏡來好相見

問未開口以前爲甚便棒便喝

答爲汝不薦

問日昇月沉雷聲電掣山靜雲閒水流花開農歌

牧唱婦詠兒嬉莫非是者個迸現如何拈得向脚跟下要用便用

答魚行水濁

問修行人多怕去後黑漫漫地不知現前黑漫漫地更苦盡說生死事大不知現前刹那死死生生更切此際重關一擊如何下手

答好與你三十棒

問高峰語大徹底人本脫生死爲甚命根不斷命根既未斷叫做大徹徹底何事

答汝喚甚作命根

問一句當天八萬門永絕生死者一句得恁有力

答坐斷乾坤

復象垣程居士

若果向不明白處會則無有眞我假我亦無有曉得不曉得的人復無有惺惺不惺惺者何也惺惺不惺惺曉得不曉得眞與不眞皆屬想也若果要了徹但向睡到無夢無想時一臥臥起來東摸西摸信手摸着鼻孔不覺失聲囫則了徹不了徹不着問人自知之矣

復問卿吳居士

讀手教見門下愛我深矣至矣第貧道固是個不識好惡漢故不知有可禪床上接者有可三門外接者故亦不見有一人可爲徒者也故有眼亦如盲者也有耳亦如聾者也如是則不見有視可以收者也亦不見有聽可以返者也亦烏有光可以韜者也若見有可以禪床上接者有可以三門外接者即見有可以爲徒者人相未空我相未忘分別念存造種種業弗敢爲也望門下如是自規規人則心無分別無分別則無取捨無取捨則無憎愛無憎愛則無業識無業識則從心所欲不踰矩罪我者吾何辭焉

復破山明上座

前即老僧不敢言今凡落筆寧可實而不華不可華而不實實而不華辭達而已矣華而不實非虛即狂也於老僧分中即不妨爲一方化主不可不諦察其情不可不斟酌文勢逆耳之言上座諒之

復性符錢居士

來教謂不能純一用功未明不思議處若貧道看時不思議即純一處若離了純一處別求不思議處不惟蹉過不思議處要且用功處即不純一如欲兩路歸一直向一念不生回光自看看得鼻孔撩天囫地一聲便見古人所謂一念不生全體現即純一不純一思議不思議都來沒干涉耳

復清淳東里王居士（諱志道附來書）

法錫南來遂令黃檗千年道場儼然未散秖此道場非古非今然不因師來爭知非古今也大師爲人不惜身命寧使喪身失命終不爲開第二門此是徹骨徹髓獨超千七百則宗門而遠近傳者多作棒頭商量或言可度有智人不可度無智人或曰止可度未悟人不可度已悟人如此等見蒼天蒼天敝淳近有僧定觀者歸述六月一日上堂法

語云若汗淋淋時是乾爆爆時如何若乾爆爆時是汗淋淋時如何此是向茫茫無可據中抉出人人眼睛令他自見每舉以似友朋又多作兩處都是兩處都不是解依舊四句可悲可痛間嘗竊舉孔氏語參之孔子曰哀樂相生正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若哀時是樂從何生若樂時是哀從何生此處亦須舉人自正目一番自傾耳一番不可秖道哀樂都是哀樂都不是也君未嘗正目傾耳又爭知不可見不可聞耶大師之前作者個語話猶覓戲論細讀金粟語錄句句是棒頭發光遂敢自搜平生迷津失脚之處以望金鉺學人二十歲時偶聞榕樹着風忽然樹上風聲與自身不異徧觀太地太空蟬蠕尾蝶亦渾是我體因而旁參內外宗教稍無疑滯隨時指向人前未遇作家鉗鎚及到雲棲舉似師曰是亦可謂見性問曰更有見性耶師曰見性者見自已之性時是亦悚然但未免生一解曰如金與金終無異色豈有眼睛更見眼睛後遇憨山師再舉請益承示不可將心作境不可將境作心亦復悚然但未免生一解曰盡十方界是我隻眼立誰爲心立誰爲境自索居以來已近十載始覺雲棲老人謂我見處是量邊事憨山謂我所見見已成境是見地性非性地見必我此見原從識起必從識滅是識分性非實性分是見涅槃非實涅槃是識必變必滅識中自性涅槃亦變亦滅始覺從前身心迷悟總未離識目前無法有何可據不得不心死路絕了也如有問者賊已捉得贓在何處竊應之曰現前色色皆失主舊物合應一狀領回秖是年來被問官錯看了賊負屈多時今得明白且莫匆匆認贓寧可空手歸家耳此情極醜人前開口不出輒敢自恣自狀披剝肝腦于大師前者人世易度大法難逢一番蹉過自劫千生願垂頂門一針毋曰五百里外棒頭不到也

定觀持門下教諭過稱貧道爲人不惜身命寧使喪身失命終不開第二門者令貧道益生慚愧益緣貧道生無學識兼之口訥不善委曲接人故以一條白棒當頭直指耳然亦見門下迥出時人之表吾宗門下得一法幢共相建立必使祖道重光也忻羨忻羨書中一一門下自舉自斷貧道更復何云乃至云願垂頂門一針毋曰五百里外棒頭不到者貧道謂門

下已與棒了也然細玩之自淺而深從始至末云秖是年來被問官錯看了賊負屈多時今得明白且莫匆匆認賍寧可空手歸家者貧道謂即者空手之見歸家任着之見便是見解入微最難透脫坐在無疑必死之地不能明大法發大機施大用須信有絕後再甦欺君不得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可也

又 附來書

定觀禪和回得讀教劄身心踴躍歡喜無量敬拈瓣香東向致謝學人年來捨身捨命秖爲絕後再甦一着來教直拈出此句眞棒着了也知痛了也

疑於此疑信亦如此信了也古德有言如竹畢竟成筏去方其笋時何遽用得從來以爲極親切語如今看來竹則有笋時有筏時若是者個物事亦無笋亦無筏昔非嫩今非老絕非絕甦非甦惟是門庭施設轉位就功不得不如是說嚴霜大雪凍必徹底寒必徹骨方是放春時候秖管大死一番不怕不活也其實全機大用一切現成能喫能睡能醒能殺能活能文能武能縱能奪能自能他能共能不共能度衆生能無衆生可度初發心時便坐道場有何不可便是未發心衆生正眼看來少他甚麽者裡若道別有則頭上安頭若道別無則斬頭求活若便隨聲一句活也活也便應喫他現前一棒若道自有活時也便應喫他等待一棒若道一槩無絕無醒便應喫儱侗一棒學人所以饒舌自恣自聲自描干大師前者因爲人天眼目曠刦難逢若不盡着披剝煽磨發露有釘更無人抽有鋸更無人拔也亦爲近來紛紛起惡知見者皆爲不知棒頭是何物不敢不强生分疏亦欲令後來有眞痛癢者稍知十方三世四生十地總在拄杖子裡一握一掌一棒一條不作暗摸糊亂猜也

按教論雖不若筍竹筏有先後三時之別而凍必徹底寒必徹骨方是放春時候秖管大死一番不怕不活者足見門下以寒春一時死活一致爲全機大用其餘種種說話雖爲此個端緒亦似套頭語且前昔道謂門下空手歸家尚着不得況可容如許知見耶然可見門下眞誠之意呈似貧道若遇明眼人總不出解說形容未得心言路絕皆是未絕前事非絕後事耳若據絕之一字正要絕人世出世間一切情解知見直至千聖不識自不能測就裡打輥轉來稍似

絕後再甦寫至此時有僧云忽有問和尚絕後再甦又且如何貧道擲筆擒云速道速道僧擬議連掌掌出一併寫上何如何如

復海槎鍾居士 諱鴻賴

來翰云上智人有上智人克己下愚人有下愚人克己者貧道謂此正未克己復禮之言也若克己復禮則不見有上智下愚之人故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惟高明悉之

復木叔陳居士

十月間於錫山奉宅得居士書扇時人事多端無暇裁復唯以拙刻附覽入山又因老耽不能理事直至今春再閱令貧道深愧無是德以當居士之贊揚如云耐披忍辱之鎧力揹憍慢之幢寧可忤豪右謝知識而於單赤隱微不敢任其喜怒貧道看來宰官中能如是綿密簡點作功德林者誠爲希有但異日與貧道相見若作恁麽說一棒打居士腰折何也不見道般若大智如大火聚擬之則燎却面門是則居士於日用逆順中無不據單赤全體大用現前自利利人即不見有隱微動靜二相矣不識居士又作麽生

復葵山行彌禪人

來問使窮子知恩有地免使橫屍徧野即便知恩有地橫屍徧野即便知恩有地

復我萬陳居士

遠承惠寄信儀勝畫欲與貧道結後來之緣者貧道以爲不然君子千里同風尚無彼此之間豈有現在後來之分是則貧道已與居士相見了也但居士直下見得透則與貧道有何異哉

復君馨葉居士

來諭不知佛性中有許直腸人者直腸但於世少造業緣故有正直爲神之說佛性須假悟明故有見性成佛之說且直腸與諂曲相對佛性出于對待故六祖云明佛性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故維摩談不二法時惟良久而已如是則門下但向言語道斷心行處滅處看是何景象是何而孔看來看去向不知不覺處忽然惺得因地一聲則不着問人自明了也

復司理元公黃居士 諱端伯

來翰云上智人有上智人克己下愚人有下愚人克己復禮之言也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惟高明悉之

復木叔陳居士

十月間於錫山奉宅得居士書扇時人事多端無暇裁復唯以拙刻附覽入山又因老耽不能理事直至今春再閱令貧道深愧無是德以當居士之贊揚如云耐披忍辱之鎧力揹憍慢之幢寧可忤豪右謝知識而於單赤隱微不敢任其喜怒貧道看來宰官中能如是綿密簡點作功德林者誠爲希有但異日與貧道相見若作恁麽說一棒打居士腰折何也不見道般若大智如大火聚擬之則燎却面門是則居士於日用逆順中無不據單赤全體大用現前自利利人即不見有隱微動靜二相矣不識居士又作麽生犯耳

惟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爲號丘山絕點埃神通併妙用運水及搬柴此偈雖八句日用不過只根於無別而已不識台下以爲何如承命永樂禪院固當從喚無奈老病纏身日久不能領衆故辭金粟但思自養待盡而已伏惟台炤不悉

又

來諭根機遲鈍者事不如此也大都根機不在推托貴在承當若不承當則涉思量一涉思量則蹉過根機所以謂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則自然不觸

又

前會問雖提覺浪因緣未嘗備析大端人多作實法會者無他正如居士所言嘗以本分草料易之耳貧道擬居士雖口說本分二字而未實證本分處在若果證本分則於世間法法皆露者一着子自然言中有響同道者聞之自然通身踴躍俗諺所謂寧可與聰明人相罵不可與惑怯人說話者也且貧道既承當個事豈可與人說話是說話相罵是相罵本分草料是本分草料則是非之心嘗存胸次差別之人嘗在面前自己如何爲得人如何爲人作得主來不見

昔于頔公問紫玉黑風吹其船舫飄墮羅刹鬼國玉遂呼于頔客作漢問與麽事作麽于公失色玉云者便是黑風吹其船舫後來大慧杲批云大凡爲人有二種機接人如云于頔客作漢問與麽事作麽此是第一種機如云于頔客作漢問與麽事作麽令其無明現前隨手爲伊按云者便是黑風吹其船舫者猶是第二種機今貧道不敢輕視覺浪潘居士所以道秖可同懸一梁縊死可也且曾對木陳侍者等云此古人所謂同坑無異土也木陳尚不省會又爭怪得居士乎且古有半提全提之說如貧道道秖可懸梁縊死夢筆山中者得非全提者耶貧道亦不敢輕視居士所以不得不書上也惟高明鑑炤何如

又

聞尊堂歸矣固當弔慰奈因生平不行其事恐從此啓例後有不周到處以此爲罪端耳然生死二事能迷却天下人亦能悟却天下人所以古人聞紅輪必定沉西去未審亡靈往那方而孝子哭哀哀古人便悟豈非悟者亡者哭者同歸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如是則與一切人生即同生死即同死喜即與毋同喜哭即與毋同哭慶即與一切人同慶吊則與一切人同吊何有間然不然則毋是毋子是子哭是哭喜是喜慶是慶吊是吊不惟不知亡靈去處亦乃自已茫然哭亦無地即虛行故事與學道人乖矣

又

適接手教讀黃居士根性不群者蓋紙筆之學故當機則罔措也貧道痛此時紙筆成風將來定爲法門之害不淺矣

復坦如蔡居士

來諭受貧道三拳兩掌謂痛從何來誰受痛者復云假使無情虛空來問不知痛癢無有分段者則居士

未知棒頭落處若知落處無有有情無情之見何分段之有今居士既分痛從何來誰受痛者則無分段中分分段無情解中立情解正喫棒未有了日在

復雨赤馮居士

來諭當此西風徹骨政落葉歸根之候應自有不冷不熱處又謂戀着火宅未得出路要貧道方便開示者不覺一笑何也居士已上並是詣實供通方便亦在其中出路亦在其中不冷不熱亦在其中貧道除此外別無方便別無出路別無不冷不熱是以古人問善知識云寒暑到來如何迴避知識云何不向無寒暑處去云如何是無寒暑處云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如是則欲識不冷不熱底但向西風徹骨處識若識得西風徹骨便是落葉歸根底時候識得落葉歸根底時候便是出路識得出路便是方便所以貧道謂方便亦在其中出路亦在其中不冷不熱亦在其中既都在其中豈不是間不容髮既間不容髮法華謂三界無安猶如火宅唯有一門而復狹小便是者個道理也若離此外別立方便別有出路別有不寒不熱別有時候即沒交涉也故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無方便中眞方便無出路中眞出路無時候中眞時候寒熱中眞無寒熱故貧道謂已上並是詣實供通然異日相見守此見解勞眷一棒莫言不道

復趙居士 諱天香

來諭無生本無旨亦無指者是居士未悟故有此說何也不見道花開見佛悟無生豈可謂無生本無旨乎因次一偈貧道從來秉直指直指人人自悟耳自悟無生無不生直下何曾有彼此

復紀嘗陳居士

來諭展轉躊躇茫無下手處如此沉迷將終無出頭

日子欲貧道拯人於坑塹之中呼人於醉夢之際者貧道謂只因展轉躊躇便錯下手了也居士但以手摸頭自問看是沉迷耶出頭耶坑塹之中耶醉夢之際耶若自摸不着問不明則眞果沉迷眞果無出頭處眞果坑塹之中眞果醉夢之際矣若摸得着問得明方知無沉迷中自作沉迷無出頭處自求出頭無坑塹中自作坑塹無醉夢際自作醉夢耳雖然如此乃貧道說底不識居士本分處又且如何

密雲禪師語錄卷第七終

書問下

復元岵張居士 諱次仲

來諭墮落塵垢已數十年營營擾擾了無住足又言非拋却世緣十年二十年死活數番無有是處若以知見承當言語領略是爲謗法徒造地獄種子是以相見曾無一語談着此事正謂此事非一語可了者非門下眞誠爲此事則不能發如是之言然亦不可執如是之見何也此事無乎不在若執如是之見則

與此事覿體相違反成障矣且十年二十年之說非定式也因爲此事不明故或歷多年所耳如裴相國聞黃檗一言便乃知歸李太守聞藥山雲在青天水在瓶亦乃自肯豈必拋却世緣十年二十年死活數番纔得是處矧死活二字非如門下預作意計底不見大慧果聞佛果禪師舉如何是諸佛出身處答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乃得瞥地蓋瞥地者於此事明白相應也故圓悟印許曰難得你到者田地可惜死了不得活是爲死底意故知久近死活在人不在此事無定式也豈如門下謂拋却世緣爲死乎蓋與此事相應則世緣不待拋而自拋知見不待離而自離語言不待忘而自忘總之世出世間語言知見都來與道人分上無干涉者無他因與此事相應故也門下若到此地即見尊慈一切勤苦亦何曾勤苦秪因日用不與此事相應則爲世緣勤苦墮落塵垢矣

復仲堅李居士 諱燦

目來諭足見居士似有些力量故有些倔强所以謂寧可諸方哭笑不可令諸方贊誦獨超灑脫皆爲理沒塗污贊誦哭笑俱無干涉也但不知止說到獨超灑脫底影像耳若不得向上全提則正坐在理路中作活計葛藤窠裡藏頭反不得獨超灑脫在高明以爲何如

復似孫江居士

手諭認得言思路絕一着又云於古德言句有彼此乖迕不能無疑者總之未眞證得言思路絕故也若果證得則自然一心不生一心不生則妄情不起妄情不起則無現業流識無現業流識則曠劫習氣頓淨矣試問居士如何是言思路絕底一着切莫學恁麼說便當了也

復轆轆嚴居士

手教有直入泥犂之訴井金一兩擬買貧道相救者胡不思密雲老漢生平沒人情今乃和賍據決與汝三十棒嘗教嚴轆轆一任鑽研無出豁

復萬如微上座

衲僧家出處或因檀越迫不得已或邪菴草舍自成叢席雖無定法皆爲利衆而已然亦須揣自己力量方可不然則一言失之於前縱百語繼之於後亦不能救也

復孩朱方居士

來諭謂此毛孔中虛無所有一切恩仇盡是平等者

似多生出一種知見不若普觀悉皆毛孔則無虛無所有之情存雖然直饒實證到此田地只到死丁不得活未能轉身吐氣古人所謂正知見障却動是要說道理說工夫說實落說虛無說恩怨說平等說毛孔說痛棒須是造到無功用道即不墮此不識居士以爲何如

復紀嘗陳居士

來諭一切煩惱自造但平時雖見得如此而一涉境緣便不能自主者蓋因無始時來於境緣熟習故也然學道當先期悟以悟力充至頭頭無間則無昧悟力而平時熟習自無地矣故經云理須頓悟習氣漸除乘悟併消因次第盡所以前問居士本分處又且如何若不知本分處即未有悟若未有悟即何有行止於路頭哉試問居士畢竟如何是本分處

復慈陰禪人

接手偈知上人不虛閑關實欲究明自己之事但看語意不無岐路耳如云勿將驢背認家翁便是一岐路之根也又云阿呵笑他自忙兮我自閑此又非岐路乎再云此等境界是落浮游復斷云是古人所謂省力處者且問汝既是省力處何浮游之有耶如此看來前偈皆汝靜中心意識測度古人之作若欲究明斯事直須向一念未生已前看是甚麼境界始見古人所謂忽然洞徹無窮底蹟倒須彌第一峰則無境界可見始不負老僧打汝一棒矣

復董居士

來諭自揣罪網交羅何處是出頭日子倘哀日暮之窮指示路頭不蹉者不知擬求指示路頭則已蹉過路頭蹉過路頭則無出頭日子正若以頭覓頭以路尋路豈知頭無二頭路無二路又豈知頭是出路之頭路乃出頭之路如是則路外無別頭頭外無別路又何處更容罪網交羅井哀日暮之窮哉然雖如是須眞踐實履念念不忘不然則依舊業識茫茫無本可據與不求指示者無異也

復敬身陸居士 諱寶

來教述前歷訴諸苦而謂貧道云知苦本不是苦此言貧道已忘矣即如來教知有中邊疎障有深淺試問居士全身入塵者是知耶不知耶若不知則何以謂全身入塵若知則何以謂知有中邊障有深淺又塵若是障何以謂全身入塵若知有中邊則請居士分析以何爲中以何爲邊若知與塵爲中則塵與身

了無干涉何爲障哉若知與身爲中則身與塵亦無干涉又何爲入哉如是則初無障入居士自作障入初無有苦居士自作是苦若如是知苦則苦本不是苦知非一隙之光矣

復朝宗忍上座

豫炤一輪持汝狀録等來老僧目至終以殿事夾雜并言道路各別養家一般者老僧不覺一笑何以老僧不知有殿事夾雜故無道路可行亦無家可養雖然汝既出世付拂一柄不特表信正望切切秉持當念從上事重不可輕忽也

復二馮居士　諱元殿　元殿

適接尊教前後總不必論惟謂居士得一病險把性命拋却以維摩詰言從癡有愛則我病生未識者段本緣何所因起當云何滅欲貧道教渠者而貧道別無他術秖以筆頭寄打居士三十棒若解棒頭落處則八萬四千身病心病毛病骨致氷消瓦解求起滅本緣了不可得方許居士親來請棒喫

復黎眉郭居士

讀手翰總無他事蓋未喫貧道棒耳不信但看棒頭打在甚麽處更看棒頭打處有此三紙書中種種事

也無若無但據棒頭指處於中行履則世出世間一切知解道理不用置之度外自於居士分中了無干涉矣

復玉陽高居士　諱觀

其秉教外別傳不立文字之旨豈有塵網沉淪脫離開示之文字耶惟請老居士不立文字時着眼則無事不畢矣

復洵槎鍾居士

讀來諭知居士爲道眞切故如此行履如此簡點若謂本體茫茫渾如鐵壁此大光明境界於我何有者則貧道不信以爲實言矣何也若果茫茫則不見本體渾如鐵壁果本體渾如鐵壁則無空隙之茫茫即者大光明境界面前與鐵面罔羅老子覿面相見不用出手若另出手則被罔羅老子就手結案去也

復型塘徐居士

翰教歷敘尊家金粟五年之間如許顛倒者貧道敢謂門下所見所歷從本以來絲毫不動若門下親證不動之元則楞嚴金剛等經皆門下註疏矣今以門下註疏金剛心經豈不反成顛倒哉

復體心禪人

凡爲出家人必先修道德行化道化道行則不成居處而居處自成今汝未出頭行化道皆因自未修其德況出頭露面與人爭住處耶且既是施主買之自有施主與之清理汝當先遠去可也今之法門不幸者皆因爾我出家人以居處爲急務不思化道不行而不修道德故也吾徒思之

復肇森徐居士

來諭智慧日減進既不能投體空門退又不能厚邀名譽者貧道亦無別誨但向進退不能處着力則無智慧之體駐定久久撞開眼睛則全體獨露不着問人自見倒斷耳

復吳道婆

諸佛世尊唯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正要有大丈夫氣槩隻肩獨荷不被世出世間一切境界語言轉換始有獨立自繇分縱五宗差別之語言亦無非明人人本分一着若離人人本分一着別有差別之智則隨名相展轉生差別之情識依舊無自繇分世尊所云清淨法眼涅槃妙心付囑摩訶迦葉廣流傳化無令斷絕金口所囑反成顛倒當知涅槃妙心是大海差別智是而滴滴雖不同總歸大海自無差別所謂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是正宗正旨若有差別之智勝過涅槃者是爲魔說古云若有一法過於涅槃我說如夢如幻細觀來書於本分一着尚未親證當據實呈本分然後所疑五宗說話不妨開來貧道方好點化否則斷不敢細解註也

復蘭嶼吳居士　諱宗良

承諭要貧道法語以薦拔先亡者貧道若有法語則着我人衆生壽者若無法語亦着我人衆生壽者門下若見父母妻室可度亦着我人衆生壽者若不見有父母妻室可度亦着我人衆生壽者門下如是超脫此四轉語則父母妻室不求度而自度矣

復祈遠唐居士　諱元故

直指人心今居士不省直指之旨蓋涉放祖師西來直指人心今居士不省直指之旨蓋涉放委曲故也如曰求進步者是居士自生委曲也提話頭者諸方善知識委曲不直指居士故也貧道則不然居士擬求進步則蹉過居士蹉過居士則失祖師直指也擬提話頭亦失祖師直指蹉過居士也若居士分中則進步無門退步無地況可以提起爲勇猛放下爲懈怠哉若據提起則有放下則無正生滅之心豈無生無滅之體耶貧道不得已葛藤如此居士諒之

復清伯黃居士　諱行英

來諭欲貧道法語於一言之下少有開發不知貧道若有一言加於居士分上即障居士非開發也居士但向不立一言時看覷忽然覷透本無一物一言遮障底即自開發矣不信則請看龐居士問馬大師云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麽人答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能如是會則不特開發直自居士蓋天蓋地去也

復嘉魚曹居士

居士爲尊翁受聞老齋戒致黃瘦欲貧道勸尊翁復開食肉此於居士分上爲孝養之心則可貧道與聞老俱是出家人一則爲戒一則勸開不識居士何致貧道如是耶古有洪州廉使問馬大師曰喫酒肉即是不喫即是答曰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然未聞廉使果喫不喫據是惟在尊翁自裁之可也且貧道與尊翁從未面晤又何知尊翁之意而輕忽便可進言耶但當因居士來命奉勉尊翁一心進道實證到彼我無殊之地自不覺有喫素喫葷之念則心和體順而自安泰矣故黃山谷曰我肉裡生肉名殊體不殊元同一種性只是別形軀苦惱從他受肥甘爲我須莫教閻老判月揣看何如據是豈貧道敢固必尊翁喫與不喫耶

復子雲姚居士 諱元白

來諭從着衣喫飯以眞實功夫認貧道痛棒者斷之似未知棒頭眞實落處故亦未知着衣喫飯眞實處也若知棒頭眞實落處則斷不作痛棒會亦不作着衣喫飯會今問居士作甚麽會試通個消息來看

復通琳康居士 諱謙

來教云如夢得醒者則登覺岸矣何更借慈航哉雖然第恐居士不能醒覺則未免業識所牽佛亦難度況貧道耶故曰他人難用力自度自家身居士當自勉之

復觀方王居士 諱鍔

按手諭謂頂門三棒頗知痛癢者似錯認也未喫棒前及今還痛也無若無則居士又作麽生會若會得則徹本分事而本分事豈有間斷處哉若有間斷則非本分矣故須徹本分循本分力行本分則自無間斷矣

復登之王居士

來諭謂儒魔羈縶勿能制御者則見居士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也既爲儒魔羈縶則凡有一事皆魔縶乃至苦海之脫彼岸之登皆魔縶矣況其他耶所謂毫釐繫念三途業因蓋於居士本分上着不得也且於居士本分中試道一句來看

復通頂來居士

來翰謂晝夜思之甚有廢食忘寢而終隔千里者正古人謂舉心則差動念則隔也今乞令郎法名名爲行底欲知居士令郎歸宿但會得通頂行底自透頂透底則父亦在其中子亦在其中一切皆在其中歸宿矣試問居士如何是其中事當明指個信來看

復金陵瑤草馬居士 諱士英

尊教自謂知見糾纏者乃預作之計正學道人所知障也若欲契本分則將從前所見所聞的盡情拋却向未聞未見無痛無血處開眼方徹本地風光始知貧道棒頭直指單提佛祖向上不從人得一着方可再來喫棒且木地既徹爲甚更要喫棒

復滇南白生木居士 諱增

來論藏跡芝山心間雪巘者貧道看盡大地唯個居士所以世尊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又古德云舉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何居士以芝山雪巘爲藏跡心間哉如云近僧道源五蘊塞胸者四大本空五蘊非有更誰爲胸誰爲塞若離胸臆而求眞心玄旨則賺道源故貧道亦不敢以別法加道源分上須道源返炤自悟始得再示滇南僻在天末欲貧道飛錫遐荒指迷發覆貧道固應從命但年逾從心之餘不能跋涉伏惟原諒

復芝來呂居士 諱生言

接教論不能絕妄想清道念此以道念妄想打作兩橛故有祛妄皈眞之說耳不知但於日用無第二人用事則無妄想道念之可得豈容祛妄皈眞存於胸次哉故龐居士曰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若不如是居士當自勉旃

復袁道婆 法名行成

來書云千里同堂貧道秪恐非實證若果實證則一心是佛回頭之岸亦剩語矣況可謂虛生人世面更見女流之相哉若眞要了生死須向一念未生時看行也看住也看坐也看臥也看看到臥不是臥坐不是坐住不是住行不是行乃至語默動靜了不可得則一念未生全體自現那復見有男女形相所以龐居士云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圞頭共說無生話是則豈特千里同堂正所謂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移於當念矣若未得到與麽田地切莫虛度光陰虛生人世一失人身萬劫難復勉之勉之

復嗣宗吳居士

詹居士來接手論云承貧道兩掌者已錯了也更欲猛利直前究明此事又一錯了也何以貧道此兩掌初不打居士前後也若果要究明此事必須摸取此兩掌落處則不作直前直後會亦不作不前不後會且道畢竟作甚麽會寄個信來相爲證明何如何如

復漳州曾居士 諱紹歷

來教謂現前亦條條地與貧道相見了者不妨說得相似第恐居士未徹在今指南歸出居士與伊札云欲得貧道法語以爲日用提撕貧道但錄龐公偈似居士自看偈曰但自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當圍繞鐵牛不怕獅子吼恰似木人見花鳥木人本體自無情花鳥逢人亦不驚心境如如只者是何應菩提道不成然則居士自於日用簡點果能如是始得不然縱是龐公與貧道坐在居士腹中也難替居士着力

復倍之吳居士　辭應芳

來諭云乞師一切掃直下一鉗鎚者貧道但請居士自打一下看是什麽道理不妨再報貧道

與報恩玉林法侄

八月間有僧持辨魔說至上書送天章方丈數字老僧即欲問此僧已去矣適病不及看今在山陰無事偶閱之你判中不無錯處大抵辨人之謬必自立於無過之地方可杜其反覆之口不可不慎今老僧忝爲你先輩不得不一點明你所謂高峰前番已悟後但打脫見地者大槩據上堂語不據疑嗣書也老僧即據上堂爲你斷之高峰上堂所提者正提枕子落地後安身立命之的旨至於奴郎不辨菽麥不分以下是廣文變格令人參悟故復舉覩眞讚打破拖死屍句子也即此可見前番之非大悟矣今你鑿定謂高峰前番既悟豈不反惹人之駁哉故老僧囑汝之不可不慎也又致嚴居士書末云身有時毀者亦犯一嘗一無嘗之故你年力壯暴宜深造厚養勿輕易著書辨駁不惟招人之議亦自損其德因附老僧故苦口若此你當深思之

復康宇田居士并金陵諸護法

棒讀來論以報恩事見召第貧道年已七十六歲衰朽不堪秖可住山待盡又安能奉
聖天子旨兼領諸大檀越之命也況禀質麤体無應世之才土音習重人多不解伏惟察情容住山修持以報
聖恩以遂初志則感德無涯矣

與朝宗忍上座

汝二番來懺悔固當曲從所請只因汝步步不肯請問六祖當年乞什麽人書得住曹溪此便是千百世下兒孫標榜故吾不敢曲從汝者亦爲千百世下標榜故也故欲汝深思密想一行一步當爲後人之標榜者是我之本誓願也且曹溪開堂一味只以聰明之資說聰明之話者蓋世人做得出者多看得出者少我當要判刻之出也

復台州司理蔣居士

承命尊使與定水至挾讀教論貧道不棄有情以數言扳之者貧道豈敢但有一言相勸門下不自棄則不以止觀二字加貧道分上可見門下自戴重於須彌不向前後以作止觀矣

復日至詹居士

貧道賤軀自去夏病起至今翻覆不安故一日枯瘦一日於新正廿四日退居天台通玄寺行步有所不能奈何動便要跌去想不久住世矣此等狀尊价已見之非貧道敢託言於居士分上也然總翫尊偈結歸云頓棒纔參生未前者覺有隔生之意亦似兩橛禾到古人道如高枝拂着落處在且此事莫道貧道瞥居士不得直饒黃檗老漢再出頭來也替居士不得況盡其傳題兩句閒言語皆虛名而已故不敢奉命承惠謝謝病筆不盡伏惟諒之

舉古

舉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雲門偃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　師云我不似雲門大驚小怪當時若見但向前以手加額云猫看他面皮向甚處着他更擬議便與驀面一唾

舉世尊因調達謗佛生身入地獄遂令阿難傳問汝在地獄安否達云我雖在地獄如三禪天樂佛又令阿難傳問你還求出否達云我待世尊來便出阿難云佛是三界大師豈有入地獄分達云佛既無入地獄分我豈有出地獄分　翠巖眞云親言出親口

師云調達如世刁惡誣謗無罪之人平白陷人反自取陷不能取勝務須打個平交然則翠巖道親言出親口是點罰語是證明語

舉維摩會上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至文殊云我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爲菩薩入不二法門文殊問維摩摩默然文殊歎云乃至無有語言文字是菩薩眞入不二法門說是入不二法門時於此衆中五千菩薩皆入不二法門得無生法忍　師云不二與默然廣慧爲諸人拈過一邊還見維摩做處麽當堂慵正坐全體本無餘

舉菴提遮女問文殊云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爲何却被生死之所流轉殊云其力未充　師云却勞大士舉洞山於扇上書佛字雲岩見却書不字洞山又改作非字雪峰見乃一時除却　師云猶有扇遮羞在我若見和扇燒却看者三個老漢面向甚處着

舉西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通肅宗命忠國師試驗三藏纔見師乃禮拜立於右師問汝得他心通耶藏云不敢師云汝道老僧即今在甚麽處云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去西川看競渡師良久再問汝道老僧即今在甚麽處云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向天

津橋上看弄猢猻至第三次問藏良久罔知去處師叱云者野狐精他心通在什麽處　趙州因僧問大耳三藏第三度不見國師未審國師在甚麽處州云在三藏鼻孔裡後僧問玄沙既在三藏鼻孔裡因甚不見沙云只爲太近白雲端云國師若在三藏鼻孔裡有甚難見殊不知在三藏眼睛裡　師云即今若有道在三藏眼睛裡因甚不見廣慧向他道非汝境界

舉文殊令善財採藥云是藥者採將來善財徧採無不是藥却來白云無不是藥者文殊云是藥者採將

來善財乃拈一莖草度與文殊殊提起示衆云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　天童華云大小文殊被善財換却眼睛　師云天童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殊不知善財脚不穩被文殊驅使打初待文殊教令採藥却好向道大士且請忌口

舉智者大師誦法華經至藥王品云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於是悟法華三昧獲旋陀羅尼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　師云大小智者大似開眼說夢

舉布袋和尚嘗將布袋并破蓆一領於通衢往來布袋內盛鉢盂木屐魚飯菜肉瓦石上木諸般或於稠人處打開布袋內物撒下云看看　師云少賣弄又一一將起問人云者個喚作甚麽　切莫換人眼睛　或在通衢立有僧問和尚在此作麽　問得也好　袋云等個人來　答得也奇　僧云來也　隨他去也　袋於懷中取一橘子度與僧擬按　將謂將謂　袋縮手云汝不是者個人　元來元來

舉忠國師因僧問如今和尚亦言卽心是佛諸方尊宿亦言卽心是佛那得有異和尚豈合自是非他忠云夫法有名異體同或名同體異因茲濫矣只如菩提涅槃眞如佛性是名異體同眞心妄心佛智世智是名同體異緣諸方錯將妄心便謂眞心如人認賊爲子又將世智稱爲佛智猶如魚目而亂明珠不可當同事須甄別僧問如何離得此過忠云但向汝身心仔細返觀五陰十八界十二處一一推窮有甚麽物僧云今向身心中仔細推窮無一法可得忠云你壞身心相耶僧云身心性離寧有壞乎忠云身心相外更有物否僧云身心尚無外寧有物忠云你壞世間相耶僧云世間相卽無相何用壞忠云若然者卽免過矣　師云國師與者僧論得好正所謂譬諸琴瑟篌笛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

舉昔有僧去覆船路逢一賣鹽翁僧問覆船路向甚處去翁良久僧又問翁云你患聾耶僧云你向我道甚麽翁云向你道覆船路僧云翁莫會禪麽翁云莫道會禪佛法也會盡僧云試說看翁挑起鹽僧云難翁云你喚作甚麽僧云鹽翁云有甚麽交涉僧云你作麽生翁云不可更向你道是鹽　師云既不可更向道是鹽且向道是甚麽來還有爲翁作主試出來與廣慧相見

舉昔有僧去參米胡路逢一婆住庵僧云婆有眷屬麽婆云有僧云在甚麽處婆云山河大地若草若木皆我眷屬僧云婆莫作師姑來麽婆云汝見我是甚麽僧云是俗人婆云汝不可是僧僧云婆莫混濫佛法好婆云我不混濫佛法僧云與麽豈不是混濫佛法婆云汝是男子我是女人豈是混濫　師云若非者僧守見得好婆

舉南泉云王老師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牧不免食他國王水草向溪西牧亦不免食他國王水草如今不免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　師云南泉希圖本分不知翻成分外

舉大梅示徒云來莫可抑往莫可追從容聞鼯鼠聲乃云卽此物非他物汝善護持吾當逝矣　賓峰文云既非他物是甚麽物　地藏恩云甚麽語話　師云將謂無人證明

舉大隨因僧辭隨問甚處去僧云峨嵋禮普賢去隨竪拂子云文殊普賢總在者裡僧畫一圓相拋向背後隨云侍者將一帖茶與者僧　師云者僧可謂出群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師了兒雖然如是將成九仞之山猶欠一簣之土何故待他喚侍者將一帖茶與者僧何不向他道也不消得

舉百靈和尚一日路見龐公乃問昔日南嶽得力句曾舉向人麽公云曾舉來百云舉向甚麽人公以手自指云龐公百云直是妙德空生也讚之不及公却問百得力句是誰得知百便戴笠子而去公云善爲道路百去更不回首　徑山杲云者個話端若不是龐公幾乎錯舉似人雖然如是百靈愉他龐公一着何故當時若無破笠遮却髑髏有甚而目見他龐公

師云百靈若無徑山直饒戴破笠子也無出頭分

舉臨濟問寺主甚麽處去來主云州中糴黃米來濟以拄杖畫一畫云還糴得者個麽主便喝濟便打次典座至濟乃舉似典座座云寺主不會和尚意濟云

你又作麽生座禮拜濟亦打　師云臨濟大師瞎他一點不得且甚麽處是瞎不得處乃拈拄杖云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眞金火裡看遂擲拄杖云看

舉臨濟半夏上黃檗問訊見檗看經云我將謂是個人元來是個淹黑豆老和尚住數日乃辭去檗云汝破夏來不終夏了去濟云某甲暫來禮拜和尚檗遂打趂令去濟行數里疑此事却回終夏　師云直令天下人疑殺

舉六祖謂門人云吾歸新州汝等速治舟楫門人云師從此去早晚却回祖云葉落歸根來時無日　五祖演云祖師恁麽道猶欠悟在　師云五祖恁麽道還端的也無

舉三聖道我逢人卽出出卽不爲人興化道我逢人卽不出出卽便爲人　師云古今拈槌未有出他圈續金粟路見不平每人與二十棒更與二十棒待打個人

舉藥山尋嘗不許人看經一日自將經看僧問和尚不許人看經爲甚却自看經藥云我只要遮眼僧云某甲學和尚看得麽藥云你若看牛皮也須穿　師云藥山豈只遮眼直得通身裹却者僧若看豈止牛

皮須穿直得撞破軋坤始得不被瞞却

德山云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山便打僧云某甲話也未問爲甚打某甲山云你是甚處人僧云新羅人山云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

師云古今拈提者極多錯會者不少殊不知德山出一計要尋知己者僧若是敵手待他打時但接棒輕輕推一推不唯絕斷他後來葛藤當者老漢必也全身遠害

密雲禪師語録卷第八終

拈古

舉世尊一日陞座大衆集定文殊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　拈云文殊大似認影迷頭世尊也是脚跟不着地

舉阿難尊者問迦葉云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別傳個甚麽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云倒却門前刹竿着　拈云阿難自討得個忙

舉三祖商那和修問毱多尊者汝年幾耶云我年十七祖云汝身十七耶性十七耶者云師髮已白爲髮白耶心白耶祖云我但髮白非心白爾者云我身十七非性十七　拈云大小祖師話作兩橛

舉龍樹大士見迦那提婆來先令侍者將一碗水置面前迦那提婆見乃取一針投之樹縣是大喜　拈云迦那提婆刺腦入膠盆卽今莫有救得者麽若也救得還我頭來

舉般若多羅尊者路行次或有人問汝行何急乃云汝行何慢又問汝姓甚麽乃云與汝同姓或凡或聖人莫能測　拈云大小祖師被路人換却眼睛

舉神會到思和尚處思問甚處來云曹溪思云曹溪意旨如何會振身立思云猶帶瓦礫在云和尚此間莫有眞金與人麽思云設有與汝向甚處着　拈云諸禪德神會恁麽也不無見處因甚思和尚道猶帶瓦礫在當時合下甚麽語免爲點罰何不待伊道曹溪意旨如何但向道合取狗口伊若擬議鴛面一唾便行豈不俊哉乃振身而立可謂隨邪逐惡更云和尚此間莫有眞金與人盍見不唧唧然則卽今莫有振身而立者麽廣慧要與伊三十棒且道是賞伊罰伊

舉潙山石上坐仰山侍立次忽鴉銜一柿落在面前仰取柿拭過呈似潙潙云子甚處得來仰云此是和尚道德所感潙云汝也不得無分卽分半與仰　玄沙云大小潙山被仰山一坐至今起不得　拈云玄沙秪知潙山被仰山一坐至今起不得竟不知仰山被潙山半個柿子塞却咽喉至今轉氣不得

舉南泉云道個如如早是變也今時師僧須向異類中行　拈云且道南泉恁麽道意在於何　歸宗云雖行畜生行不得畜生報　師云者漢又恁麽去也

舉大川和尚有江陵僧參川云幾時發江陵僧提起坐具川云謝子遠來下去僧便出川云若不恁麽爭知眼目端的僧拊掌云苦殺人幾錯州諸方老宿川肯之僧舉似丹霞霞云於大用法道卽得於我者裡卽不然僧云未審此間作麽生霞云猶較大用三步僧禮拜霞云錯判諸方底甚多洞山聞云不是丹霞難分玉石　拈云洞山老漢失却一隻眼須知者僧禮拜不是好心只是後來少一轉語前話不圓所以遭人簡點當時待丹霞云錯判諸方底甚多但拊掌笑云者老漢大似不打自招如此則任是老丹霞也未免疑着

舉二祖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德山繪和尚云至道最難須是揀擇若無憎愛爭見明白　拈云者兩個老古錐同行不同步同得不同失指望盡力扶持至道殊不知一個被無難等蓋却一個被最難等蓋却至今無有出頭處更說甚麽明白山僧恁麽批判衆中莫有傍不甘者道他明白且道甚麽處是明白處試出來對衆指出看

舉趙州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裡諸人作麽生護惜時有僧問既不在明白裡州云問事卽得禮拜了退　拈云大小趙州大似推惡離巳何不與本分草料

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　拈云我不似趙州委曲如有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劈脊便棒不惟直截抑且免致伊向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躲根

舉雲門問直歲今日作甚來云刈茅來門云刈得幾個　師云者漢又恁麽去也

舉雲門問直歲今日作甚來云刈茅來門云刈得幾個祖師云三百個門云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作麽生歲無語門拈拄杖打　徑山杲云直歲無語有三百個祖師證明雲門令雖行要且棒頭無眼　拈云惜乎徑山不與山僧同時若同卽代雲門與伊一頓何以要知雲門棒頭有眼

舉世尊因普眼菩薩欲見普賢不能得見乃至三度卽不然僧云未審此間作麽生霞云猶較大用三步僧禮拜霞云錯判諸方底甚多洞山聞云不是丹霞難分玉石　拈云洞山老漢失却一隻眼須知者僧禮拜不是好心只是後來少一轉語前話不圓所以遭人簡點當時待丹霞云錯判諸方底甚多但拊掌笑云者老漢大似不打自招如此則任是老丹霞也未免疑着

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　拈云我不似趙州委曲如有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劈脊便棒不惟直截抑且免致伊向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躲根

舉雲門問直歲今日作甚來云刈茅來門云刈得幾個祖師云三百個門云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作麽生歲無語門拈拄杖打　徑山杲云直歲無語有三百個祖師證明雲門令雖行要且棒頭無眼　拈云惜乎徑山不與山僧同時若同卽代雲門與伊一頓何以要知雲門棒頭有眼

舉世尊因普眼菩薩欲見普賢不能得見乃至三度卽不然僧云未審此間作麽生霞云猶較大用三步僧禮拜霞云錯判諸方底甚多洞山聞云不是丹霞難分玉石　拈云洞山老漢失却一隻眼須知者僧禮拜不是好心只是後來少一轉語前話不圓所以遭人簡點當時待丹霞云錯判諸方底甚多但拊掌笑云者老漢大似不打自招如此則任是老丹霞也未免傍觀者哂乃召衆云誰是傍觀者

舉世尊因普眼菩薩欲見普賢至一塚間見五髑髏乃敲一髑髏問普賢此生何處云生人道又敲一云此生何處云生天道又別敲一髑髏云此生何處普賢問知生處　拈云世尊大似有先鋒無殿後待普賢問知處便好也與一敲何故不見道先以定動後以智拔

舉勝思惟梵天問不退轉天子云天子我嘗於此佛國土不曾見汝天子云梵天我亦不曾於此國土不曾見我　拈云者二漢各自分疆立界各各不相見各各自稱尊殊不知傍觀者醜乃召大衆云金粟恁

麽告報諸人還覺慚愧麽
泉石臼叅馬祖祖云甚處來云烏臼來祖云烏臼近
日有何言句臼云幾人於此茫然祖云茫然且置悄
然一句作麽生臼乃上前三步祖云我有七棒寄打
烏臼你還甘否臼云和尚先喫某甲後甘　拈云我
作馬祖便與一棒看者漢作麽合殺
舉龐居士問馬祖不昧本來人請師高着眼祖直下
覷士云一種沒絃琴唯師彈得妙祖直上覷士乃作
禮祖歸方丈士隨後入云弄巧成拙　拈云我作馬
祖待他道不昧本來人請師高着眼臂脊便打他更

道一種沒絃琴唯師彈得妙乃連棒打出何故免伊
向弄巧成拙處坐地
舉茱萸示衆云你等諸人莫向虛空裡釘橛時有僧
出云虛空是橛萸便打僧云莫錯打某甲萸便歸方
丈　拈云茱萸當時打者僧果錯不錯若錯爲甚歸
方丈若不錯爲甚歸方丈大衆試斷看復云疑殺人
舉溈山云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右脇
書五字云溈山僧某甲此時若喚作溈山僧又是水
牯牛若喚作水牯牛又是溈山僧且道喚作甚麽即
得　拈云溈山大似不打自招復云還知金粟落處
麽
舉黃檗示衆云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其麽何有
今日還知大唐國裡無禪師麽時有僧云只如諸方
匡徒領衆又作麽生檗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　拈
云黃檗大似龍頭蛇尾當時待者僧云只如諸方匡
徒領衆又作麽生和聲便打更若擬議劈脊打出却
恁老婆可謂酒糟太多
舉溈山問仰山甚處來仰云田中來溈云田中多少
人仰插鍬叉手而立溈云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茆仰
搊鍬而去　拈云我若作仰山待溈山問田中多少

人便乃出不惟截斷溈山後來老婆教伊討鼻頭不
着亦乃作天下人榜樣
舉仰山夢往彌勒內院居第二座有一尊者白槌云
今當第二座說法仰起白槌云摩訶衍法離四句絕
百非諦聽諦聽　拈云古今尊宿都向仰山白槌處
拈提殊不知仰山當時刺腦入膠盆被尊者白槌云
今當第二座說法腦門粉碎了也若佛袖便行直令
一院聖衆疑着猶更白槌逐塊不少且當時聖衆散
去是聽仰山散去不聽仰山散去抑仰山入內院居
第二位是夢耶不是夢耶若是夢溈山因甚道子已
登聖位今日有爲古人作主者試出來與金粟相見
舉靈雲見桃花悟道有頌云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
葉落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而今更不疑舉
似溈山山云從緣得入永不退失汝善護持次舉似
玄沙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　徑山呆
舉古今拈提了云一家有事百家忙　拈云說甚一
家有事百家忙
舉南源明禪師因洞山叅方上法堂明云已相見了
也山便下去明日却上問云昨日已蒙和尚慈悲不
知甚麽處是與某甲相見處明云心心無間斷流人
於性海山云幾合放過　拈云天童若作南源待洞
山云不知甚處是與某甲相見處便劈脊棒免致洞
山道幾合放過
徵古
舉洛浦久爲臨濟侍者濟嘗稱臨濟門下一隻箭誰
敢當鋒浦一日陞濟濟問甚處去浦云南方濟以拄
杖畫一畫云過得者個便去浦喝濟便打浦禮拜濟
明日陞堂云臨濟門下有一赤稍鯉魚搖頭擺尾向
南方去不知向誰家鑊湯裡淹殺　徵云者便是第
一個舉唱底榜樣且如臨濟以拄杖畫云過得者個

便去合作麽免得他打及免向人家鑊湯裡淹殺
舉僧問灌溪久嚮灌溪到來只見漚麻池溪云汝只
見漚麻池要且不識灌溪僧云如何是灌溪溪云劈
箭急玄沙云更學三十年未會禪　徵云且甚處是
灌溪未會禪處具擇法眼者試斷看
舉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
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雲門偃云我當時若見
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　徵云諸仁者
世尊還有過也無若有甚麽處是世尊過處若無雲
門恁麽道意旨如何試簡點看
舉世尊因文殊至諸佛集處值諸佛各還本處唯有
一女子近佛坐入於三昧文殊白佛云何此女得近
佛坐而我不得佛告文殊汝但覺此女令從三昧起
汝自問之文殊遶女三匝鳴指一下乃托至梵天盡
其神力而不能出世尊云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
定不得下方過四十二恒河沙國土有罔明菩薩能
出此女定須史罔明從地涌出作禮世尊勅罔明出
罔明却過女前鳴指一下女子於是從定而出　徵
云出得出不得且置作麽生是底定
舉德山問龍潭久嚮龍潭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

潭云子親到龍潭山乃作禮　徵云既曰潭又不見
龍又不現因甚道子親到龍潭且甚麽處是親到處
試斷看
舉世尊因文殊在門外立乃云文殊何不入門來殊
云我不見一法在門外何以教我入門　徵云門外
入門則且置喚甚麽作門
舉世尊因外道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據坐外
道讚歎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　徵
云世尊據坐外道未嘗據坐且甚麽處是外道入處
舉龐居士到耒蓉山太毓禪師處毓行食與居士七

擬接鏃縮手云生心受施淨名阜呵去此一機居士還甘否士云當時善現豈不作家鏃云非關他事士云食到口邊被他奪却鏃乃下食士云不消一句 徵云秖如居士道不消一句且是食到口邊耶是被他奪却耶具眼者試定看

舉世尊因黑瓜梵志運神力以左右手擎華兩株來供養佛佛召云仙人放下着志又放下右手一左手一株華佛又召仙人放下着志云世尊我今空身而住株華佛又云仙人放下着志云世尊我今空身而住更教放下個甚麼佛云吾非教汝放捨其華汝當放

捨外六塵內六根中六識一時捨却無可捨處是汝免生死處梵志於言下悟無生忍 徵云既捨六根六塵六識可謂俱捨甚麼處是無可捨處是先生死處又喚甚麼作無生忍而言悟乎

舉六祖因風颭刹旛動有二僧對論一云風動一云旛動任復未曾契理祖云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仁者心動二僧竦然 徵師高呼大衆衆皆舉首遂舉拂子搖曳云且道風動耶拂動耶心動耶

舉六祖謂門人云吾歸新州汝等速治舟楫門人云師從此去早晚却回祖云葉落歸根來時無口 徵云且道祖師爲門人答話耶說道理耶

舉阿難白佛言今日出城見一奇特事佛云見何奇特事難云入城見一攢樂人作舞出城總見無嘗佛云我昨日入亦見一奇特事難云未審見何奇特事佛云我入城時見一攢樂人作舞出城時亦見樂人作舞 徵云阿難與世尊所見還有優劣也無若無世尊與阿難所見不同若有利害在甚麼處

舉二祖云覓心了不可得三祖云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外中間如其心然 徵云一人覓心不可得紹祖位一人一切如心紹祖位是同是別若別則不應相紹祖位若同爲甚一人有心一人無心諸人試觀點看喚甚麼是心喚甚麼是無心

舉鹽官會下有王事僧忽見鬼使來造僧告云某甲身充王事未假修行乞容七日得否使云待爲白王若許七日後來不然須臾便至言訖不見至七日後復來覓覓其僧了不可得 徵云前頭見使因甚見後頭鬼使爲甚不見

舉南泉與杉山向火次乃云不用指東畫西本分事直下道將來杉以火箸挿向爐內泉云直饒如是猶較王老師一線道又如前問趙州州遂畫一圓相中心點一點泉云直饒如是猶較王老師一線道 徵云甚麼處是猶較王老師一線道處復云且王老師在甚麼處作活計

舉杉山因普請擇蕨次南泉提起一莖云者個大好供養山云非但者個自味珍饈他亦不顧泉云雖然如是個個須嘗過始得 徵云秖如南泉道個個須嘗過始得是肯杉山不肯杉山若肯杉山又道非但者個百味珍饈他亦不顧若不肯爲甚道個個須嘗過始得

舉睦州喚僧云大德僧回首州云擔板漢 徵云且道睦州賞伊罰伊若道罰伊者僧喚既回首甚麼處是擔板處若道賞伊睦州因甚道擔板漢諸人也須簡點始得莫學矮子看戲好

舉水潦問馬祖如何是西來的的意祖乃當胸踏倒潦大悟起來拊掌呵呵大笑云也大奇也大奇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只向一毫頭上一時識得根源去乃作禮而退任後示衆云自從一喫馬師踏直至如今笑不休 蔣山泉云忽然瞥地更是好笑 徵云只如蔣山道忽然瞥地更是好笑且道在那個分上若有人道得許伊瞥地好笑

別古

舉世尊與阿難行次見一古佛塔世尊便作禮難云此是甚麼人塔世尊云過去諸佛塔難云過去諸佛是甚麼人弟子佛云是吾弟子難云應當如是 別云廣慧若作阿難待世尊道是吾弟子但問佛是甚麼人弟子待世尊擬開口時便乃作禮却謂應當如是隨風倒柁豈是丈夫

舉昔有外道問一入定僧論王衆生種非佛非羅漢不受後有身是甚麼義僧便入定問彌勒彌勒爲答了却出定語外道云譬如陶師埏埴成器 別云廣慧則不然見他道輪王衆生種非佛非羅漢不受後有身是甚麼義只向他道親言出親口

舉肅宗帝問忠國師百年後所須何物忠云與老僧造個無縫塔云請師塔樣忠良久云會麼云不會忠云吾有付法弟子耽源却請此事請詔問之帝後詔源問源乃頌云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琉璃殿上無知識 別帝於國師良久處云會麼但向道恁麼則不必更造也不惟不虛供養國師要且截斷國師詔耽源云云 保寧勇云非父不生其子師云殊不知養子不及父家門一世衰 別耽源呈頌處但展兩手云請陛下鑒恁麼稍不辱其父耳

舉忠國師問南泉甚處來云江西忠云還將得馬師貢來不云秖者是忠云背後底聾泉休去 別云待伊道還將得馬師眞來不轉身便行不惟教許大國師討鼻頭不着抑使國師免向面前背後作活計

舉忠國師問紫璘供奉大德所蘊何業云青龍疏忠云是金剛經麼云是忠云經文最初兩字喚作甚麼云如是忠云是甚麼奉無語又問城南草作何色云作黃色忠乃問童子城南草作何色云作黃色忠云

秖者童子亦可簾前賜紫對御談玄　別待他道經文最初兩字喚作甚麽并問城南草作何色但向道大小國師蘇語作麽他若更言便震威一喝而行

舉雪竇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僧得一以無風浪與爾若辨得禍不入慎家之門　別云者龍頭蛇尾漢錯下註脚乃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僧得一以無風浪與以拄杖一時趂散

舉睦州因西峰長老至茶次問長老今夏在甚處安居云蘭溪州云有多少衆云七十來人州云時中將何示徒峰拈起柑子州云着甚麽死急　別拈柑處云老老大大猶問在復代着甚麽死急處云眞善知識瞞一點不得

舉臨濟侍德山次山云今日困濟云者老漢蘇語作麽出便打濟掀倒禪床　別濟掀倒禪床處若作臨濟拽禪床驀面擲可謂得人一牛還人一馬但掀倒禪床大似不柰船何打破戽斗

舉洞山因秦首座吹菓子次乃問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似漆嘗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你道過在甚麽處座云過在動用中山令掇退菓桌　別首座拈起菓子云寘王歷然洞山若再擬議掀倒菓桌便

行

舉僧問灌溪久嚮灌溪到來只見漚麻池溪云汝只見漚麻池要且不識灌溪云如何是灌溪云劈箭急　別云灌溪雖搜轉人鼻孔爭柰惹人情見何不待伊問如何是灌溪劈脊便打

舉僧問石霜咫尺之間爲甚不覩師顏霜云我道徧界不曾藏僧後問雪峰徧界不曾藏意旨如何峰云甚麽處不是石霜僧回舉似霜霜云者老漢着甚麽死急　師云雪峰石霜大似勞而無功乃別云忽有人問咫尺之間爲甚不覩師顏驀面便唾若問徧界不曾藏意旨如何劈脊便棒復云好不識羞

舉僧問龍牙十二時中如何用力牙云如無手人行拳　石門聰云道即太煞道只道得一半乃云如無舌人解唱歌始得　別云石門也只道得一半直須通身如舌手始得

舉僧問乾峰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麽處峰以拄杖畫一畫云在者裡僧復請益雲門門拈起扇子云扇子跨跳上三十三天築着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會麽　別云古今皆謂二老作家善能通變殊不知弄巧成拙忽有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麽處只向道看脚下

代古

舉維摩因須菩提持鉢到乃取鉢滿盛香飯謂須菩提曰若能於法等者於食亦等乃至入諸邪見不到彼岸住於八難不得無難同於煩惱離淸淨法汝得無諍三昧一切衆生亦得是定其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爲與衆魔同一手作諸勞侶汝與衆魔及諸塵勞等無有異於一切衆生而有怨心謗於佛毀於法不入衆數終不滅度汝若如是乃可取食須菩提聞此茫然不知以何答置鉢欲去　代云廣懇若作須菩提但擎鉢舞躍而出

舉大義禪師問諸碩德云行住坐臥畢竟以何爲道有對云知者是義云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何謂知者是有對云無分別是義云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安得無分別是有對云四禪八定是義云佛身無爲不墮諸數安得四禪八定是耶時衆衆杜口　代云和尚面皮厚多少

舉僧問歸宗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宗敲鼎蓋三下云還聞麽云聞宗云我何不聞僧無語宗以棒趂下

代僧無語處撫掌云某甲聞和尚不聞代以棒趂下

舉僧謂趙州云某甲從長安來橫一條拄杖不曾撥着一人州云自是大德拄杖短僧無語　代云某甲罪過不意輕觸和尚

舉僧參趙州州問甚處來云南方州云佛法盡在南方汝來作麽云佛法豈有南北州云饒汝從雪峰雲居來也只是個擔板漢僧無語　代云若不是某甲被和尚遮却

舉仰山攜一杖子僧問甚處得仰山拈向背後僧無語　代以手鼓掌笑云今日識得和尚

舉末山尼了然因僧到參然云太繿縷生云雖然如是且是師子兒然云既是師子爲甚被文殊騎僧無對　代震威一喝伊再動靜掀倒禪床便行

舉洞山問德山侍者從何方來云德山來洞云來作甚麽云孝順和尚洞云世間甚麽物最孝順者無對代云唯某最孝順或云作麽孝順直道吾嘗於此切

舉乾峰問衆云輪迴六趣具甚麽眼衆無對　代云具輪迴六趣眼

舉僧參聖壽嚴嚴補衲次提起云山僧一衲衣展似衆人見雲水請兩條莫教露針線快道僧無對　代云請和尚放下即道待伊放下却自提衣而出

舉僧問招慶匡禪師如何是提宗一句慶云不得昧着招慶僧禮拜起慶云不得昧着招慶囑汝作麽生是提宗一句僧無對　代云學人自領去

舉世尊將諸聖衆在第六天說大集經勅他方此土人間天上一切獰惡鬼神悉皆集會受佛付囑擁護正法設不赴者四天門王飛熱鐵輪追之令集既集會已無有不順佛勅者各發弘誓擁護正法惟一魔

王謂世尊云曇曇我荷一切衆生成佛盡衆生界空無有衆生名字我乃發菩提心　代世尊云唯汝欲分明

舉世尊因者婆善別音響至一塚間見五髑髏乃敲一髑髏問云此生何處者云生人道世尊又敲一云此生何處者云生天道世尊又別敲一髑髏云此生何處者婆罔知生處　代者婆但云生佛處世尊若擬議時便與震威一喝阿阿大笑而行

舉達磨初至梁因武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磨云廓然無聖云對朕者誰磨云不識帝不領悟　代云不枉西來

舉忠國師因虎軍容問師在白崖山如何修行師喚童子以手摩頂云惺惺直言惺惺歷歷直言歷歷向後莫受人瞞軍容無語　代云不問那知

舉無著到五臺文殊陪喫茶次殊拈起玻璃盞問南方還有者個麼云無殊云尋常將甚麼喫茶著無對　代即以盞摔口擲云只將者個

舉鶴林素禪師因僧敲門林問是甚麼人云是僧林云非但是僧佛來也不着云佛來爲甚不着林云無汝止泊處　代當時打破門行

舉荷澤神會禪師到思和尚處思問甚麼處來會云曹溪思云曹溪意旨如何會振身立思云猶帶尾巴在會云和尚此間莫有眞金與人麼思云設有與汝向甚麼處着　代猶帶尾巴在處但作噓噓聲代設有與汝向甚處着云元來元來

舉西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通肅宗命忠國師試驗藏纔見師乃禮拜立於右師問汝得他心通耶藏云不敢師云汝道老僧即今在甚麼處藏云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去西川看競渡師良久再問汝道老僧即今在甚麼處藏云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向天津橋上看弄猢猻至第三次問藏良久問知去處師叱云者野狐精他心通在甚麼處　代三藏問知去處云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無語代國師叱藏處云重言不當吃復云却是和尚善他心通

舉昔有官人入鎮州天王院觀神像因問院主此是甚麼功德云護國天王官云只護此國徧護餘國云任秦爲秦在楚爲楚官云臘月二十九日打破鎮州城天王向甚處去主無對　代云官人切莫造灰復云今日得官人作證

舉昔有持鉢僧至長者家偶爲犬傷長者因問龍披一縷金翅不吞大師全披法服爲甚却被狗咬　代云却是者畜生具眼

舉南泉典座辦兩分食請園中眞顧園頭食時展鉢次忽有念佛鳥鳴園頭乃敲鉢一下又鳴再敲一下鳴既住頭乃問典座會麼座云不會又敲一下　代云敲即任頭任你敲會即我不會

舉昔有僧還魂云冥中見地藏遂問某平生修何行業某云念法華經藏云止止不須說爲是說爲是不說某無對　代爲是說爲是不說處云當時與一喝復於某無對處云且喜汝果得還魂

舉昔有老宿問座主疏鈔解義廣畧如何主云鈔解疏疏解經宿云經解甚麼主無對　代云和尚不得重加箋釋

舉南泉云王老師亡身去也還有人買麼時有僧出云某甲買泉云不作賣不作賤你作麼生買僧無對　代云恰好

舉鹽官一日喚侍者將犀牛扇子來者云破也官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者無對　代向前云來也

舉鹽官問一座主蘊何經云華嚴經官云華嚴經有幾種法界云畧言有四廣說則重重無盡官豎起拂子云者是第幾種中收主無對　代云却請和尚收起

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得不揀擇州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云此猶是揀擇州云出庫奴甚麼處是揀擇　代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尊者老漢更若擬議一喝便行

舉陸亘大夫因南泉遷化來弔慰院主問大夫何不哭云院主道得亘即哭主無對　代云蒼天蒼天

舉潙山問仰山甚處來仰云田中來潙云出中多少人仰揷鍬叉手而立潙云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茆仰拽鍬而去　代潙山待仰山拽鍬而去隨劈脊一棒云且道賞你罰你若能如此潙仰宗旨不致寂寥

舉仰山指雪獅子云還有過得此色者麼衆無對　代但騎却雪獅子

舉洞山因泰首座喫菓子次乃問有一物上拄天下托地黑似漆嘗在動用中收不得你道過在甚麼處座云過在動用中山乃令掇却菓桌　代但打掇菓桌者待洞山動靜便與一喝

密雲禪師語錄卷第九終

密雲禪師語録卷第十

嗣法門人通門編

頌古

世尊初生

纔出胞胎脫體彰指天指地爲人揚引他無限癡男女天上人間沒處藏

世尊勅阿難持鉢

佛佛儀容要現前瞿曇爲說老婆禪可憐慶喜懺懼去猶待人呼倒刹竿

世尊拈花

世尊脫體風流迦葉渾身賣俏當時百萬人天只見拈花微笑

女子出定

出得出不得無在無不在女子與瞿曇靈山元一隊君不見臺山路口驀直婆明州市裡憨布袋

楞嚴經世尊於大衆中舒金色臂摩阿難頂告示阿難及諸大衆有三摩提名大佛頂首楞嚴王具足萬行十方如來一門超出妙莊嚴路

大慈世尊眞大慈舉手以摩阿難頂咸作哀憐攝受看幾人能此發深惺

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

若能推者即是汝心則是認賊爲子修山王云若能推者不是汝心則是認賊爲子

如今推也是子是賊度體裁衣短長自識

若能轉物即同如來

若能轉物即如來黃面瞿曇好掌腮未舉已前先薦得翻身獨步上天台

圓覺經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設妄心亦不息滅任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眞實

明明見了非他見了了嘗知無別知山月如銀童老與閒行不覺過峰西

法華經假使滿世間皆如舍利弗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

如何是佛智其汝謾商量人貧覺智短馬瘦見毛長

咦嘻咄叅

此經開方便門示眞實相深固幽遠無人能到

你知我不知我到你不到彼此自分明咄哉黃面老

金剛經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衲僧若恁麼何曾摸着鼻

經首題火字

以字不成八字錯碧眼胡兒難註脚我土聰明人彈名天將夫子爲木鐸

維摩默然

居士何曾是默然文殊不二妄加星白雲影裡怪石露只可惺惺不可名

七賢聖女遊屍陀林

陰陽不涉間田地叫不應山何處所突然伸出個拳頭無根樹子花朶朶

舍利弗入城遇見月上女出城

僧女相逢在市廛交頭接耳語喃喃月上女太無端如他去也甚何堪

迦葉召阿難

金襴傳外別何傳慕召阿難似可堪倒却門前刹竿看阿難依舊被他謾

傳大士見梁武帝不起

大小傳大士一欵便成招雖然身不動爭奈舌頭搖

傳大士披衲頂冠敝履見梁武帝

道冠儒履佛袈裟無限平人被此遮三事問來三指破至今猶有眼生花

布袋和尚

一個破布袋袋盡大千界無奈渾身沒處藏却向人前生捏怪

達磨面壁

老胡九年冷坐爭奈無人勘破我若當時看見劈脊一拳打倒三祖懺罪

滿身瘋恙滿身愁覓罪分明叵得蹤從此通身都改變正生瘋處正風流

五祖弘忍大師

誰是前身孰後身分明有口也難伸無端累彼周家女疑殺世間多少人

道明禪師趂盧行者

妄將衣鉢便爲然不信端蹤有悟緣盡力不能提得起始疑衣鉢不虛傳不虛傳乞方便莫思惡兮莫思善正與麼時明上座那個分明本來面

忠國師三喚侍者

國師三喚出枯腸侍者連聲舉廣長負吾負汝重註脚至今天下亂摶量

南嶽懷讓禪師

恁麼來兮甚麼物不似一物還似屈堂堂直下用無私後代兒孫施棒喝

青原行思禪師

聖諦不爲階不落還似情存捨兩頭臥龍若解翻身轉始可全提向上籌

青原因僧問佛法大意云廬陵米作麼價

青原老喫廬陵飯米價猶來似不知端的見他何大

意莫教毫釐兩行眉
馬祖三十年不曾少鹽醬
馬師說法足鹽醬盡十方人皆供養若是衲僧沾着
唇一條窮命遍身喪
百丈捲席
馬祖陞堂百丈捲席分明一貫兩個五百
馬祖卽心卽佛非心非佛
卽心卽佛非心非佛大小馬師舌頭無骨
馬祖不安
目面月面晝夜嘗現孰信盲人却自能見

百丈野狐
不昧不落舌拄上膛一任諸人胡穿亂鑿
不落不昧聲出皮袋百丈野狐兩個一對
百丈再參馬祖
馬師喝下意非嘗百丈聲時據有方堪笑而今劫數
者誰知黃檗舌頭長
女子哭上法堂
爺娘俱喪孰爲親大哭嗥咷苦獨身選日一時都葬
却至今疑殺世間人
南泉牧牛

不如隨分消些些一種風流出富家兩角橫分開正
眼騰騰任運自生涯
南泉庄上喫油糍
倫喫油糍阿誰見你不說不知不識廉恥
南泉平嘗心是道
平嘗心是道南泉是王老日用事無餘全身入荒草
歸宗斬蛇
廬嶽宗師特異嘗險行惡道作慈航賺他無限癡男
女開眼堂堂入鑊湯
盤山云光境俱忘復是何物洞山云光境未忘復

是何物
忘不忘時境復何思量貧恨一身多可憐昔日王羲
之却寫黃庭換白鵝
東寺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劒去久矣雨方刻舟
衝開碧落松千尺截斷紅塵水一溪飽食高眠人不
識日從東畔又沉西
魯祖面壁
池陽老子本堂堂纔見僧來轉放光獨耀無私人不
薦翻爲面壁錯商量
龐居士參馬祖

一口吸盡西江水多少行人作道理野老年來氣力
頹只願早眠并晏起
龐居士無生話偈
男不婚女不嫁團圞共說無生話無生話沒縫罅三
十山藤猶好打
龐婆入鹿門寺作齋
維那對衆要宣揚却自婆婆做一場梳挿髻邊便歸
去闍黎不薦太茫茫
藥山石上坐次
不爲不聞坐笑倒破竈墮有人來問我正好驀面唾

藥山陞座衆纔集便下座歸方丈師着語云看破
了也院主問其故山云經有經師論有論師爭怪
得老僧師着語云看破了也
一看破二看破人人鼻孔下頭大珍重諸人摸取好
若摸錯時休怪我
藥山看經
梵語唐言總一般言端端更語端端要知遮得何人
眼試把牛皮仔細看
李翺見藥山
雲在青天水在瓶藥山無地可容身眞金自是眞金

價終不和沙賣與人
丹霞燒木佛向火
木佛燒來身體暖眉鬚墮落面皮光明明果報無藏
處堪笑時人亂度量
溈山踢倒淨瓶
百丈舉起少火溈山直下看破翻身踢倒淨瓶壓倒
華林背座
溈山見劉鐵磨來云老牸牛汝來也磨云來日臺
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麽溈放身作臥勢磨便出去
一似戲語一似相罵得人一牛還人一馬作臥便行

可知禮也
溈山問仰山終日與子商量成得甚麽邊事仰空
中畫一畫溈云若不是吾終被汝惑
忙忙空裡畫一畫寂子已被溈山惑一畫溈山不受
睞千古萬古堪爲則
黃檗在鹽官殿上禮佛
一棒一條痕一掌一握血要知不着佛法僧所得試
看血痕何處出
裴相國拓佛安名
佛之一字繇來覺馬字驢名總一般了知性字原無

我喚着東西便喜歡
子湖看狗
子湖一隻狗取人足心首未見忽聞名渾身覺一口
白馬曇炤禪師
一生吽快活臨終却吽苦拈起枕子時大蟲元是虎
珍重諸人切忌莽鹵擬議商量東秦西魯
陸亘大夫問南泉天地同根話
天地同根物一體黃鶯啼在深花裡可憐大夢未醒
人空聽好音迷自已
夾山參船子

離鈎三寸如何道一棒打入洪波跳忽覺來時自點頭 請續此句

趙州問南泉知有底人向甚麽處去泉云山前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州云謝師指示泉云昨夜三更月到牕

擎頭戴角果軒昂趙老當頭奪父强知有底人何處去月明依舊炤寒牕

趙州四佛

泥佛不度水堪笑趙州賣口嘴金佛不度爐丈夫誰肯受糊塗木佛不度火覷面何曾識負我真佛內裡

坐無限平人多蹉過

庭前柏樹子

趙州柏樹子撐天兼拄地頂門眼豁開我却不是你

趙州密密意

冷地分明事極精等閒觸着便生情閑時事着忙時用會處應敎用處親

趙州喫茶去

逢人豈是閒開口堪笑都從語脉走留坐喫茶珍重去到底未聞獅子吼

趙州洗鉢話

喫粥了也洗鉢去大似茫茫無本據有本據其僧自是無藏處

趙州狗子無佛性

狗無佛性全提正令擬議思量錯過窮命

臨濟三頓棒

連打三番不展眸更饒一撥始昂頭築拳鼓掌威獰甚虎尾虎頭通併收

臨濟枉遭三頓棒累及兒孫恨不消一報到頭還一報至今代代不相饒

最喜當仁不讓人築拳鼓掌絕疎親可憐千百年前事直至如今有幾人

臨濟凡見僧入門便棒便喝

祖令全提繼後踪示徒端不在從容棒頭擎起隈岩虎霹靂轟騰臥海龍

臨濟兩堂首座同時下喝

一條拄杖兩人扶試問諸人會也無滿目堂堂通是漢幾個男兒是丈夫

大隨隨他去

壞亦壞兮隨亦隨幾人於此轉猜疑山僧爲汝分明說壞壞隨隨個是誰

陳操尚書登樓勘僧

羅籠不住喚無回猶是憨憨强主哉投着返身藜頭擲衲僧行脚眼方開

德山參龍潭

潭不見龍不現親到龍潭遭一箭紙燈吹滅眼方開

洞山解制

不出門草出門草大丈夫兒通踏倒隨流任運本來身徧界莫非無價寶

洞山因僧問如何是衲僧孔竅云十八女兒不繫裙

裙

倒腹傾腸說與君不須疑慮更紜紛衲僧孔竅無遺蔽十八女兒不繫裙

令遵井索話

笊籬木杓錢貫井索伶利衲僧都來拋却丈夫自有衝天志萬里天邊飛一鶚

投子大同禪師因僧問月未圓時如何子云吞却三個五個云圓後如何子云吐却七個八個

要吞便吞要吐便吐投子投子圓前圓後

投子因僧問和尚住此山有何境界云丫角女子白頭絲

人來相問山何境徹底從頭舉似伊急着眼莫遲疑丫角女子白頭絲咦

投子指菴前石

投子布山漫天網雪峰走入伊圍套當時一徑轉身行却使投子也疑我

仰山指靈獅子

提聚成形人競觀仰山指示有來端要知逾過此色者普請諸人試自看

仰山因僧思鄧問禪宗頓悟入門的意如何話

凡聖初無有二倫返思思底許誰親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有一人

米胡和尚令僧問仰山今時人還假悟也無仰云悟即不無爭奈落第二頭胡深肯之

迷悟都來第二頭個中唯悟可爲儔若還一息不繇悟獨境依前隨事流

三角菴王因賊魁索寶震威喝之遂遇難

僧家所蓄非嘗珍特貴人間解濟人縱遇克人無異志眞眞寶眞果眞

興化上堂一喝不作一喝用話

虎驟龍驤作者機電光石火較猶危當陽喝下全身現後代兒孫取次吹

三聖逢人即出

興化與三聖一出一不出君不見寒山拾得無處藏只爲豐干太饒舌

無着五臺遇文殊

無着當年去五臺偶遇文殊接話陪前後三三多少數筭來忽覺笑顏開

婆子拋兒

的子親兒撒手拋目前何物更籠牢堂堂大道乾坤

廓要在英雄意氣豪
一個親兒也不消光前絕後赤條條憧憧四海叅尋
者認子爲娘當得麽
疎山大黃
有問冬來意京中出大黃若人吞下肚腸淨一條腸
南院赤肉團
壁立千仞赤肉團作家相見面相看分明太煞分明
甚不是其人吐氣難
玄沙三種病人
三種病人作麽接諸方施設盡皆息若到吾門別有
長一棒打來都教徹
玄沙問文楠頭下山幾時歸云三五日沙云歸時
有無底桶子將一擔歸文無對
從來一個無底桶無始劫擔到今時玄沙覿面爲提
起無柰桶頭猶不知
首山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云楚王城畔汝水
東流
楚王城畔水東流逐色隨聲那得休若是英靈山類
者腰纏騎鶴上楊州
巖頭叅德山問是凡是聖

是凡是聖兩羅籠喝越乾坤海嶽空禮拜處還更一
個洞老巖頭絕謂蹤
鹽官因僧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官云與我過淨
瓶來僧移淨瓶至官云却安舊處着僧送至本處
復來問官云古佛過去久矣
日用無非是本身隨聲逐色不相親覿面指呼猶不
薦今古何曾有二人
雪峰因入山採得一枝木其形似蛇於背上題云
本自天然不假雕琢寄長慶安安云本色住山人
且無刀斧痕
本無名與狀雕琢便成文直下猛提取用去自超群
百丈惟政禪師有老宿見日影透牕問牕就日日
就牕政云長老房中有客歸去好
牕就日日就牕不認物便認光覿面喚醒無別事頓
然獨脫奸歸房
雲門日日是好日
日日是好日何處辨端的曉得老韶陽是甚乾屎橛
雲門看山
日裡看山夜間打眠西來祖意十萬八千
雲門透法身句

北斗裡藏身不必論疎親舉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雲門餬餅
相罵饒你接嘴相唾饒你濺水若是雲門餬餅切忌
咬他滋味
雲門須彌山
不生一念還有過焦面大蟲當路坐問着韶陽老古
錐須彌山子來遮我
雲門露
殺佛殺祖雲門露機輪絕處難回互文殊握劍逼如
來盡法無民誰解顧
雲居何必話
何必不必兩人評出覿面當機攔腮劈脊
曹山井覿驢
井覿驢驢覿井珍重行人休認影麗公叅見馬大師
一口吸却西江盡
曹山因僧問子歸就父爲甚麽父全不顧山云理
合如是云父子之恩何在山云始成父子之恩云
如何是父子之恩山云刀斧斫不開
子歸就父父全不顧彼此兩忘浩然獨步
溈山有句無句
有句無句如藤倚樹雙手劈開全身獨露樹倒藤枯
句歸何處大笑呵呵正好面唾
香林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云坐久成勞
西來祖意坐久成勞神光不會立雪齊腰
洞山麻三斤
如何是佛麻三斤洞山渾是一團筋說與世間人不
信無言童子笑忻忻
法眼因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云是曹源一滴
水韶國師聞已豁然
滴水還將滴水酬分明非馬亦非牛可憐逐浪隨流

者不見天台暗點頭
風穴因僧問如何是佛云杖林山下竹筋鞭
杖林山下竹筋鞭拈起元來手指尖放下莫嫌無覓
處遍身枝節自天然
五祖戒因僧問如何是佛云踏着秤鎚硬似鐵
踏着秤鎚硬似鐵啞子得夢向誰說淨名杜口於毘
耶釋迦掩室於摩竭
智門蓮花
未出已出當面不識直指曲談蓮花荷葉
汾陽因僧問如何是西來意云青絹扇子足風涼

青絹扇子足風涼汾州用處不尋嘗龍袖拂開全體現萬象明明絕覆藏

慈明因僧問如何是佛云水出高源

水出高源迥異流五湖四海不同儔滔滔流向人間去罕遇親曾到地頭

瑯琊答長水話

長水如是問瑯琊如是答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

大愚芝因僧問如何是佛云鋸解秤錘

鋸解秤錘直截單提若人不會剔嘆沙彌

楊岐三脚驢

三脚驢子弄蹄行騰騰步步契無生楊岐知你猶未省湖南長老兩眉橫

楊岐問僧金剛圈你作麼跳栗棘蓬你作麼吞巨海垂香餌漫天布網羅從他吞跳者我只笑呵呵

五祖演問僧倩女離魂那個是眞的

不用求眞唯須息見如何若何攔腮劈面

五祖演舉昔日有秀才著無鬼論一日鬼現身云你道無我聲秀才無語祖云當時只舉手作鵓鳩嘴云谷谷孤

說有道無徒費力現身無語較些些鵓鳩嘴也鵓鳩啼百怪千妖總一家

五祖演展手問僧云因何喚作手

因何喚作手臺起便知有若也自顢頇徒勞開嘴口

佛果勤凡垂問學者擬議則一拳

從來佛法無多盡力當胸一拳頓令凡胎俗骨便成大覺金仙

應菴示衆

盡力道不得底句不在天台定南嶽踏穿草履歸來自笑錯下註脚

應菴問密菴如何是正法眼密云破砂盆

正法眼藏破砂盆蓋覆乾坤海嶽皆從上家私狼藉下代代兒孫一口吞

荆叟因癡鈍室中舉如何是佛答云爛東瓜

如何是佛爛東瓜笑倒叢林老作家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花

婆子燒庵

正當與麼時驗賊不驗贓可憐者漢子將謂別商量

師因侍者問洞山正偏五位偈旨乃云逐位念將來者朗誦云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識

師打云還識麼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分明覿面更無眞

師打云還見麼正中來無中有路出塵埃但能不觸當今諱

師打云合取口兼中至兩刃交鋒要迴避好手還同火裡蓮

師打云還知落處麼兼中到不落有無誰敢和

師打云落在甚麼處秖如人人盡欲出嘗流折合還歸炭裡坐又作麼生

師打云又恁麼去也者云請和尚各爲頌出

師頌云正中偏一棒當頭絕請言直指分明人不會逐語生情墮正偏

偏中正一棒當頭全正令若人不會更尋思蹉過自家窮性命

正中來棒下無生擊處問離相離名全體現縱橫任運出塵埃

兼中至一棒當頭沒廻避自古當仁不讓人臨機各各全意氣

兼中到一棒當頭絕素皂任運相將只麼行誰更昏昏炭裡坐

師因閱大慧頌汾陽十智同眞云兎角龜毛眼裡栽鐵山當面勢崔巍東西南北無門入曠刦無明當下灰

師云此頌只有當面二字間隔似乎兩橛不若擘立二字安貼得閱覽範頌乃述一頌云

十智同眞面目全行人不肯可生憐故將棒當頭打直指同眞與要玄

因衆禪者頌洞山尊貴語并着語呈師師乃着語云氣格生成復頌云

從來氣格自生成無位眞人面目全若也有人來問我當胸劈春秋麤拳

舉溈山云老僧百年後山下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左脇書五字云溈山僧某甲當恁麼時喚作溈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是溈山僧自古至今答者不少老僧亦答云分身兩處看復頌云

分身兩處看圓通無畔岸縱設萬億名難離這個漢

潘吳二道人以海底泥牛四句偈乞註解師云余智識暗短不能詮釋但有六十棒在二十棒打高峰和尚四十棒打二道人然後爲汝下個註脚汝作棒會人地獄如箭射不作棒會人地獄如箭射更試問二道人合作麼生

海底泥牛銜月走空中木馬怒雷吼驀然跳上春梁騎拍手呵呵笑破口

巖前石虎抱兒眠日炙風吹知幾年忽覺因然聲振地翻身直過九重天

鐵蛇鑽入金剛眼一念回光即便見見得分明沒兩人依舊從前本來面

崑崙騎象鷺鷥牽約不後分推不前直下須明無異旨莫隨言語亂鑽研

總頌

堪笑高峰老作家妄將四句驗龍蛇可憐逐語生情

有却向糟中去取查
因諸禪者須大隨環龜話師亦須云
已上都來逐物移並無一個自繇兒老僧若也當時
見一脚抓翻履與龜

密雲禪師語録卷十終

偈

北京寄怡泉師

嘗遊清澗泥懶走濁溪濱忽覩水中影方知崖上人舉頭望明月明月炤吾身南北兩兄弟了然不隔塵

曹林講主問法華經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以偈答之

散亂顛倒權爲古塔廟了達無煩惱法說轉顛倒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一念未生前誰心誰佛道

瞠眼未瞌睡從言妙不妙

北京普炤寺中秋夜韵

中秋明月炤長安處處笙歌和賞觀獨有野人清徹處爲緣孤久覺身寒

欲得不辜檀信施直須盡却我師恩赤手條條無一物橫拈竹棒打兒孫

自勉

光陰瞬息莫虛删時節因緣豈等閒一念萬年終不改任他滄海變青山

途中

前程行不盡何地可爲居跨馬還驅馬騎驢又策驢

登金山

波中卓出始昂頭裂破長江兩道流隔岸紅塵飛不到三三兩兩渡人舟

示徒

人生何所貴所貴持大志志大不吾欺浩然塞天地悲哉世上人都爲名利使碌碌任他忙茫茫不知止

偶成三首

生不能事人死不能事鬼嗟見世間人哀送北邙裡生已能事人死復能事鬼孔子與仲由嗚呼話將似在世不同人出世焉同鬼惟我野僧家超然無況比

水西門庵示息機上人

未悟頭頭欲息機悟來息息露全機有人來問庵中主向道門開對水西

秦駐山始皇廟

行到水窮山盡頭秦王計絕始心休誰知別有通方路大海何曾止浪遊

龍池和尚命師代示明極極號元閒

老衲年來氣力頹對人有口也慵開汝歸莫向人前道曾到荆溪見我回

明極看來無實法閒元識盡少人知驀然明暗都翻轉脫體全身獨振威

偶觀龍池

昔日龍歸何處云此山開豁至於今池中水碧連天碧空裡雲陰接地陰滿日神光清意趣通身爽氣暢胸襟最憐影落澄潭浸反笑頭陀白髮侵

雪中送天隱和尚掩關

昨夜天花落青山雪作衣誰人知此意白日掩柴扉

龍池和尚送天隱掩關偈命師和

某甲分明没啓關通身無處覓忙閑也無門進無門出只麽堂堂任運閒

和楊居士捕魚歌

野老貧無舟可繫饒伊日月乾坤麗天堂佛國通不棲世出世間了無寄無可求安可利悲喜現前奚有意不生一念正全提信步程途誰論里没絲牽爭有住赤體條條任來去騰騰任運用無功放曠逍遥渾大費不叩頭不踹尾縱逸遨遊囫圇底翻身抹過太虛空大地山河都踏碎野人自不識行踪一任閑人言所佇

寄石梁陶居士

月到秋深滴露濃岩前石菊正花紅山僧盡日亦堂睡長夢毘耶多口翁

辭衆

自知住處我無因一鉢風流物外人踏破乾坤誰是伴草鞋藜杖逕開身

善權寺三生堂

乘茲善力了前因要顯三生即一人來到三生堂上客此生應好悟無生

師出龍池天隱以偈請還山次韵答之

我無錫揷記秋冬只麽相將任運中固死窮途終道路奚拘所住辱先宗達磨不占嵩山地不肯思追隻履蹤歷盡天涯誰近遠一身雲水似飄蓬

師寓護生庵晚茶庵主指燈爲題師笑云吾非詩人衆乞開示乃題

坐來茶罷已殘更主命爲題指燭燈笑裡有刀窺得破光明越格始爲僧

師病目景西上人以知是空花即無輪轉見問答偈

嘗聞病眼見空花我病眼中不見他忽覺泪珠垂面下方知病眼見無差

樵者求示

斫盡千山一擔挑三家村去貿人燒中書堂事誰知道六祖原來是古樵

雨阻東林閒步三笑堂因觀壁間王陽明先生偈忽聞迅雷次韵

雨阻東林未上山誰知峰頂有蘭若遥觀峰石並參差手指天地分上下不愛聖學不援儒不求佛道不入社山僧與俗及朝官同是乾坤無避者大夢爲憐醒者寡吾悲痛下泪欲瀉忽感天雷震法雷驚起龍蛇若翻瓦

舟中次澹孺石山二居士韵寄復

野老乘幽興味深那拘朝市與山林密雲彌布大千界一月孤明何處陰石解惺時唯點首維摩露處莫爲心行來廣信傳千里脉脉遥看報此音

秋日聞鴈聲寄示契如禪人

忽聞雲外鴻鴈叫寄語禪人智者裁欲證本來無一物須知觸處契如來

章居士請問念佛因緣以偈示之

吾觀世上諸男女念佛人多見佛稀慇懃示語章居士不在東方豈在西

示聞圓居士

聞去聞聲聞是妄返聞聞性也爲權豁然聲性都翻却兩耳門開向兩邊

辟宛委謝居士見勉掩關

堂堂一間屋明明四無壁堪笑老瞎雲掩空于摩竭頂破太虛空踏穿海水底何須邪蓋頭風吹與雨洗

爲石梁居士靜室作

登會稽海口大峰山頂兼似墨池王居士行到山窮水際時偶然句得半聯詩滿口向人言不盡謾將東海作書池

別石簣陶太史

花事紛紛春盡頭杖藜隨意且悠遊謝辭檀越何方去萬里天涯一步收

次同參慧殺輪韵

千里同風事何緣嘆別離道人行履處了了當如斯月落樹無影風清雲不馳去來一片地任運復誰之

同史省庵登山頂爲示

扶筇直上到峰巔破衲和雲就石眠睡到不知紅日落醒來搔首問青天

過戒珠菴

策杖山幽行興來身也輕虎嘷山欲動鳥起樹猶驚菊晚新霜艷秋深古木清慇懃末後句衲破戒珠呈

贈雲堂師

世間何物更堪憐惟有白雲在處閑來去高低曾不礙了無痕跡落溪山

示出塵上人

莫除妄想莫求眞凡聖都盧秖一塵信脚便行輕踢破了然無事自靈人

次盡我居士韵

野老欲吟詩偶得天機趣忽聞簷雨聲滴滴驚人句

靜中偶成

自得忘機趣詩成不假言松風宜雅韵澗水吐清聯我本無心聽伊何到耳傳只因吾獨惺物物皆靈然

次韵答滌塵二首

驚直誰來去孤踪孰遠離窮途無屋住雲霧作禪衣滿日是青山何易復何難心外初無法步步在其間

山中四威儀

山中行沒途程嘗獨步了無生山中住無來去莫動着中心樹山中坐淨躶躶微風吹白雲裏山中臥非懶情有人問拳打倒

居山

乾坤一個故邪廬極目寥寥四壁虛但識此身爲住計了無歸路自如如

一卷經看曾未了不知日已墜西冥悠然獨坐無人會掀啓松窗待月明

擬與山三首

野老棲遲處烟嵐作布裘雲開嶽露頂風鼓樹搖頭徑僻苔封砌溪深草覆流年無客訪道日與鹿爲儔策杖乘幽興穿雲入碧山不聞樵子語秖見鳥關關日久石生鮮年多人起班臨流清覽照自覺也蒼顏嗟見世間輩唯思積累多心猿忙似箭意馬走如波勸爾不肯歇教吾伴奈何到頭將不去空手見閻羅

杖意

拄杖拈持力荷全條條絕後與光前堂堂直下當吾用打發其人續正傳

偶成

青山疊疊萬重雲無事幽人不解文自拭一雙清白眼笑看明月破黃昏

次子坦鄧居士放生偈韵

佛言嘗住法契悟無生是無生本無形何人何異類當知諸衆生亥見生死二懼死愛貪生損他滋自已故觀諸衆生不能如一子又復因貪生種種而不已則爲養命源不顧父兄弟致招業所使取彼而捨此故知諸衆生不達安身處輪迴六道中不入三摩地若能契無生不見有死視頓見舍生類等觀如一子皆是無生相此是眞實語是故無生旨功德叵思議是名護已身亦名保亦子名孝順父母名友于兄弟將此奉塵刹名供養大士名承事諸佛是名第一義

有感

風吹窗紙忽驚人頓息從前三世因念念離心意識心心契本來身

次友人韵

山僧自着個袈裟那復人前話歲華但得胸中飢渴盡翻身踢潑趙州茶

示醫者

靈山會上大醫王濟世全憑沒病方但指世間俱藥草了無熱惱與清涼

參禪偈九首

參禪莫妄想亦莫着除妄一念未生前試看底模樣

叅禪一着子不假異方便須着自回光悟取本來面
叅禪叅直指毋遭岐路使竪起鐵眷梁直下超生死
叅禪直叅直莫着心意識千差萬別來直下當頭截
叅禪叅自顯撒手復何求赤身如白刃誰敢犯當頭
叅禪欲吐氣須叅轉身趣轉身吐氣時語語無剩句
叅禪節要處切莫顧危凶當機擒虎兕信手捉猙龍
叅禪叅眞實莫叅口頭弄終不哄他人到頭終自哄
叅禪貴正因弗用記時辰佛法無多子久長難得人

遊廬山東林寺次壁間韵

不慕西方不解禪道人行處自悠然直饒遊徧十方

界信步何憂不現前
萬物本吾元一體誰云塵合復塵間男兒自到心空
處踏破乾坤孰去來

霞標管居士述無用書謂復禮法師問偈爲眞

妄二字所縛不出理障清凉圭峰所答亦爲眞
妄二字沒溺未見超方句寂音所擬戰勝二老
然無明全妄情二句亦未免詞病拙偈雖不工
然跳出諸公之網偈云立眞取淨性妄即從茲
起若了眞非眞妄亦何須止法法不曾生心心
勿終始明暗兩無功取捨憎茲理佛不入涅槃

我不出生死師云無用句調雖工似莽蕩欠諦
當因次韵
木來法木淨因昧分別起念念不昧時心心從此止
本來非末初那得有終始示語叅玄人應叅本來底
吾今本木來一口吞生死

示胡居士

吾嘗於此切開口不在舌覿面更無餘世間人不識

示智光禪人

老僧筆本不是筆一筆一筆如鐵橛打着徑山光上
人莫言老僧有法說

道生禪人欲歸坐關乞偈
上人歸去把門封坐臥經行秖此中打破靈雲關棃
子桃花依舊笑春風

黃檗山觀葉相國詩韻以偈次韵

及第心空選佛場個中無地列隅方一毫透體豁惺
眼十界通身現法王迷去妄分人與我悟來了却短
和長回頭直下情無倚便是高登彼岸航
浩然之氣勢旋盤充塞乾坤絕窄寬一雨普施滋草
潤密雲彌布陰人寒西來祖令當頭指東土兒傳正
眼端秖爲分明人不薦故令高着眼睛看

貧僧偏愛破家窮赤體條條露骨風歷歷我人皆實
相明明心境總眞空月明虛白連天碧日炤雲霞映
水紅聲色摩尼不墮數秖因逐物着西東
本心地不涉陽陰迥出乾坤獲衆岑萬法馬師都吸
盡一人龐老絕追尋全身用去頭頭現覩體行時物
物沉外境內神無覓處須知憑悟本來心

香城寺圓初禪人請齋需偈

暫爲黃檗王請作香城客齋罷索予言予言絕標格
研磨半錠墨汚却一張白舉筆盡力揮○字不着畫
欲會西來意問取門前栢覩面忽然惺撞破乾坤窄

示定觀禪人
返炤迴光直下觀無于東北與西南十方世界全身
現一切人天正眼看

示時默上人

未語已前時薦得方堪默契本來人若將紙墨認爲
法誤賺闍黎非老僧

誕生禪人乞策進語

進在眞中退亦中當人無路可通風擬心更欲期精
進不若回光省舊容

通安陳居士請題

目前無老僧背後無居士中間是阿誰低頭自作禮

朱涇玄津禪人乞偈於推蓬室記之後

正蓬推蓬非汝境界廢室與室韓獹逐塊汝乞吾言
打出門外予作是說遭人笑怪船子和尚不在其內

示胡居士

在家居士秖在家不須門外駕牛車身口本來元清
淨莫教放過別生芽

示若愚廣禪人

大智若愚何以說通身一具廣長舌十方法界普齊
談舉意聞時便相隔

示雪浦禪人
利如雖疾如箭若能行超方便
靈宇禪人乞題獅子菴
獅子窟藏獅子山養成牙爪莫偷閒他年忽地能哮
吼百獸聞之盡破顏

示銳治禪人

方當乞偈忽雷鳴老衲指示以爲偈歷歷分明震耳
根縱然不悟難迴避

示亦幻禪人

幻即非覺覺即非幻幻覺相傾通身易換

示隱輝禪人
本來面目初無覆蔽回光返炤覩體全彰
曹一光居士乞偈供養
盡大地人本無二樣作如是觀是眞供養

贈慧穀師

本是同根生誰重復誰輕堂堂全體用正令要須行

送修密禪人省親

別想子歸因遠遠子思省毋亦迢迢毋子本來眞面
目歷然覩體沒途遥

白巖禪人乞偈閉關

衲僧當據關不在閉房間正令全提處如同萬仞巖

示咸濟禪人

自濟濟人須假悟若還無悟總徒然男兒當發丈夫志動靜作閒緊着鞭

蓮花峰

旱地蓮開勢挿天經冬過夏未嘗遷秖因性禀堅剛質縱使焚燒逾洞然

踞獅林

此地曾無異獸叢一林惟有踞獅雄他年出類能哮吼普使含靈盡化容

紙炮

頂門一竅透靈機滿肚無明火發揮聲振十方人盡覺因然喜躍動容威

復壽州方侍御請賓孺

日炙風吹雨打明明直指原繇處處全體獨露超過世出世頭

山居

老僧無事日高眠童子開窗達遠天忽覩光中陰影動擡眸雲去過前巔

野衲橫身四海中端然迥山須彌峰舉頭天外豁惺

眼俯視十方世界風

示聚我居士

四大聚來成我體吾身元是本來空本來空不離今日今有本空體一同

萬聚叢中我獨尊獨尊那怕聚紛紜頭頭色色非他物大地乾坤一口吞

偶見衆禪者從今一日不離山偈次韻示之

從今一日不離山南北東西絕任還縱使直拋方外去巍然不動於其間與雲吐霧誰能測拄地撐天孰敢攀除是同躋無上道何人解透個中關

偶成

十方世界恣橫眠那管東西南北天唯我獨尊全體現人來問着只麤拳

示徹源禪人

隨流生死故無窮悟徹源頭返本宗個裡不容人我相從來千里乃同風

傳法偈

本法眞繇傳繇傳本法傳今傳傳本法本法誰傳

因見雪公遠禪人登玲瓏巖詩次韻示之

老僧乘老與經行不知幾人或翫山水吾只樂吾樂信步重巖上四顧靡不豁詩人作詩句道人談道朴直下發本機彈指超無學一一事無別頭頭我自覺

師夢中得染深青牯牛之句乃自聯云

染深青牯牛那肯更回頭通體蒼烟色明明迥類流

無心用禪人乞偈

祖師西來直指人心多少行人錯認識神通身覓心不可得身外無心用本人

示子穀蔡居士

居士自居士毋遺岐路使返觀世上人業識茫茫耳

示靈根荷禪人

世出世間不二法一身通衢無餘事阿誰不是丈夫兒秖恐未堪如來使

示本源禪人

從本以來個着子忽然達得超三際隨流忘却者源頭所以茫茫無本據

居士乞偈

雪中執筆舉頭看雪天一色更難分前境不分心不動卓然獨立在乾坤

正庵禪人閑關乞偈

欲超生死路叅透祖師關作麼生是祖師關赤花猶子面門斑

化緣

爲僧一味無他事要他極那契已躬個事人人皆具足信手拈來用不窮

居士五旬乞偈

夕陽西去水東流人老何曾見白頭能向個中高着眼普觀法界是同儔

天童卽景十三首

太白峰

昔人錯露倜消息惹得人傳太白峰今我直登峰頂上那來名字掛虛空

玲瓏巖

遠望宛然如鐵壁近觀竅穴自分明曾無一點瞞他得故指玲瓏今古稱

坐禪石

分明一段眞奇特行住坐臥無人識偶然走到暫跏跌錯認將爲坐禪石

響石

看來一塊精頑石擊着響聲隨扣出東西南北普皆驚縱然睡熟也惺徹

龍隱潭

太白峰頭一隊龍興雲致雨顯神通潭中靜處非爲隱隱顯當知沒兩容

活眼泉

水出高源流不絕清虛炤物映青天日明雲暗隨時鑑是故稱名活眼泉

西澗

西澗原從太白來寺西流出遶東廻浸將竹接來廚下飲飽諸人滿腹回

七佛塔

七佛尖尖七古錐一行排列路傍堤死生個裡同模樣特使行人着眼窺

清關橋

橋本原無清與濁秖緣到此別人間雖然都打橋中過未審誰人透此關

隱益亭

個事從來徧界呈秖因人自不惺惺故應曉示中行者所以題他隱益亭

鐵蛇關

鐵蛇雄據嶺頭峰截斷行人路不通直下一刀全殺活任從南北與西東

萬松關

萬松關不爲關松警策行人入路通忽若有人親撞破方知直透萬松中

攔路庵

脚跟未動意先行行色匆匆不暫停攔斷路頭心不走安然步步投途程

徐雲將居士求偈

忽地西風起人人覺而寒分明代揮麈誰知直指南

貫之求偈

一身充滿復何爲萬別千差一貫之世出世間無星礙那來背觸涉驅馳

輟鞍嚴居士乞題牧牛頌

一個牧童一個牛無端一體兩分頭從君及衆多才識愧我渾圖縱自疎

示德雲禪人

德雲嘗任妙峰頂着意求尋轉不醒指汝歸休不涉程切莫將頭去認影

元冲錢居士求偈

不須我描畫君自本呈現但作如是觀必不自相賺直饒恁麼地搭破紙來好相見

答朱居士

非僧非俗者個漢兩處圓通無畔岸翻身直踏上頭關入佛入魔只一貫

答元禮曹居士

丈夫自有冲天志此是君之夙具因世出世間不二法惟人自有乃方親

超一求偈

二月春光晴且麗萬物增榮添意氣超一一超一切超豁然圓證無生地

祈遠唐居士乞偈

個事本丈夫誰貴復誰賤毋將一幅屏障却本來面

周生余居士乞偈

痛與辣手打不惺若惺即見赤骨鏗不惟不依言語道亦復不着無言說

利根禪人爲薦先亡求偈

擬欲利人利已爲先據已利處個個如然幽明一致誰不現前若不如是利已妄焉故曰一子出家九族生天

次韻送其侍者任雪竇上峰

老衲何因不記秋只緣嘗自個中蹤試看天上無私日獨炤高臨一切頭

何山沈居士求偈 諱演

山僧無別示白棒當頭指頂門眼豁開自證冲天旨

覺圓敏禪人病中乞偈

維摩居士病非病禪者反爲作病看忽覺病身身本覺始於法法自然安

募真歇了禪師塔院偈

當年屋塔護全身一夕火光直歇了護法檀那出手新定然重發兒孫肇

天鈞徐居士乞偈

無法可說何字可寫作字觀時眼中着屑一念回光當下安怙

化造殿

太白山下天童寺洪水漂流殿如洗昔告四衆諸檀那大家出手共扶起

示體真禪人

體真體真切莫疎親但恁信去決不賺人

示通聞苟居士

一落筆時紙成汚所以繪事後於素小若向筆未擧前策起眉毛須自悟

示蓮峰聞禪人

出家本爲了生死生死不了徒勞耳忽地心花頓發明覿面無生無滅旨

示得之李居士

個事從來本呈露認着名言却遮覆剔起眉毛着眼看腦後見腮方契悟

履卿戈居士以白紙一幅乞偈并呈玄沙白紙

頌師次韻復之

踏翻天地無家業笑出蘆花恰正圓何待紙來遮面孔同風千里對長宣

示泰華程居士

春日晴和物物芳莫教虛度個時光試看蔵歲杜鵑鳥聲聲歸大好思量

如華居士乞偈薦親

生亦如兮死亦如如如之外盡皆虛欲知父母安身處切利天宮亦不居

二無張居士求偈 諱瑞

一切二邊俱坐斷本無中道可須安撥翻海嶽無人會白棒當頭爲指南

明道崔居士乞偈薦親

若惺自己安身處河沙父母同個面但將此語懸高堂一度看時一度薦

化造中峰庵 中峰庵

萬峰羅列個中峰日炙風吹雨露中奉勸檀那齊出手共將片瓦把頭封

題獨露堂

天地爲廬個道場龍蛇混雜於中央不知誰解無思算迥出乾坤獨露堂

糠餅偈次其侍者韵

老僧無福食糠餅慷累及吾孫搜肚腸不特明明猶罪我又加一醜播諸方

容如求偈

憑我寫一字無汝錯認是容如不錯認是阿誰咄

泰華程居士乞偈

只欲紙來求法語誰知法語無啓口無啓口處眼忽開處處頭頭唯自偶

奉和

太祖高皇帝御製 賜隆普薩詩 因仲沈居士請

堂堂獨立豈干松歷歷孤明唯自功無影樹頭身出表不萌枝上覺花從指揮列含乾坤王目視含靈總共宮殿念體同無異性棒頭點著實非空

見雲余內官乞偈

大道本來成現只緣人自不薦若能一念廻光始覺不隔條線

汝遠秦居士求偈 諱李鏶

覿面不相瞞白棒當頭指無奈更求書直筆寫如此懸向高堂上切莫昧自己忽然省得時始覺錯污紙

示子凡方居士

不是凡不是聖不是佛不是心自古至今沒人識只堪鼓掌笑吟吟

示冶堂孫居士

模也模不成鑄也鑄不就本自不涉功所以沒窠臼

砫崖徐居士乞偈

道人處世唯已矣任運縱橫宛如水觸境初無取捨心取捨之心惹生死

虞山虞居士乞偈

居士好遊山曾經多少春直教踏破虞山頂始覺乾坤沒點塵

爲心僧趙二瞻居士 法名通本

本不是心不是僧兩端不立復誰名所以天童無法說白棒指教伊自惺

示元之鮑居士

幾點黑墨汚白絹題向高堂任人看古有龐公自偶諧今未卜誰親見面初不相干半點烟傾國來也爭肯換

募裝初祖像

教外別傳名爲禪達磨大師來此土天童新建大禪堂不塑聖僧塑初祖化主大衆想來容行住坐臥當相覩檀那慨然發至心同證無生全體露天童老漢舉手書筆尖頭上密雲布一雨背施何所緣惟願見聞自惺悟

立春日雪霽次量侍者韵

臘雪凝山連澗塞春風一拂盡成流看來幻景渾如夢忽惺江山故眼眸

次答璞川曾居士韵三首

野僧何事出頭來打惺時人困夢回忽覺通身渾慶快無師本智自然開

棒打令人眼豁開浩然獨步任隨來舉頭滿目人無異那個男兒更着裁

單提拄杖擬何通倖棒全身若活龍寄語維摩休妄想了然不二契宗風

復木叔陳居士次韵

嘗寂光中不變春無言童子自來新野僧只個當陽句喚指目前一切人參贊乾坤成世界王賓義立顯君臣丈夫氣宇充空際對待情忘比甚隣

示繼清太華二居士

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他人難用力自度自家身

徐居士乞偈

有一句偈人自廻避若嘗在中超世出世

爲瑞屏顯居士

祖師直指唯單傳無始時來面目全此意拈向瑞屏風請君着眼離言詮

未岑吳居士祈子乞偈

眼開不見情生子法界團圞罔彼此不須更說話無生大家共證金剛體

密雲禪師語錄卷第十一終

讚

接引佛

東土西方本無寒日安住其中號無量壽爲引衆生伸出隻手誰知倒致人生情賓爭似老僧攔腮劈口

出山相

六年苦行畢竟何爲打失兩眼拾却雙眉若人欲識山中事觀着容顏應好知

文殊

文殊大智利師兒親踞地過去七佛師即今誰弟子葦葦大丈夫自有衝天氣

普賢

普賢師白象兒蓋色騎聲秖是伊法法頭頭全體現拈來物物不思議

觀音

通身一個普門品何用更勞山僧題舉似諸人人不會八萬四千棒打伊

大悲菩薩

大悲菩薩眞大悲所以現出多雙手非爲圖自顯神通只要諸人各知有

三大士

一二三四五六一一相看有面目信手拈來擬贊題難向個中分石玉

出山大士　賞印禪人請

菩薩曾有言無刹不現身入山與出山何曾有兩人須知三十二彼此總同倫但肯同光看實印本無文

達磨渡江

聞道單傳直指風自家不識復何宗秖爲渡江乘一葦至今人錯道神通

權將一葦作扁舟爲渡長江逆浪流落賺世間人眼裡到今傳寫不能休

達磨　石貫陶公請

教外傳來有甚奇特自尚不識贊何可及雖然雖然以筆點云若更不識直待當來問取彌勒

又　金如居士請

梁王殿上道不識少室峰前唯面壁正當恁麼時兩頭俱不涉試問王居士畢竟是何物咄切莫眼中着屑

高峰禪師　憨石禪人請

頭髮蓬鬆面貌側令人只見半邊身不知那半邊他自識不識憨石憨石莫顧預自伸自手摸始得咄

玉芝禪師　碧印上人請

當頭一掌永絕伎倆跳出圈纘天下榜樣師子將兒絕後隨一任橫行於海上

抱璞師草鞋門和尚眞悲師云求師兄寫得七八句師云一句也沒有云就將一句沒有爲題師乃書云

老和尚沒象已讃莫及罵笑醜所以不肯兒一句也沒有

復寫七八句

鶴鶴株松堆堆塊石端坐蒲團人天莫測爾我皆承嗣豈堪爲法則那個男兒不丈夫阿誰賴者禿老賦咄

又　洞如禪人請

者個老和尚端然無況比豈爲默無言要人自薦取急着眼睛看便契面壁旨且道是阿誰是我本師矣

雲棲和尚　遠炤禪人請

無端啓口錯念佛連累兒孫信不及縱然道個蹶蹶蹶起拳頭向汝說也是借手行拳未免掉棒打月涵炤禪人無干涉

雲門湛和尚

湛然湛然講經說禪誰知此老初未嘗言欲識眞實面目儼然

三際法師

二邊三際都不見突出從前本來面不將者個麼衆生是則名爲眞瞎漢

靈鑑法師

此老法師曾與相會但不相識似乎口訥爲人朴實不敢贊得不敢毀得珍重伊徒但恁麼供養始得

題萬行禪人像千如諸居士請

儒家削髮爲僧相描坐蒲團作榜樣到底終須撒手行那容心意有餘尚

題錢元冲公子像

天壽與老死都來夢裡身若然惺得夢始悟本來人

題冶堂孫居士像

本分本來豈從造化而成非俗非僧亦因假飾以立一念不生全體現脚踏芒鞋頂笠獨行獨步迥堂堂自在自蹤唯自適咄盡力跳不出

題抱嬰李居士像

從來千聖不知名何必需吾汚其上未嘗讀書不識字豈敢與人加伎倆絕伎倆滿目不知是何狀

題聖緣唐居士像

請居士自珍重莫捨凡緣取聖緣取捨之情生死本情無取捨獨超然咄

德公祁居士乞題尊翁夷度居士尊堂王氏像

一陰一陽化育無窮惺惺者不住其中

自題

自家面目自家題自家意思自家知自家書在自頭上不知人道我何爲

又

高山流水長松下倒茗吹爐誰不樂默想世間人罕知唯有青天紅日爍

破山明請

不識好惡不分皂白人若問着當頭便楔無法與人那來剩迹如是爲人何有知識且道阿誰密雲老賊

費隱容請

描不成兮畫不就贊何益兮毀何及從來千聖不能識一切時人妄名測一條白棒唯直指所以千古爲標格

朝宗忍請

要我寫兩句誰知一字無有眼解睜視有口却盧都手握骨律棒問着打頭顱爲甚如此千峰勢到嶽邊止萬泒聲歸海上除

萬如微請

者個阿獃不辨非是拈條白棒不分彼此恁麽爲人惡聲滿地萬如萬如描他怎底一火焚之免及相累

木陳忞請

者個阿獃眞阿獃一味一生自勉强據個單傳直指人徹骨徹髓一條棒天下那有這等善知識不顧諸

方嫌與謗咄

石奇雲請

咄哉老癡不識是非但來問者一味打之無物可似分付石奇

牧雲門請

者老漢只可看不可判拈條棒子當頭打一一鼻頭穿一貫正眼從來廊頂門歷歷綿綿續不亂

林野奇請

咄哉者禿有眼如盲有口若啞手拈條棒問着便打不知落處問取林野

禹門大衆請

咄哉者禿漢處處沒留戀只者也須送火中免占禹門禪院

佛音智請

教我贊也不贊他人罵也不罵別人若謂是吾像一人那有兩個眞縱然像又像眞又眞佛音佛音於汝分上了不相親一任持去示天下人

其侍者請

者老和尚爲人倔强佛來不饒祖來不讓有人問着

當頭便棒鑊湯爐炭任縱橫天上人間作榜樣

選源禪人請

者老禿不說禪與道不說玄與妙人問未開口棒頭已先到只解如此爲人那管諸方取笑

洞如禪人請自像旁附

我也坐你也坐默默然無話墮兩道眉毛眼上橫一個鼻子下頭大

恒證禪人請

自像自題無一可宜任汝持去切莫依稀

清庵禪人請

認着即鯛不認則背不涉兩關請看精彩清庵清庵還會不會咄一火焚之試看自在

友慈禪人請

描不成畫不像描者畫者正似盲人摸象不若一火焚之反手自摸底模樣

白山布禪人請

有眼瞎瞎不見高低拈條瞎棒一味打之切莫道容雲彌布一雨普滋

無爲禪人請

莫謂無爲云是道無爲猶隔一重關把火焚吾之影像特露無爲之本顏

元眞禪人請

咄哉粗僧一味打人緣何如此搏本元眞

啓侍者歸省毋乞題

葉落歸根如子得毋來時無口汝還恁否

道生禪人請

者漢貧無遮蓋故惹人來描繪問着白棒打人此外更無別會

本一禪人請

咄哉無知老禿爲人毫無委曲單拈白棒一條示人本來面目

會心禪人請

者個模樣像我不像你認着我迷却汝若要了生死盡未來際無時已

定水禪人請

描之畫之於汝於吾俱無所着欲得現前不如燒却

禪人請

描我像乞我題自題自無餘解汝若會不用伊試問汝知不知

君伯張居士請

我像爾像初無二樣心不負人是眞供養

仲華李居士請

咄哉獃僧了無可取罵之則辱贊之則譽不辱不譽急着眼覷擬議之間敲骨取髓分付李居士如是獃僧不如送在火裡

金如士居士請

居士寫我像乞我還自題毀且尚不肯贊亦豈相宜言語道已斷心行亦無爲故拈一條棒當頭直指伊

淳甫程居士請

咄哉村僧覿面無情一條白棒打人自惺

敬橋張居士請

朝朝禮拜夜夜燒香正當日中影短形長忽若會得覿體全彰

清白黃居士請

咄哉癡漢隨人請贊只解順情不顧汚面幾點黑墨戴頭上非髮非眉底模樣咄

明道崔居士請

自題自不知恥自贊自沒理致爭如兀兀任人看少室九年又何異

冶堂孫居士請

可憐者個癡和尚不見人我是非相故據條棒直指人問來一味當頭杖孫居士高着眼面上無瞋真供養將此深心奉塵刹滿目看時誰與樣

定甫萬居士請

者老癡子不願上堂豈肯上紙君不見龐居士不與萬法以爲侶馬大師一口吸盡西江水

介子黃居士請

咄哉者禿素沒私情拈條白棒打人自惺珍重黃居士切莫認伊作眼睛

昇宇柳居士請法名通中

要了生死端在已躬一念廻光覿面相逢恁麼會得可名通中始知自錯描我眞容

爾保程居士請

咄哉禿漢了不可則似行非行似立非立一條拄杖隨身擬問驀頭便揞爾保居士若會得都來與汝無干涉

鳳階謝居士請

嗟見時人自不薦問着攔腮與劈臉恁麼爲人是阿誰向道通玄個老漢

葉道婆請

者個獃漢毫沒思算人若問着攔腮劈面一味令人恨徹深盡未來際忘移喚

佛事

彌勒佛像成衆請開光師至座前以拄杖指云大衆者老漢已開平等眼光普視諸人了也諸人還識普視的意麼若識得便知古人道彌勒眞彌勒化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若不識老僧爲諸人一時點出遂以拄杖打散

施主塑常默菩薩入山請師說法有僧作禮師便打乃云常默功德叵思議覿面令人念不生渾身化作

降魔杵永護正法鎮長行

西澗新橋成師引衆發步有僧請說法師云過那邊爲汝說過了復云過者邊來乃云者邊過那邊那邊過者邊兩邊曾不住中流亦不停正當恁麼時如何把手勸君行不得惟人自昔乃方親

掛板師托板云叢林號令佛祖鉗鎚今朝懸向堂前輕輕擊着直令人人頓斷命根雖然如是更有一人且道具何面目高着眼始得

爲通亮起龕以拄杖擊云通亮通亮曾對我呈伎倆卽今恐汝忘之助汝三下拄杖復擊三下云直須信

脚而行莫管人間天上乃轉身卓拄杖引之而出

爲豁然師煆骨以火炬指骨云縱然皮膚脫盡白骨也須火鍛惟我師弟豁然却具者般體段復以火炬打圓相云大衆會麼擡下云看

爲亡僧起龕以拄杖卓龕云來無一物去何星礙信脚便行管取自在復卓三下轉身引之而出

爲亡僧舉火舉起火炬云光焰焰淨躶躶南北東西無可不可復打圓相云會則徧界分身不會與你把火

爲守元師入塔以杖指塔云盡十方世界是個無縫塔復敲塔門云且道者一縫作麼合煞以手舉靈骨送入云請師兄塞却

爲法天舉火云生來死去在其中南北東西無處躲法天法天還知落處麼若也未知助你一把火乃擡火炬云管教觸處光生

爲迴泉講主起龕以拄杖卓龕云迴泉師迴泉師來無所從去無所之末後一着脫體無依復卓云迴泉師迴泉師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復卓一卓拽拄杖引之而出

舉火云隔墻見肉便知是牛隔山見烟已知是火而

今對衆相舉且道是個甚麼眞實告報諸人切莫當面蹉過遂擡下火炬

爲景西起龕以拄杖卓龕三下云景西景西葉落歸根仰手覆手木馬翻身泥牛解走復卓三下引之而出

爲亡僧舉火拈炬云般若大智如大火聚舉示諸人急着眼覷擡下炬撫掌云還見麼

爲乘白舉火炬起火炬云乘白燒化密雲舉火呈示大衆無可話墮擡火炬云雖然如是直令徹骨透光明十方世界無處躲

爲通載殮棺舉杖卓柩三下云通載通載也不管你修行歲長出家日短秖要汝自不昧所以玄沙和尚云亡僧面前正是觸目菩提既是觸目菩提定非生死出入之相既非生死出入之相不惟能向棺木裡瞠眼管取十方自縣自在正如達磨大師葬於熊耳山前却解移隻履西去雖然如是丈夫自有冲天志莫向他人行處行復卓拄杖三下云切須記取

爲青州佛實舉火云鄭州梨青州棗萬物無過出處好實禪人還知麼若知出處便解當處出生隨處滅盡不見有生死去來之相從來寸步未嘗移那涉山

東與山西若猶未知撮火炬云老僧助汝一把火炤徹面門離處所

為覺臺下火以火炬指云覺臺覺臺老僧直指汝火不能燒水不能溺棒不能傷刀不能斷汝還信麼若信不及老僧助汝一把火令汝迴光自看便見刀下棒下水裡火裡皆是汝全身之地遊戲之場所以道鐵湯爐炭橫行劍樹刀山直上我儂聞說忻然獸漢擡眉惆悵遂撮下火炬

為超聞下火以火炬指云超聞超聞千做萬做不離者個我今助汝一把火令汝覿面相見南北東西信脚行天堂地獄如梭過撮下火炬

為無拘發龕以拄杖卓龕云無拘無拘生死俱虛自領而去頓證無餘

為行修起龕以杖打頭云行修行修莫住莫休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但恁麼領去看教自在自繇

為了明舉火以火炬指云了明了明何不了明却要老僧舉火燎汝面門然則老僧既滿汝願遂汝心乃撮火炬云汝嘗於此火光三昧證全身盡未來際無盡燈

為正間化主下火舉火炬云生時為衆竭力死却要為正間化主下火舉火炬云生時為衆竭力死却要

老僧燒全體光明自圓炤十方佛國任逍遥

為佛音上座舉火云佛音佛音個個皆吟所以道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我今更助一把火保汝光中恣饒舌盡未來際嘗宣明

為弘濟舉火以火炬指云弘濟弘濟本分一着無生死相豈屬久修初學只貴大丈夫當頭領畧我今助汝把火令汝烈焰光中全體現任運騰騰嘗自樂

為無疆潤下火以火炬指云行潤行潤當據自得初無疆畔豈間南北雖然我今更助把火令汝獨步大方在處充塞

為玄素發龕云玄素玄素不若自悟任汝縱橫復擊云莫行別路

為下院主瀛炤舉火秉火炬云你炤我我炤你彼彼相炤為嘗住所以道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嘗住若於事上覷即疾不然向意根下卜度則不相應也遂撮下炬云還會麼但能火裡現全身普與法界同一縣無滅無生無去來靈山一會豈有墮

為行旨起龕以拄杖打頭云行旨行旨老僧為汝直指莫認一切處為止自脫一切生死遂轉身

雜著

題華嚴經本楚辭人語

汝寫底是赤我寫底是黑且如黑赤已前是個甚麼本梵禪人若覷得透見得徹不唯八十一卷華嚴經乃至一大藏教皆是錯下名言妄生分別

題曰虞程君小像

夫題者名之也名者名其形也名其形者形不能形也形不能形者其形虛也況其名哉矧曰小像又曰影像皆非本質之謂也若夫題其影而不題其本可謂影之猶影轉轉逐末而莫之反余不能影上生題而復顯其形形也者於父毋生之也且夫未出毋胎男也女也俱弗得而知弗得而知者名弗得而立也若反至夫父毋未孕之前又何狀哉君若向父毋未孕之先狀其像來余亦向父毋未孕之先為君題

題驥超祁居士醒庵後

驥超居士自題醒庵蓋為午睡計也當見正睡着時無夢無想主在甚麼處為醒庵則自不生動靜等見故曰動靜二相了然不生若見有動靜等相者正於主外作夢想也

先覺宗乘序

辛未春海昌黎眉居士訪予姑蘇北禪寺出所刻從上在家大老得師傳直指之旨者目曰先覺宗乘以序首命予予以生平不善文字力辭之復移書更索予不得已因翫先覺宗乘四字已為萬世不易之定論千載不摹之弘規何也先哲不云乎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但先覺雖覺後覺後覺若不覺安知先覺之覺趣故茲刻也其因自覺而感先覺所謂後覺效先覺者也既因先覺以自覺復將斯覺以覺後覺之覺是則自覺覺他覺覺相承如燈燃燈燈燈續燄豈不謂千載不摹之弘規歟雖然寒則知寒熱則知熱饑則知饑飽則知飽尿來便撒尿急便屙阿誰不覺而待覺耶正值不寒不熱不饑不飽無尿無尿時還覺也無若向者裡開箋眼便見山僧一條棒棒棒俾人徹骨徹髓其或未然更看血淋淋

五家語者自達磨西來至六傳再四世法傳中華禪備衆體機語不一無心而分自成五家故謂溈仰臨濟曹洞雲門法眼然機用雖似五家無非直指之旨黎眉居士刻茲語錄可謂承上啓下先後包含闡是語者可盡五家差別之元以明自已差別之智總歸當人本地風光全機大用出於文字之表則誰見有五家兒孫空王佛田庫奴以至狐狼野干到來總與三十棒為甚如此者裡放過即不可

敎外別傳序

老僧嘗讀大慧語見拈水潦和尚因緣謂潦纔舉揚便賣弄者一踏云自從一喫馬師踏直至如今笑不休渠又何曾有峰巒疊翠澗水潺湲岸柳含烟庭花笑日鶯啼喬木蝶舞芳叢底說話來古今淇詞便利無過此老看他恁麼舉示則不專在言句尖新唯貴提其至要而已云何至要不見他室中問僧德山見僧入門便棒臨濟見僧入門便喝雪峰見僧便道是

甚麼睦州見僧便道現成公案放汝三十棒者四個老漢還有爲人處也無僧云有大慧云劄僧擬議大慧便喝出遵璞聞之忽然脫去從前惡知惡解遂成個灑灑地衲僧又鼎需入室大慧問云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當恁麼時如何需擬對大慧以竹篦打三下需忽大悟又大悲開長老入室大慧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開云扶不起大慧云扶不起是什麼人速道速道開擬對大慧便打忽然大悟可見棒喝急切要密開人正眼脫人情解無過此也所以老僧生平不解打之適唯以條棒一味從頭棒將去直

要人向棒頭拂着處豁開正眼徹見自家境界不從他得迥出教內教外名言則方知黎眉居士所集從上佛祖機語決定不是文字方能撩起便行羅籠不住呼喚不回直饒如是只堪自了若論戰也各各力在轉處不滯玄妙理致一味活捉生擒向上全提本分一着超佛越祖獨脫單行縱奪自縣殺活自在能治一切名言不坐死地不瞎人眼方堪利己利人其或未然且向者冊子上東覷西覷忽然覷着却來老僧手裡請棒喫既是覷着因甚却要喫棒還有緇素得底麼若緇素不出且莫輕擬棒喝着

宗門崇行錄序　蘇超郁居士請

宗門崇行錄者蓋據從上大徹大悟大休大歇眞踐實履大人之行也正不比夫今時未徹法底源不知休歇而搖尾乞憐欲狐假虎威靡所不至難可勝言以至謀處所妄作師範致其傍觀輕視竟不思古人謂干犯名分汚辱宗教伏願後之有志欲繼先宗續佛慧命者莫效此等流必期徹證眞踐直待龍天推出自然果熟香飄其若狂言定招拔舌犁耕是爲序行狀

法孫山陰王　谷撰

師諱圓悟號密雲俗姓蔣氏嘗之宜興人也甫離孩抱氣度莊凝不妄言動終日兀坐儼若思六歲入鄉較不甚受讀惟好作大書八歲與世相無嘗之感恒誦佛號稍長事耕穫偶得六祖壇經時釋鋤而觀之始知宗門向上事一日過山徑忽見積薪恍然有省於是嘗攝心意令昭昭然終日如是年二十九安置家室父曉率禮幻有傳和尚今諸方所稱龍池者也師事龍池躬任衆務備嘗勞苦而不廢忝究但覺心境對立與古人天地同根萬物一體語不能契合因請益於龍池龍池云汝若到這田地便乃放身倒臥更無別語後屢請益惟遭罵詈師慚悶交感以致危疾二七日方蘇遂與龍池掩關一月龍池過關前話及有心無心之旨龍池云汝既有心把將心來師呈偈云自心本自心心不非自心心心即自心龍池云心不自心自心非心有無既非無自心即師復呈偈云心心即自心有無皆自心有無皆自心無心無自心龍池云今日張渚買兩把青菜來無個大蘿蔔頭師云某在關房不知謝和尚三拜龍池云終未大悟在掩關千日時與龍池往復詮酬當機弗讓而龍池卒未之許也師亦自以爲恍惚未得安穩一日過銅棺山豁然大悟忽覺情與無情煥然等現覓纖毫過患不可得又密舉前所會因緣宛爾不同時年三十有八矣先是龍池入都門命師監院務至是師偕昆季北上省龍池龍池問老僧別汝等三年汝等有新會處麼師卽出云有龍池云有甚麼新會處師云一人有慶萬民樂業龍池云汝又作麼生師卽問訊云某甲得得來省覲和尚龍池云念子遠來放汝三十棒師便出一脫同衆入室龍池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汝作麼生會師便出龍池云此子如傷弓之鳥見弓影便行一早在室中與龍池語話出

喫粥次衆問說什麼話師便翻倒飯桌又一日侍立次龍池云忽有人問汝如何秖對師豎拳龍池亦豎拳云老僧不曉得這是甚麼意思師云莫道和尚不曉得三世諸佛也不曉得龍池云汝又作麼生師便喝龍池云三喝四喝後又如何師卽連喝退身龍池云宛有古人之作師復喝又值中秋呈偈云爲愛中秋夜月情與人同樂稱人情萬億州都皆普照一人舉首一輪明龍池云不多不少復書一紙云檀越送得月餅兩個師徒侍者五人一個分作四分剩底付與老僧師拽一個便行一日龍池索師行實師錄呈龍池閱竟云已有半部語錄師接而火之又一日龍池囑師南還師因爲兩浙遊經會稽陶石簣太史延居護生庵龍池歸禹門召師還問云汝數年來曾見甚麼人師頓足復以手拍膝而出龍池云在外數年一些氣息也無師云和尚疑卽別參一日龍池陞座召師前舉拂問諸方還有者個麼師震威一喝龍池云好一喝師連喝歸位龍池顧云再喝一喝看師卽出法堂龍池下座師隨入方丈作禮云某甲適來觸忤和尚便出龍池卽安師西堂位次一日龍池撾鼓集衆上堂付師衣拂師固辭龍池詰之師云直待和尚天年某甲守塔三載然後可行則行可止則止耳又一夕龍池召師及報恩修禪師入室云老僧昨夜起來走一回把柄都在手裡汝等爲我扶持佛法師便出復呈偈云若據某甲扶佛法任他○○○○○都來總與三十棒莫道分明爲賞罰龍池目之大笑師亦接而火之龍池示寂師棲于柩側三易寒暑萬曆丁巳衆請開法于禹門時儕輩易視之一聞舉揚莫不屈服既而登匡廬度夏於袁之泗州寺有僧自天台跡師至袁爲萬年諸山請師住通玄寺師初欲投閒又念付託之重惝然就之師至通玄相依衲子

十數輩多正因之士師寅夕煅煉有開發者大啓甲子監官蔡君子穀請師王金粟山廣慧寺衆滿三千指是時宗風大振學徒踵至遂滿七百有奇而超然神駿不可控抑者多出于席下矣崇禎庚午赴閩川黃檗之請辛未王阿育王寺既而寧波司理黃公端伯邑侯王公章暨諸紳士請王天童寺而臨官諸紳士請再王金粟兩郡交迎師決于衆衆譁然欲天童也師遂赴天童是時龍象雲集又倍於金粟矣師嗣龍池于臨濟爲三十世接人無論初機積學惟據令而行故席下英人傑士往往脫韻而去至于吳越閩楚名公鉅儒慕師宗風或晨夕隨侍或尺素相通或邂逅咨請得師激發無不虛往而實歸宗藩勳戚仰師德者懷香叅扣而齊曾燕趙及殊方異域之士亦憧憧不絕也師王法二十有五年以本分接人終始不易間有執杜撰之解起而相角者師一一究詰以明厥旨門人中有付拂者早離師席未盡其妙于本分外別生枝節師諄諄誨之不聽則出關書判說且欲擅之不以受囑而少假又其徒着五宗救師出關妄救畧說後有人求師勿行師不許若士大夫意見不同雖嚬其間師不爲勢值而遷就有形于文字者

師亦任復折之不少憚蓋師用本分鉗鎚學者難以湊泊而道理知解之言穿鑿奇巧之說易于惑人受其惑者往往至于失正知見師爲此懼不顧嫌怨而披駁之以故有勸師弗較者師不聽曰存吾說于此以俟天下後世之明眼人耳然而屢經闡揚厥旨亦大暢疑者終信叛者終服忌且謗者亦終悅且悔單傳直指之宗固不待身後而彰明較著于天下矣師尋嘗誨人俱勉以古德風規法門大體而師亦見諸躬行罔有缺失室中不畜長物衣盂稍潤即散于衆或估唱易金以供之師所任道場義當爲者不憚煩費無聲所有以佐之師在金粟多建置百廢貫舉大蕅爲禪宗五山之一祖師代起規模宏大而法席久虛隣于瓦礫灰燼師念處其地當任其責數年締造自殿閣堂寮以至庖廊圊溷之屬罔不鼎新不但復舊觀而已山中祖塔三十有餘多侵毀者皆清整而修葺之師之盡力于院事如此然意所不可即徒步出山聽其所之不少顧戀師事龍池惟謹一言動必遵之服勤不啻廝養龍池寂後師得時物必薦之龍池凡榻不假雕飾師任處凡制器皆朴質無華美者師體幹雄傑人望而心折武原朱君上申初聞師名

未之信一夕夢人持巨幅展示見僧相挺特類古應眞其人曰此宋慈受深禪師像也甫瞻禮而覺翌日過坊間見裱像與夢中所見同讀其讚始知爲師像也上申異之于衆信中皈向尤篤繇此觀之師豈偶然者哉師或因事出山當道及鄉紳士必得師復返而後已所過之處四衆喧闐街衢爲之不通至登塔受禮不得舉七而去師七十誕辰來祝者肩摩袂接寺不能容多溢處于山谷間辛巳師有退居之志曳杖出山卒歲于山陰祁氏之密園壬午正月至天台通玄寺遂止而休焉先是戚畹田公入天童爲皇貴妃田氏賫紫衣請師說法田公既親炙師皈向甚虔至陪京禮報恩寺知寺爲太祖高皇帝成祖文皇帝孝思所係疏請新之舉師荷其事得俞旨田公展人迎師師固辭至是田公再疏舉師復展人迎陪京諸士大夫亦以書速師之行師述退居之志以謝之有自幸居山正足修持以報國恩之語而師厭世之意亦露于此矣七月四之日師示微疾然起居如平時五之日猶答問道書六之日猶答僧問七之日午時師上匡床坐片晷泊然而寂壽七十有七臘四十有七卜塔于天童之南山師付法弟子爲五峰學公漢月藏公破山明公費隱容公石車乘公朝宗忍公萬如微公木陳忞公石奇雲公牧雲門公浮石賢公林野奇公十有二人而嗣法孫以及曾玄更僕未易數也師法語迅捷不留朕迹如佛果應庵二祖而披殼諸書雲興瓶瀉不可止禦間形之偈頌天然卓絕師自謂少未覩圖史不聞于詞然而直從胸襟中流出固無藉于靡靡也師工于書得晉人筆意人獲手蹟競寶惜之而師亦不以此見長門人編師語錄若干卷別裒師闢妄七書後錄三錄據評說辨天說判語復徐一我居士書判朝宗說八種爲直說若干卷并師所着闢妄救畧說若干卷俱盛行于世侍者昌公書來囑谷以掇集之事谷不敢宕谷入山奠師衆亦以爲言乃不能辭然師者德備望爲天下大宗匠嘉言懿行非毫楮可罄敬稽首述其槩以俟大手筆爲師着塔銘廢有所考云爾

全身塔銘　四明弟子徐之垣譔

吾郡天童開山晉義興閻歷唐宋入我國朝盛衰興廢幾經劫灰矣乃有鐵漢學道攝折兼施金鏡度人緇白坌集以無爲宗建無縫塔以無漏義化有漏因用使丹艧觚棆輪奐赫赩此惟骨僧堪任骨山而寶坊媲於寶所則密雲大師揮麈陽之戈而崦嵫中佛日載麗昔炤大千蓋大雄氏的的龍象也師名圓悟號密雲陽羨蔣氏子父曦毋潘氏師生而淵穆兀坐終日八歲好誦佛號切世相無嘗之想年二十餘見堆柴突露面前有省三十安置室家若釋重負志已堅荷法擔矣時幻有傳和尚弘道於龍池師荷槖從之操作艱苦二六時多所述問亦復多所參究三十三歲祝髮披方袍住本剎依龍池數載

偶歸道經銅棺豁然大徹而瓢笠所過若居士開士機鋒相觸殺活縱奪提唱都成津梁而爐鞴於龍池者自記別後參之燕都重參之龍池最後有分明賞罰之偈自此紺目一瞬若震雷霆龍池早付衣拂弘開法幢迺智過於師倘所稱烟赫兒孫翻轉而皮者耶狀師者曰六坐道場祇以一棒接人如大火聚觸着便燒如太阿劒血不濡縷如金翅鳥劈海直取龍吞使學人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等妙二覺賬腮龍門六坐道場蓋指禹門通玄金粟黃檗育王天童也他若會稽之護生宜興之法藏海鹽之天寧候官之西

禪杭之報國鳳林蘇之聖恩北禪飛錫住錫劍挂眉毛全字半字運含舌本而未至天童則金粟之廣慧實先之寺爲吳赤烏中僧會所建迨師至道風遠扇灌輸如流精藍奈苑頓改舊觀嘗應高麗僧曇晦之請舉今晚不答話因緣有云這僧未免向未跨船舷時新羅國裡躲根老僧恁麼批判衆中莫有爲德山作主者出來與老僧拄杖子相見無則老僧作一場獨弄去也似此高登猊座眼目天人其孰能與於斯哉初父蔣翁考終語師和尚慶我師曰父子上山各自努力清漳王東里居士讀法語至若汗淋淋時是乾爆爆時如何若乾爆爆時是汗淋淋時如何不覺身心踴躍此可窺師之徹底安心說法通玄寺舉開山第一代詔國師偈法眼謂即此一偈堪起吾宗殊不知滅汝宗者即此一偈不見道毘婆尸佛早留心直至而今不得妙其赴黃檗請也至三門以拄杖指曰昔日遠祖斷際從此出今日不肖兒孫從此人雖然出入不同要且同爲標格其示衆曰當頭一着坐斷要津纔然側耳喪邦家珍從來佛法不順人情斯又肅然和尚家風臨濟所云赤稍鯉魚不被人家蠶甕裡淹殺者耶其全提正令不少假借又類若此至先赴阿育王後入天童山而演唱眞乘肆啓傑構也始則黃元公司李繼則王園長海憲顧瑞屏宗伯爲大護法吾兩郡諸大老飲稱池味佩伽陀尤者其金湯之而弟子垣亦與焉先是寺圮于萬曆丁亥之水翻而荆棘師愴然新而拓之萬戶千門翔雲蕩日度非金錢億萬未易告落而任運莊嚴以無爲行之首尾十又一年而報十方佛供十方僧者靡一不備瞻禮者託以爲神雙融空色咸提宗趣又孰得訾爲有漏之因恃於尸羅妙躅耶師答黃書有云門下祇解擡倒鐵山不解扶起苟扶起不妨信脚行信手揮信口道乃至東倒西攔無非這座鐵山更有何物作礙又端午上堂豎起兩拳云只將這兩個大殺子供養大衆一任橫咬豎咬忽然咬着自家底直得人人飽足免得窮厮煎餓厮炒爲甚如此到底輸却自家寶又云老僧終日趕大衆挑磚搬瓦運土擡石見你們稍遲縮不喊便罵汝諸人還知老漢爲人處麼三生六十劫答都中僧鳴作鳴會棒作棒會入地獄如箭射云千句萬句皆從自了自已不了喫棒不了凡此囚然一刀血濺梵天以至玄要炤用一切臨時賓主料揀縱橫自在猶是剩義所爲揮戈提嶮嶮之日普

炤大千者太白山不殊獅子窟矣迺世所疑信半者師不喜一心字爲方寸禪痛下針錐議者遂謂王張身見師不云乎銅棺山頂情與無情煥然等現十方世界悉是遮那佛身拘留孫見身無實維摩詰觀身實相各下註脚祇道得一半身外無餘之旨豈諸方半生半滅半不生滅者所能勘破此可劈疑網者一師讀壽昌語沾嘗曹洞水似酪涼心入堂告衆曰此老正如鼷鼠飲河豈知大鵬劈海待老僧劈脊一棒使伊和心嘔出然後更與一棒遂謂師偏舉臨濟殺曹洞師不云乎譬如一家兩子五孫支庶繁衍致門戶啓訟端解紛者曰汝等支分派別其初原只一人則當下爭息矣如南嶽青原兩頌掀翻舊案各有旨要亦何嘗是南嶽非青原而諸方以此爲口實耶此可劈疑網者二師又云黃檗打臨濟破夏來何不終夏去雲庵罵兆率吐血禿丁脫空妄語悟後切劇古人往往有之但今時習氣聞阿難不知迦葉則怒闖巖頭不肯德山則喜我見崢嶸離地求起是後生過非老僧咎抑嘗稱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即如來又嘗稱勿輕未悟回機本得乃知師努力正是低眉也此可劈疑網者三今觀師所行語録闢妄諸

録據評說辯天說判語直說闢妄救畧說其於向上最後之旨法筵棼袂灌頂薰心而其後岐者一叛者皈當世津梁大總持微師誰屬焉武原朱上申聞師名未信夕夢人持巨幅展示見僧相挺特類古應眞其人曰此宋慈受深禪師像也翌日見像與夢中同讀其讚知爲師像蹤是觀之師豈偶現比丘身哉之垣最服膺於師者師名聞天子崇禎十四年俞肯任金陵大報恩寺終以老疾遜謝且援道信大師芙蓉道楷爲辭此其高風孤峻誠非近時名振叢林身望世綱者可攀至岩嵂天半之名山畢力經營累時經歲飛樓湧殿炤壑蟠崖豈無十笏退居地而垂老投礱椰棵橫肩浩然不顧竟終於通玄澗肅林寒之頂始終南嶽一樵夫耳師示有云中書堂事誰知道六祖元來是古樵乘如而來乘如而往解脫門中一絲不挂置般若位中必無退轉耳師生於嘉靖丙寅十一月十六日示寂於崇禎壬午七月初七日春秋七十有七夏臘四十有五門弟子自天台迎龕歸太白塔於寺之南山幻智庵之右隴師開堂既久嗣法弟子如五峰學公漢月藏公破山明公費隱容

公石車乘公朝宗忍公萬如微公木陳悉公石奇雲公牧雲門公浮石賢公林野奇公十有二人皆分化四方爲緇素所仰望者而剃度弟子通壽通鏡通辨三百餘人等并嗣法曾玄更僕未易數也且吳越間楚間名公鉅儒宗藩勳戚有慕師宗風者或摳衣問道而親見指歸或諦信投誠而弘護無數其若千人不能悉載之垣謭劣下根嘗進步既乏精勤叅話頭復鮮直截安欲以儒語譚禪觀譬如蹇中何能見日弟據門弟子所撰行狀中摭其一二明白易曉者約畧勒之玄扁以示末法儀的其於實師圓音尚未夢見在敢云子厚之銘大鑑香山之銘炤公耶

銘曰廣大妙湛實惟大雄有象設教無言標宗臨濟一棒不關塵埃無句之句啓牘擊蒙我師嗣法總持普同孤燈獨炳萬象撤空熱腸冷陽大衆耳聾微言不漏普說尤工雨花點石其三必公金鵝香象造極登峰道德彌峻服依益崇如日經天師當其中如水行地師障其東卓錫爰止大白龍從鑿殿安殿開切悲宮金航栗蕃萬國雲從甚深法力伊尸其功是老船師克濟洞洋是大醫王克起疲癃名聞天扆命主鎬豐師辭懶殺針陽墮空辟榮紫襴歸于

舊蓋孤節絕歡嶺嵐澗楓雙樹夜壑蕭蕭悲悲僧禮有盧佛日長紅爰遡靈蹟天賜之童紹多者宿共扇玄風童者匪始者者匪終循環萬古華葉無窮宵聞塗壽其聲逢逢儼焉一會靈山在膽不昧斯語視石所磬

崇禎甲申歲季春吉日

遺衣金粟塔銘并序

資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烏程唐世濟譔

欽召掌計吏科都給事中武原吳麟徵篆額

我婆伽婆降於西土歷五百歲始達支那蓋聞其語自騰蘭昉也見其人自少林昉也乃至法周沙界則自曹溪昉也自此以遷靈活滋彌廣二林並茂五葉畢舒滹沱一宗代有偉人大興於世懸記不爽繩繩百億誰非孫子者要以大宗垂統世次相承若與化而下可屈指數矣此其人並衆岡一麟豈復當以盛衰言者然而時節因緣各具差別亦如慧炤獨號大興大固可以論其世矣然則如天童密雲大師者不可謂中興者歟師陽羨蔣氏子幼食貧樵牧自給蹤跡畧同曹溪顧其中已有憬然者猛自鞭策不止氣食牛矣已棄家歸龍池未即薙染服勤爲行人力作匪

懈亦不啻縋腰之石乃至侍師往還南北舟輿跋涉憤丙中身兼斷役而叅究猛銳月異歲殊中書堂裡事點胥自問而皮相者猶作擔柴觀獨龍池已深知之錐投彌厲已而雜染掩關池時時叩擊師見雄俊雖在窟中爪牙已露然終不自肯攻堅抵巇者六年一旦豁爾脫落自謂覺情與無情煥然等現覓纖毫過患不可得蓋始眞到不疑之地也時池已先入長安師旋往省覲周旋三載本色相見迥超情謂之外池欣然默處得人乃杓柄在握猶復逕回不輕授手師先還南數年池至自長安師再侍巾瓶池知師不淹他家蓋甕中乃安西堂位撾鼓集衆付衣法師猶固辭不受池徵其意曰願隨侍終身然後行止聽緣耳嗚呼師資受授之際彼此鄭重如此今學者稍能染指早已熱中有毛遂之錐無公孫之樹甚至美玉不必其善沽甘露貽譏於早飲聞師之風頹得無泚哉又數年池示寂師卒踐言住柩三年始開堂本山繼其位當師行脚時一時諸名公業刮目傾耳聽受諮問頗伽在彀聲已遠聞然據今之始猶間有薄東家而賦狐裘者既而道風遐播四衆景從德膩雨深彌高彌邵象龍騰於語下麟鳳入於絃中法幢言言隨處建立住龍池者四年住通玄者一年住金粟者五年住黃檗者十年住育王者兩月而遷天童天童十年寮宇傾仆飛樓傑閣應念成就崇宏壯麗冠絕一時公卿貴人稽首問道名聞　九重將尊留都報恩寺續

二祖之緒伊師唱道接引十方師固辭不就論者尤稱歎之神龍之召願終林麓曹溪芳躅亦復千載合符也師性剛直壁立萬仞意有不適撩衣即行其居天童也出山者凡三爲緇素彊留而止寂後飜然出門萬衆挽之不可竟入天台仍住通玄通玄路僻又頹廢久師於加葺理學人力作攻苦有僕隸所不堪而相依不散四方聞風爭趨之未幾師示寂矣師生平所到處旋倪聚觀塡塞街衢至於清衆皈嚮如水赴壑師覿面全提等心行施痛棒熱喝而外無他委曲又作務煩重太白山中距河干住復一縣旬而遥玲瓏嚴採新徑險草滑恒懼顛蹶甚者頭破腦裂而衆等堪忍依止都忘苦辛其住金粟會下已盈萬指天童未年更數倍之至涅槃後奉龕人塔適霖雨經旬泥濘沒骭而黑白奔送幾至萬人觀者咨嗟歎未嘗見夫此道本超色聲絕情解豈俗眼所易優劣是以首山法席衆纔四十爲天下冠然而度生弘誓實號無邊暢其本懷非名惡欲則吾未嘗不願其多多也以此考之傳記逆遡龍池而上久矣無若師之烜赫者謂之中興不亦宜哉於是金粟費隱禪師飛錫踵門告余曰先師遺蛻業自通玄復還天童建窣堵爰唯是金粟其開化地向者蓋營壽藏以需今將奉遺衣而掩之井甃片石以待子銘余不敢辭曰古者銘必於器物子若孫表揚先德勒之鼎鍾以昭茲來前維師之德不藉物而顯顧分身應化在處皆佛事

也況其表信者乎且吾問金粟雙自赤烏康祖往而
猊床久塵毒鼓絕響千餘年後師實開山有其開之
如爪斯爬石車禪師經營始備今費隱禪師堂構益
光當吾世已若此椒聊之詠知未艾也衣被無窮伊
誰摯領以遍覆我者敢忘其朔哉師會下英靈輩出
號曰僧海然生平最服付授膺記期稱法嗣者止十
二人天開逸足更無中駟得闖入其間然而師資契
合最洽最深無語不投有倡必應味其論如出一口
攷其行亦同一轍者則費隱禪師一人而已此非余
之言夫人而能言之也天童之塔別有大手筆銘之

故茲不具述述其概爲金粟志若此或曰禪林眞秋
晚耶何其多諍也曰不然佛亦如是耳不有摧伏何
稱世雄師之言曰都來總與三十棒此之謂扶佛法
龍池所喜爲大人相者也且彼示與師軋者其人大
都負大力深智鳴鍾皷撼山嶽以相加遺而師晏然
踞坐張空拳而八面應之攻者屢變應者不變無不
給也即無不摧也使後來聰明辨智之夫知此道果
不借他力廢然失其增上慢心俯首以入鑪鞴問何
以有懷來無折首曰了非賊故以明攝受之廣顯激
揚之方而費禪師更獨以鶴鳴之餘表所謂雖齊睡
而不先食者以救末俗以間執他口使不敢曰無文
之教也君向潚湘我秦其轍取道各殊我則正矣打
皷弄琵琶其成一曲調八音於是乎諧而要皆自師
妙指發之世乃曰諍耳諍耳此未知道之大安知師
之大耶師名圓悟十二人者爲五峯學公漢月藏公
破山明公費隱容公石車來公朝宗忍公萬如微公
木陳忞公石奇雲公牧雲門公浮石賢公林野奇公
學藏乘先師化去與現在諸公各分化一方演揚妙
法續師慧命法孫曁曾玄在處崛起爲人天所推名
稱普聞者未易一一數所謂大與十世者也系之銘

曰佛法如大海悟者有淺深先證涅槃心後明差別
智既已同根生猶有未同死得少即爲足古人所深
呵此爲尋嘗言大智實不爾一超而直入更不落階
級維師眞實語一悟不再悟深達法源底墮地便稱
尊喻如大火聚熾然無間歇蚊蚋及象師無能近傍
者正今已在握縱橫何不宜豈於窓牖中重復問牛
尾大悟十八遍小悟不計數本是宋儒言非大慧所
說學人承訛久智者亦惑之惟師以爲非確然不肯
信此非博學得心不受瞞故譬彼渡海人登岸已捨
筏更從筏上招掉曾終不顧八面應强敵殺活但臨
時離文字語言辨才獨無礙海內諸龍象強半我兒
孫吾宗復大興遠符黃檗讖萬行本無作谷響空中
華應緣事已辦脩然忽歸去全身還天童遺衣藏金
粟同昔佛舍利永鎮於山門吾憶黃梅語衣止法獨
傳橫周沙界中堅晝未來際

崇禎癸未夏月穀旦本山住持嗣法弟子通容樹石
道行碑

中憲大夫知寧波府事韋克振撰文仝男
內翰林秘書院編修前值國史院庶吉士成
賢象領湖廣黃州府黃岡縣儒學生員述賢

書月

禪宗肇自少室直指單傳無階級津梁可尋蓋西來
第一義也曹溪以降枝分派別號稱極盛傳至于今
去根源日遠衒道者懼焉起衰救敝從末坊糾紛中
必拈第一義示人今少室宗風儼然未墜則容雲悟
禪師其人已余守四明之先五年師已入寂追仰道
範從其上座容公悉師本末著爲傳而師之徽音懿
躅載之銘狀年譜者甚備廼容公更欲遵唐宋元以
來名僧禮爲師直道行碑徵文於予予逡巡久之以
終不敢辭者碌碌之名冀附師以彰不朽遂忘其言
之鄙拙也謹按師諱圓悟號容雲出義興蔣氏生而
穎異端嚴讀書黜訓詁喜縱筆揮染如奇驥翔鸞不
可羈紲見者咸以公輔期之乃師在總角已薄公輔
不爲矣每念世相無常勤持佛號至徹晝夜偶得塹
經閱之若風契焉者嗣是而耕而陶而樵牧隨所托
跡惟事參究一日負薪山行與積薪遇恍然有省遂
決意出家聞禹門傳演法龍池具正徧知師往侍之
龍池一見知爲大器加意鉗鎚令從甲末執役備歷
艱瘁閱二年乃爲薙染執役如故又三年聽閑開又
三年命監院務師以心境未融間有請益未許也奮
發精進師志益勵忽于銅官山頂悟情與無情煥然
等現覓纖毫過患不得而從前疑義盡釋矣遂往參
龍池于都門機鋒所觸無復遜讓觀其相對竪拳三
世諸佛拈不出處師一喝再喝連喝而退宛有古人
之作龍池已心折之因以無住法囑師南遊師自雙
徑兩月登天台還過會稽爲諸名宿開發積疑莫不
驚歎得未曾有迨龍池歸召師即以扶持佛法師呈
賞罰都與三十棒之偈龍池大笑以付拂得人未幾
遷化師感法乳恩深服心喪煢煢如在疚觸目著存
固終其身不易也且念付托之重誕明無人乃遠陟
匡衡還息于天台之通玄寺纔一提唱宗風大播次
年應金粟請依荆榛餐葵藿龍象競歸之不逾時輪
與遞起悉具叢林規制日會食以萬指計凡師所過
緇素求瞻禮者喧闐雜沓毋至遮道不得行其山川
阻隔從數千里外勒尺寸以請者師爲之發蒙導滯
一如親承執捧而聲教四訖矣庚午冬自黃檗歸金
粟四方之來皈依者益衆師欲避之值明州司理黃
元公請住天童逆旅焉者昔天童以叢林冠五山自
洪水漂沒丹崖翠壁之間遺構蕭蕭師樂其寂靜森
邃去人跡遠苟可容膝足矣詎意布金長者現百千

萬化身梯航而至爭任締構之役積十年殿閣崇隆
堂室複疊望之若雲蒸霞蔚甎甃濟濟三倍金粟師
所付拂則有五峰學公十餘人及曾玄孫輩各分化
一方法席之盛如此其或持彌戾車見欲加無上天
人師者訶之不受旋墮瞿伽離報其彰彰者可按也
師既修列祖塔竟即有退藏之志歲辛巳川太傅承
皇貴妃田氏命躬齋紫衣入山祈師演法太傅在戚
畹素以驕蹇聞及見師遂降心執弟子禮因念留都
大報恩寺爲朝廷開基香火恢復之功非師莫克舉
者禮疏上聞既得旨與請大檀護合辭以請師以表

邁力卻之迨敦趨之命再至師已從天童拂衣徑上
通玄矣師居通玄超居如常于是年秋七月七之日
偶不疾遂跏趺而逝而白虹貫山實先兆之七衆弟
子若失怙侍歸其全身塔于天童南崗從泥塗中引
紼者數百里絡繹不絕哀號之聲震林谷德澤在人
可概見已師年七十有七僧臘四十七代龍池主法
二十五年與人相見惟以直心直行本色本分而全
體迥露不隔微塵大用昭融不留纖迹故其開示者
舉從前千七百則公案悉落塵尾而斬斷葛藤撥開
雲霧絕不依傍一人其接引者自王公諸長者以至
廝隸末流自五比丘十弟子以至一闡提輩統以慈
允攝受共登正覺絕不立一差別見其著述者爲法
語爲題咏爲酬答爲辨證或寥寥數語或連篇累牘
因感而應如鐘聲鏡影絕不墮語言文字之障其剏
復者不第通玄金粟天童三大招提連雲蔽壑功成
萬礎凡平日法幢所賁即爲寶坊師惟一杖一拂飄
然物外絕不作一住相此其所以平貴賤齊智愚融
頓漸徹遠邇貫存亾視師初拈天地同根萬物一體
之語眞可不愧古人矣豈輒近秉拂者能以門庭頡
頏也哉敷揚未罄重宣以偈

太白峯高聳璣璩　砥柱狂瀾廻百州
烟赫有人此鴻鵠　一葦直欲奪前賢
萬丈門庭空中懸　如神鋒鏑大火然
烱烱透出心珠圓　龜毛蛇足已忘筌
飛矢墮側化青蓮　俄瞻瑞相現通玄
宰堵波與東谷連　三匝投體盡涯巔

師德澤世寧計年　江河行地日麗天
歷阿僧祇永綿綿
大清順治戊子年孟秋日木山繼席嗣法弟子通容
全老侍者行昌等立石

先師密老和尚全錄十二卷年譜一卷并序文共三百八十六葉計被一百九十九塊容謹捐鉢貲發梓送人拯救寺敬室久遠流通所冀　龍天擁護傳垂不朽勿致廢隳永爲後學津梁云　徑山嗣法門人通容識

密雲禪師語錄卷十二終